**目** **录**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刘树纲(1)](#bookmark1)

[赵氏孤儿 金海曙(78)](#bookmark2)

[红白喜事 魏敏孟冰李冬青林朗( 176)](#bookmark3)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刘树纲

人 物

叶肖肖 男。死者。业余的时装设计爱好者。

唐恬恬女。经营时装的个体户，“表演歌会”主持 人。

柳风男。剧院编导。叶、唐从小一起长大的朋 友。

鼓 手 男。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冷峻又带点神

经 质 。

歌队队员 四男四女，歌舞者，并扮演多种人物及景 物。

〔只要观众一走进剧场内，肯定就会从舞台上布置的 各种硕大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以及镜子里面的又一 个更为深邃的虚幻的剧场。有些人为好奇心驱使， 聚到台前来，在探察观赏中，也肯定会发现有一二面 镜子是变形的。他们会为自己和别人夸张了的形象 哈哈大笑。人们兴味盎然，气氛活跃了起来——这 时，戏也就开场了。

〔灯光开始变化。这里似乎是一个歌厅或者排练厅。 乐队用的那组现代化的架子鼓，固定在突出的地位。 鼓手走上去调试那组架子鼓。然后演奏出热烈的鼓 点。

〔歌队队员陆续上场。他们身穿风格统一的中性紧 身衣，手持假面具走到台前，向观众一一亮相，亲切 热情地呼唤着：“朋友们!晚上好!”然后他们走向歌 队席，分别把一副副精美灵巧的假面具张挂起来 ——有些面具和髯口原已经挂在歌队席了，这就是 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歌队队员每人配备一幅不同 色彩的大帔巾，变幻使用，做为人物象征性的服装及 其他道具。

〔表演歌会主持人唐恬恬，手持无线话筒走上台来。 她穿牛仔裤、高跟长统靴，上着蝙蝠衫，秀发披肩，耳 环、项链谐调得当，潇洒中带有几分俏皮，她嫣然含 笑，与歌队队员一一打招呼。

〔歌队队员穿好时装——系上赤、橙、黄、绿、青、蓝、 紫等色彩绚丽的帔巾，开始活跃起来，有人惊呼，有 人鼓掌。

歌 队 哔!老板!好漂亮!啾，简直光彩照人! 今天有什么重要人物来看彩排呀?

咱们的时装设计师肖肖怎么还没有来啊? 那位大编导柳风来捧场么?

恬 恬 (爽朗而俏皮地向伙伴们打了个响指)别瞎哄了!时 间就是金钱，咱们谁也不等了好不好?(手一挥，颇 有点权威地)大家准备开始吧!

**恬**

**恬**

**恬**

**恬**

〔[她迈着缓缓的舞步，走到台中，向观众深深一躬，宣 布：“恬恬时装表演歌会彩排现在开始”! 乐队 和鼓手奏起欢快而抒情的序曲。她随着音乐款摆腰 肢，迈着轻盈的舞步；歌队队员走下歌队席，伴和着 恬恬的演唱—一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心中世界是那样朦胧

妈妈送我闪光的明镜

她说那是她温柔眼睛 我第一次认识了我自己 看见了花朵一样的面容

我真喜欢，我神奇的宝镜……

〔鼓手不紧不慢地演奏出一串奇妙的鼓点。 〔音乐过门，恬恬和歌队翩翩的舞步。

〔这时，一个男子拖着艰难的步履，踉跄走上 他 左手紧按心口，右手无力地垂下拖着米色西服上衣。 〔他推开由两个歌队队员组成的门扉，进入歌厅。他 勉强支撑住摇摇欲倒的身躯，倚靠在台口，凝视着演 唱的恬恬——这是一双燃烧着渴望的眼睛!他叫叶 肖 肖 。

〔肖肖艰难地一步步向演唱的恬恬走去，恬恬也发现 了他，边唱边向他走来，围着他滑动翩翩的舞步。

〔恬恬和歌队的演唱 —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镜子里出现了你的身影 象走进灯光灿烂的舞台 我们共同编织五彩幻梦

明镜映照出绚丽的世界 明镜折射出复杂的人生 看见你的爱，看见我的情

我真喜欢，我神奇的宝镜……

〔演唱过程中，肖肖忍着巨大痛楚，艰难地跟了几个 舞步。他嘴唇翕动着，象要努力叙说什么,但发不出 声 音 。

〔演唱中，一个穿着时髦风雨衣的男子，匆匆走上，推 门进入歌厅，静静地依在台口，注意地盯视着肖肖和 恬恬，仿佛是编导者职业性的审视目光，在思索排练 中的问题。可是眼神里又似乎多了些什么- 这是 柳风。谁也没发现他。似乎他又是置身事外的人。

〔肖肖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了。他眷恋地凝视恬恬 的眼睛，脸上浮现出一丝平静而苦涩的笑靥。

恬 恬 (用奇怪的眼光打量他)肖肖 ……

肖 肖 (努力作出笑容，断断续续地)恬恬，我是个……蹩脚 的……末流演员 ……老演不好正面人物……爱笑场 ……在舞台上……连角色的死，都演不象……老挨 导演骂 ……

恬 恬 (笑了)真逗!明天就正式表演你设计的时装了，可 今天你这个编外演员，又犯戏瘾了是怎么的?你现 在演的是什么?不象!不象 … …

肖 肖 这次……不是演戏……是真的……不会笑……笑场 了 ……是真的……还不象……?多象啊 ……

〔他紧捂心口的手缓缓松开了，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

—一条猩红轻盈的纱巾，从胸前垂下，飘荡着。 歌 队 (惊叫起来)啊?!血?血!

恬 恬 (怔住)肖肖!你怎么啦?!

〔柳风在角落里，用双手捂住了脸，倍感痛楚。

〔肖肖带点俏皮地向恬恬和歌队最后一笑，倒了下 去 。

歌 队 (呼叫)肖肖!叶肖肖!血啊!你流了这么多血啊! 恬 恬 ( 大 惊 失 色 ) 肖 肖 ! 肖 肖 !

〔她扑跪在肖肖身边，搬起肖肖上身。肖肖的头无力 地靠在她温暖丰腴的胸膛上，那样安详，似一尊雕 塑。

〔柳风激动地冲过来，扑俯在肖肖脚边。 柳 风 (焦急地呼唤)肖肖!肖肖!

恬 恬 (抬头)柳风?柳风，这是怎么回事儿?!

柳 风 (茫然不知所措的眼睛，痛苦的泪花闪动着)恬恬，他 …… 肖肖不行了。

〔人声嘈杂，沸沸扬扬。警车、救护车呜笛尖啸，疾驰 而来的声音。

〔歌队队员显示各种不同姿态，似雕塑静止不动。 〔只有那个鼓手犹自演奏，节奏是那样强烈。

〔肖肖从恬恬、柳风的抚抱中缓缓站起，飘飘渺渺地 在歌队队员身边穿行，似一缕游魂悄然隐去了 …… 〔柳风、恬恬似仍然抚抱着肖肖。他们拖着那条猩红 的纱巾退去 ……

〔歌队队员哼起无言的歌，走着缓缓的舞步，回归歌 队席。

〔只有鼓手不停地演奏着 — 请给他一束色彩变幻 的灯光。

〔恬恬背着吉他，手捧一束鲜花，缓缓走上。两名歌 队队员组成一扇门扉。她推门进来，环视四周，走向 歌队席询问。

恬 恬 (压低声音)老伯伯，老伯伯!守门的老伯伯在么?

〔一歌队队员应声：“在!”他戴上老人的面具髯口，拿 着一串大钥匙，老态龙钟地走下歌队席。

老 人 我就是这儿的守门人。姑娘，找我有什么事儿?

恬 恬 (神色有些悒郁)唔，这儿好冷清!没有一点儿声音

…

老 人 我管辖的这地方，名字可怪好听呢——太平间。没

风没浪，太太平平的。

恬 恬 我知道。我想看一个人。 老 人 谁 呀 ?

恬 恬 叶肖肖。从外科抢救室下来，刚到您这儿的。

老 人 (唠叨地)他呀!知道，知道。报纸上都登了。(掏出 报纸)在公共汽车上打起架来啦，动了刀子，那俩小 子跑了，到现在还没逮着。挨了七刀的这个人，今天

到我这儿报到来啦! 恬 恬 我知道。

老 人 知道你还来看他?案子还没了结，再说，怪惨得慌 的 。

恬 恬 我胆儿可大了。那些年我什么都经历过。

老 人 那些年?——你今年多大了? 恬 恬 比去年大一岁。

老 人 对，没错儿，比去年大一岁!到我这岁数，可老觉着

该说比明年小一岁。 恬 恬 让我进去吧。

老 人 有介绍信么?工作证也行。 恬 恬 (摇头)……

老 人 是待业青年。

恬 恬 现在他们都叫我老板。 老 人 老板?挺新鲜。

恬 恬 我经营时装。个体户、小摊贩。让我进去吧，我给他 带来一件衣裳。

老 人 你，是他爱人? 恬 恬 ……不是。

老 人 那你是……?

恬 恬 老伯伯，您查户口呐?

老 人 咳，我查哪门子户口啊!到我这儿来都是销户口的。 姑娘，公安局有命令，不许任何人见。

恬 恬 那是指他活着抢救那几天。现在，该解除禁令了。 让我看看他吧!

老 人 (叹口气)刚才有个男的来过，我没让他进。

恬 恬 那准是柳风，他是剧院的编导。我们都是肖肖的好 朋友。

老 人 朋友，朋友。 —你非要见?

恬 恬 嗯，我欠他的情——象有一笔债。 老 人 什 么 ? 债 ?

恬 恬 我想给肖肖唱个歌儿。

老 人 唉，姑娘，他已经什么也听不见啦! 恬 恬 我就唱给自己听。

老 人 (唠叨地)不易啊，不易!我还真挺受感动。我在这 儿干了一辈子，心硬，不怕见死人，可就怕见活人呐! 你等着……(老人返身走进一侧)

〔早在另一侧徘徊的柳风，走了过来。 柳 风 (心情沉重地)恬恬。

恬 恬 柳风?我知道你来过了。 ……你眼睛红红的，哭过? 柳 风 这几天几乎没睡过觉，在赶写一点东西。心里老觉

得对肖肖太不公平……我有责任。 **恬** **恬** 你有责任?

柳 风 (矛盾地)我是说……我和肖肖一直是竞争者—— 一 起考大学，他落榜了；后来又一起想在艺术上干出点 名堂，他又被剧院编外了；在爱情上我俩也是竞争 者，他……却死于非命。

恬 恬 (痛楚地)柳风，现在先别说这些了。

〔老人推出 一 张轮床 — 白罩布下静静地躺着已经 死去的肖肖。

老 人 (唠叨着)来啦，来啦，别害怕，人死如灯灭，说什么神 啊鬼啊，那都是迷信，没那回事儿!我从来也没碰见 过……姑娘，要不要我陪陪你?

恬 恬 (摇头) … …

老 人 (与柳风点点头，继续唠叨着)不易啊，不易。人啊， 还是得有朋友啊!

〔老人回归到歌队席，摘下面具髯口。 〔歌队哼起抒情的无言歌。

〔鼓手不紧不慢地演奏奇妙的鼓点。

〔恬恬和柳风分别把鲜花献在死者胸前和脚下。

〔歌队队员摇动着象征雨丝的道具及雷板、雨扇 —— 下雨了。

恬 恬 太突然了，想不到你会这样匆匆离开我们，我不愿说

那个字- 死。我和柳风来看你……你能听见我的

歌么?

〔恬恬轻轻拨弄吉他。歌队伴和着她。 柳 风 下雨了 …… 肖肖!天，也象是在落泪。 恬 恬 (自弹自唱)

我梦见星星撒在土地上， 一片花，象黄金在开放， 想那落花时节，

田野里会不会叮叮当哨……?

〔歌队队员做出的雷声、雨声；以及飘动的雨丝 …… 〔恬恬凝视轮床，轻拨吉他；柳风垂首而立。他们的 思绪飘飘荡荡 ……。

〔白罩布下的死者肖肖，缓缓动了一下，稍顷，他徐徐 揭开蒙在脸上的白罩布，继而又慢慢坐了起来，用略 显迷离的神情打量四周，象是刚从沉梦中醒来，仿佛 在努力回忆什么。

〔恬恬、柳风并未感到惊诧， 一切都是静谧的。只有 鼓手在不紧不慢地演奏。

肖 肖 (长吁一口气)啊，我好冷啊!恬恬、柳风，是谁在我

床上和身体四周铺满了冰块儿?这是怎么回事儿? 冰得我身体都有点僵了 ……

恬 恬 这是医院的太平间。

肖 肖 太平间?我怎么会睡在这儿?

恬 恬 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肖肖，你——死了。

肖 肖 死了?(摸自己的脉搏)唔，心脏不再跳动了。死了? (想了想)对，对，想起来了，我是死了!他们把氧气 管子、输液的吊针都拔去了 …… (笑了一下)真逗! 我在一个什么小报上看到过，说外国有一条法律：心

脏停止跳动不能判定为死亡；只有脑细胞停止活动 了，才叫死亡。

恬 恬 说外国干吗，你的血都流光了。 柳 风 你的心……被刺破了。

肖 肖 心被刺破了?血都流光了?这是怎么回事?等我想 想 ……

恬 恬 报上说，公共汽车上打架，动刀子了——案子还没弄

清，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肖 肖 嘿，这可窝囊到家啦!

柳 风 不会的!不会的!事情总会弄明白。我正在写，写 你 。

肖 肖 别着急，我好好想想——那天，我是上了十三路公共 汽车——好多国家没有十三路，十三不吉利—又 说外国干什么!这是意识流，我脑细胞还挺活跃 ——我上的就是十三路汽车……(回忆)我一上车， 就发现一位年轻姑娘—

〔两名歌队队员戴上面具——身穿漂亮时装的姑娘 与她父亲(一位手提礼品盒的中年男子)互相搀扶着 走上汽车，站在一起——请把灯光集中在他们身上。

肖 肖(在盯视欣赏着姑娘)啊，她简直美极了!象天上飘 来的一朵彩云，象树上带着露水的花瓣——我一直 在欣赏她。

恬 恬 (嘴角撇了撇)没出息。干吗盯着人家年轻姑娘看个 没完?

肖 肖(扭过头，对恬恬)我是说那身衣裳穿在她身上，那么

谐调、典雅。简直，简直……没治了! 恬 恬 你刚才明明说欣赏的是人嘛!

肖 肖 什么呀!我一看那身衣服，就看出是你经营的“恬恬

时装”——是我设计的那种“青春风帆”型!我真想 请她来参加我们的时装表演歌会。(车上的姑娘仿 佛动了起来，在展示自己的衣衫，肖肖凝视欣赏着 她)正因为我一直偷偷盯着她看，才出了问题 ……

恬 恬 .人家把你当成小流氓了?!

肖 肖 不!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那两个人在干什么

〔两名歌队队员戴上面具——车上的两个扒手贴近 姑娘和她父亲，互相掩护着开始作案——扒手A 掏 出了父亲的钱包；扒手B用刀片在割姑娘的衣服。

〔肖肖走了过去， 一把抓住扒手A 的手，扒手A 急 把 钱包扔到了地上，肖肖一脚把钱包踩住。两人僵持。

扒手A (气急败坏)你干什么?干什么?!

肖 肖 (对父亲)同志，你的钱包被偷了!(转对扒手B) 还

有你!用刀子把这姑娘衣服割了口子——这么漂亮 的衣服。

〔车上乘客哗然：“刀子?!”“刀子!”“匕首?”

〔乘客纷纷向后闪开，把姑娘、父亲以及被肖肖揪住 的两个扒手亮在了中间——请把灯光集中在他们身 上，其他一切隐在朦胧的暗影中。

扒手A (狡辩着)谁偷了?!谁割了?!你诬赖!

肖 肖 (弯腰拾起脚下的钱包，举到父亲面前)这是不是你

的钱包?

扒手A (露出凶相)想栽赃?!活腻味了你?!

肖 肖 (举着钱包给失主)你的钱包。

父 亲 (忐忑地瞥一眼扒手的凶相)钱包?……不象是我的

……是不是我的?……是也没什么钱 ……

〔姑娘双眼茫然地望着前方，双手紧张地在自己身上 摸索被划破的衣服——她原来是个盲女。

姑 娘 (呼喊着)爸爸!爸爸!是有坏人!我的衣服!我的 衣服 ……

〔父亲忙把女儿拖到一边，用手捂住她的嘴，示意她 禁 声 。

〔肖肖苦笑了一下，默默把钱包放进自己衣袋里，望 着两个扒手。

扒手A (扫视众乘客一眼，反咬一口)好小子!你偷了人家 钱包，往我们身上栽赃，没完!

扒手B ( 凶恶地)教训教训他，让他多长一只眼!

〔车上阴影里， 一青年乘客的声音：“嘿!有热闹看 了!要在车上练练是怎么着?!”

〔肖肖伫立着。扒手A 扬手向肖肖脸上一掌，扒手B

向肖肖肚子狠踹一脚!肖肖捂着肚子弯下了腰。 恬 恬 (几乎要哭出来，叫着)肖肖!肖肖!

肖 肖 (慢慢直起身子，象在倾听)我听到有人在呼喊，那声

音有些焦急，有些紧张，有些颤抖……

〔二扒手继续向肖肖进击，肖肖招架，车上乘客乱作 一团，向前门一个角落拥去。同时听到一个男声的 呼喊：“司机同志!把车开到公安局去!”

〔肖肖退到车门处，强忍疼痛和怒火，靠在车门上。 **二扒手** (冲过去)躲开!起来!

〔二扒手对肖肖拳打脚踢，肖肖自卫还击。

〔车上暗影中男青年的声音：“嘿!真笨!来个'铁门 坎儿'!‘黑虎掏心'!‘问心肘'!‘问心肘'!”

〔肖肖把一扒手打倒在地，扭住他，另一扒手扑上，扭 作一团。

〔车上暗影中男青年乘客声音：“今儿个学雷锋的没 上车，怎么霍元甲霍师傅也没来啊?嘿，立功的时侯 到了，想当英雄的，上啊!”

〔扒手B“叭”地一声亮出了弹簧刀!车上乘客一声 惊叫，全都拥在一个角落屏息无声了——各种愕然、 漠然、木然的静态塑姿剪影。

〔那个冷峻而又有点神经质的鼓手，犹自演奏着奇异 的鼓点。

〔只有盲姑娘突然大声呼叫：“爸爸!爸爸!快!快 呀!”她向前探着身子，却被父亲用手捂住嘴巴，将她 抱住。

〔肖肖孤身与二扒手格斗，扒手B 持刀逼近—— 恬 恬 (惊呼)肖肖!刀!刀!肖肖看刀!

〔肖肖被扒手B 从背后刺中一刀! 恬 恬 (掩面)啊!肖肖!肖肖!

〔肖肖挺立起来，张开双臂，贴靠在车门上。

恬 恬 (哭了出来)车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人啊!

肖 肖 (捂着伤处，吃力地)同志们!帮、帮我……一把，抓

……抓坏人!帮……帮一把 …… 〔二扒手疯狂夺门，又与肖肖扭打。

〔车上乘客各种一动不动的塑姿剪影，持续着。 〔肖肖身上，接连被扒手用刀刺中!

〔汽车靠站停下，车门“嗤”地一声打开，二扒手夺门 下车，扬长而去。

〔肖肖捂着心口刀伤，挣扎着下车，踉跄追去，扑伏在

地……

〔鼓手摆动着身子，演奏出疯狂激烈节奏的鼓点。 〔歌队队员摘下面具，回归到歌队席，哼起无字歌。

〔恬恬轻轻拨弄吉他，显得有些惆怅。 〔柳风心绪不宁，沉浸在思索之中。

肖 肖 ( 走近他们)……就这样，我追了不到三十米，不行了

……那正是你们歌厅的门口。我听见了恬恬的歌声



恬 恬 肖肖，你真傻，真傻!你想当英雄? 肖 肖 当英雄?(一笑)没有。

恬 恬 肖肖，你真傻，真傻!车上那么多人冷眼旁观，没人 帮你一把。

柳 风 (有些激动)肖肖，你恨么?车上，没人帮你……

肖 肖 恨?恨谁呢?我想想……只是心里有点寂寞，当时 只觉得有点孤独。有那么一点点……我死得是不是 有点太窝囊了?

柳 风 (痛惜地)不，不，肖肖!别这样说。

肖 肖 我当时想，要是恬恬和柳风在车上就好了，我就不会

孤独……

柳 风 (含着眼泪)肖肖，人们会记住你的!(痛苦地背过 身 )

**肖** **肖** 记住我什么?我什么也不是。 **恬** **恬** 你是个乐天派。

〔肖肖陷入沉思。恬恬、柳风望着他。

肖 肖 (有点悲凉地)你们说实话，对我的死，别人怎么议论 的?

〔沉默。恬恬在吉他上弹了几个颤音。

肖 肖 公安局也没查清?当成流氓打群架了? 柳 风 (安慰地)不，不，也可能是有人瞎猜…… 肖 肖 那为什么说分不清好人、坏人呢?

恬 恬 凶手还没抓到，你死之前一直昏迷不醒，没讲一句案 情……

肖 肖 那，车上有许多人呢，他们不是看见了么?他们在哪

儿?

恬 恬 都走散了。

肖 肖 我能认出他们来!我该去找他们问问 …… 柳 风 (着急地)肖肖，车上的人，你都看清了吗?

肖 肖 乱哄哄的，后面的人没看清，只记得前边的几个。

(回忆地)让我想想，他们都是什么样子，让我想想



〔鼓手演奏着奇妙的鼓点。

柳 风 (追问)肖肖，还看清有什么人吗? 肖 肖 (摇头)看不清了 ……记不得。

柳 风 (思索地)没看清……记不得。

恬 恬 不要紧，公安局正在寻找车上的人，要找目击者调查

肖 肖 (自语般地)我该去找找他们，问问他们当时怎么想

的……我好寂寞，我好闷得慌。

恬 恬 (抖开一件新颖时髦的象披风似的风雪衣)肖肖，我

给你带来一件衣服，想给你穿上……

肖 肖 这么漂亮!给死了的人穿，不太可惜啦?

恬 恬 这是你最后的设计。我刚试做了第一件，也是最后 一件，绝不投入生产了。这是只属于你的衣服……

肖 肖 (顽皮地一笑)我给自己设计的——只属于死者肖肖

的衣服。(眼里充满了泪水)谢谢你，恬恬!(转对柳 风)柳风，我们俩的竞争结束了，我退出啦……你要 是真爱恬恬，就好好待她吧，她是个好姑娘……

柳 风 (激动)肖肖，我，我……

恬 恬 (对肖肖)肖肖!这是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的遗产， 要你现在立遗嘱转让?!

肖 肖 恬恬，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追你的人不少， 都是为了你的钱。柳风不同，我们三个人从小一起 长大……

恬 恬 (暴发地)别说了!别说了!我爱你，爱你!我已经 是你的妻子了，我就会去向人们宣布的!

柳 风 (一怔，疑惑地)肖肖、恬恬，这是真的么?你们真的 已经……?!

肖 肖 (着急地)恬恬!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冷静些 …… 柳 风 恬恬，也许是你神经受刺激了……

恬 恬 不，这是真的。否则……肖肖，你的人生是不完整 的 。

肖 肖 (更急地)我死了呀，死了呀，恬恬!是因为我死了， 你才这样说的么?从前，我们三个人都在犹疑，唯恐 伤害了另一个人。现在结束了!柳风活着，活着啊， 爱他吧!我不会嫉妒了，我只有美慕你们——恬恬、 柳风，我是爱你们的。现在，我只想去找找车上的那 些人。我去了，去了。(边说边向后退去)我要访问

那些活着的人们去了……

〔鼓手演奏出跳跃奇妙的鼓点。

〔歌队队员簇拥在肖肖周围，缓缓地飘渺地退去 …… 〔恬恬激情地追去，但她无法逾越歌队队员组成的一

道道生死屏障 … …

〔肖肖披着那件仅只属于他的风雪衣，在舞蹈的歌队 中隐去了。

〔只有那位鹤发童颜的鼓手在演奏——请给他一束 色彩变幻的灯光。

〔鼓手的演奏延续不断。

〔这里似乎是公安局刑侦处的什么地方。

〔一歌队队员戴上公安人员装饰——韩影夹着皮包 走下歌队席。

〔另一歌队队员戴上人物面具——范主任手持提包， 走下歌队席。

**范主任** (迎上韩影)您是公安局的韩影同志吧?

**韩** **影** 您是叶肖肖单位的范主任?我就是叶肖肖案件的承 办人。

**范主任** 你们公安局要调阅叶肖肖的档案，我给送来了。 **韩** **影** (接过档案袋)叶肖肖这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

**范主任** 一般。他当过演员，干过舞台工作队，没什么突出表 现，哪方面也不是重点培养对象。要说突出的，就是 爱给别人裁衣服、做衣服，有瘾!(笑着)哈哈，尤其 爱给女同志做。啊，就是说，年轻姑娘，(比划着身体 线条)明白么?

**韩** **影** (一笑，不置可否)你们是不是把叶肖肖的情况，写个 全面材料?

**范主任** 案子正在侦破过程中，我们介入合适么?恐怕我们 领导同志很难表态吧?再说，叶肖肖已经是编外人 员了，他刚刚递了另谋职业的离职报告。

韩 影 (思索)唔，是这样。他现在不还是你们单位的人么? 范主任 他在社会上的活动，我们单位不能负责呀 ……

韩 影 对，对。市里正在评选精神文明单位 ……

范主任 啊，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当然可以提供材料， 本来是要给你们提供一点线索，据说叶肖肖跟社会 上一个叫什么唐恬恬的女人，来往颇为密切。可以 了解了解，有没有其他问题。

韩 影 就这样吧，有事我们随时联系。(与范握手) 〔韩影送客。范主任回归歌队席，摘下面具。

〔韩影思索着，神情严肃地走向歌队席附近，审视一 下 。

韩 影 (干练地打开公文包，对歌队席宣布)请同志们准备 好，咱们马上开会吧!

〔四个歌队队员分别戴上公安人员装饰，正襟危坐 ——案情分析、汇报会开始了。

韩 影 上级催得很紧，要求我们尽快查清“1303”案 —

把十三路汽车上那三个当事人的情况弄清，从速破 案。请各小组汇报调查的进展。

刑 警A 我们组到歌厅车站附近街道，查访车上乘客，没有什 么结果。

刑 警B 我们小组倒是找到了一位车上的乘客，已经请来了。 韩 影 (想起什么,插问)哎，你们不是有突破么?

刑警C 根据群众报案“1303”案发生之后，曾看到有两个男青 年同乘一辆自行车，身上有血迹，慌慌张张从歌厅附 近的北大街，由东向西逃窜……

韩 影 人找到了么?

刑 警C 找到了，已经拘留，突审了一下。

**韩** **影** (想了想)把他们带来。

〔刑譬D 出门传唤：“张三立!李四海!”

〔二歌队队员分别应声：“在!”戴上人物面具，走下歌 队席，随刑警C 进屋。

刑警C (对二人)老实点，实事求是交待问题!

李四海 (紧张地)哎!是!是!那天，本想逃之夭天躲过去 算啦，万没想到事儿闹这么大。我们老实交待，竹筒 倒豆子!

张三立 是这么回事儿 我骑车带着他赶场，去看电影《追 捕》,怕误点，骑的是快了点儿，一下撞上个老头，我 们俩也扔出去二、三米远。我脸上满是血，他大腿上 也划了个大口子，也直冒血；一看老头躺在地上动不 了窝儿啦!怕老头讹我们医药费，蹬车调头赶紧逃 跑了，连电影也没看……

**韩** **影** (对李四海)是这么回事儿吗?

**李四海** 没错儿，千真万确!不信您瞅——(捋开裤管)摔的 这伤还没封口呐；您瞧他脸上那块血疙疤儿，还有， 您看这取车条，自行车还在车铺“拿聋”呢!

**张三立** (掏出电影票)您瞧，那天的两张电影票还留着呢，本 想今儿个拿着这票到电影院，混进去看场《追捕》,没 承想，让你们给追捕到这儿来啦。

〔韩影与几个刑警交换了一下眼色。

**李四海** 是我们没安好心眼，撞了老头还想溜。

**张三立** 是我们想大事化小，没想到事儿反闹大了。 **韩** **影** 那天，你们俩没有坐过十三路汽车?

**李四海** 哎啃!您可千万别把我们跟那个案子连上 ……

**张三立** 其实，那天要把老头送医院就好了……真亏了 ……

**韩** **影** (不动声色地向刑警C) 把那位同志请进来。 〔刑警C 出门传唤：“赵铁生同志!”

〔一歌队队员应声：“在!”戴上车上男青年乘客面具， 随刑警C 进屋。

〔张、李二人不知要干什么,注视着赵铁生。

〔赵铁生向韩影与刑警们打招呼，也楞楞磕磕向不明 身份的张、李二人打招呼。

〔一直注视他们的韩影和刑警，并未发现异常。

韩 影 (不动声色地)你是赵铁生同志?坐，坐吧!(指张、 李)你们见过么?

**赵铁生** (仔细看了看张、李，莫名其妙地摇头)没见过，不认 识。他们二位是干吗的?

〔韩影向刑警D 示 意 ，D将张、李二人带走。三人回 归到歌队席，摘下面具。

韩 影 赵铁生同志，那天你在十三路汽车上，是吧? **赵铁生** 是啊!哎，你们怎么知道的?真神了。

韩 影 (笑了)你不是向好多朋友讲过，那天在车上你差点 当了英雄?绘声绘色的。

**赵铁生** 我这人爱神吹。

**韩** **影** 你把在车上见到的情况向我们谈谈。

赵铁生 (有点紧张)说实在的，我根本没看得很清!对，没看 清。不是别的，那几天正赶上我媳妇儿要生孩子，在 医院里守了好几宿没合眼，实在是太睏啦，走道儿都 能睡着喽!(边叙述边表演地，仿佛回到当时的情 景)我迷迷糊糊走在街上(脚步磕磕绊绊),好象是上 了十三路汽车，一上车，我就抢了个座儿(抢坐椅子) 哈欠还没打完，就眯过去啦(把帽子遮住眼睛)车一

停我才醒，那三人都打到车下去了(扒窗远眺)我赶 紧扒窗子看——早没影儿啦，您说我睡多死!

韩 影 噢，你什么也没看见?

**赵铁生** 就是嘛!说真的，这年头谁怕谁呀，我又是练武的 人，路打不平是本份。要不怎么着也得上去帮一把， 也不至于出人命啊!凶手也不至于跑喽!可话又说 回来了，也不知道三人因为什么打起来的，谁对谁错 全不门儿清，您说帮谁?怎么帮!不好掺合，不好下 手啊!我坐在那儿看了半天了，是干着急， 一点儿辙 也没有 ……

**韩** **影** 你看了半天了?刚才你不是说睡着了，全没看清么? **赵铁生** (一时语塞)是啊，您说的不错，睡着了……怎么又看

见了，是吧!就是啊……我是事后听人议论，那么想 的 。

**韩** **影** 唔。记得那两个凶手有什么特征吗?

**赵铁生** 特征?(回忆地)反正是一个大个儿， 一个小个儿，黑

不溜秋的!脸盘儿没大看清。 **韩** **影** 那第三个人呢?

**赵铁生** 那位被扎死的同志?那模样儿倒是老在脑子里转 悠，印象挺清楚——个子不太高，长相也不算漂亮， 倒是也不丑，挺白净的。穿的挺时髦，米色西服，挺 帅气，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象个知识分子……

〔披着风雪衣的肖肖，随着赵铁生的描叙，缓缓走来， 站在了他的面前。

肖 肖 (笑容可掬地)你还记得我?

赵铁生 忘不了。说句良心话，我挺佩服您的，哥儿们!够意 思!那帮流氓打架就是心黑，出手狠，没真功夫!你

要是练过点武，学两手，那天不至于吃那么大亏!

肖 肖 你练过武术?

**赵铁生** 没错儿，我从小喜欢练武，形意、少林、八卦掌……

**韩** **影** (看不见肖肖)赵铁生同志，你怎么啦?你在跟谁说 话?说什么呐，大点声!

〔赵有些迷迷惚惚地望望韩影，又望望肖肖，心绪不 宁 。

**肖** **肖** 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帮我一把?……噢，对了，你说

你是睡着了。

赵铁生 (心灵仿佛在颤动)没有，没有，那是瞎说，装的 假装睡着了。其实，那天我特兴奋，根本一点也不 睏，前两天也没熬夜。反而正是我心情高兴的时候 ——那天，我早晨就去电话亭子打了个电话 ……

〔随着赵的叙述回忆， 一歌队队员走来站立一边，左 手托一架投币电话机；右手向前平伸做门 · 扮 演 电话亭。

〔赵铁生开门进入电话亭，拨电话号码，电话铃响。 〔歌队席一队员，拿起电话听筒(医院护士)。

**赵铁生** 喂!您是妇产医院吗?劳驾您给查查36床的产妇 生了没有?

护 士 (查登记簿)生了。男孩，八斤半!

赵铁生 (欣喜欲狂，推开门大呼)妈!妈!特大喜讯!我儿 子给我生了个大媳妇!

护 士 (对听筒)什么?什么?

**赵铁生** 我儿子给我……不，不!我说我媳妇给我生了个大 儿子，您可别给弄错喽!

护 士 神经病!(挂上电话)

〔赵铁生使劲推开电话亭的门，“电话亭”仿佛被推疼 了，咧了一下嘴，“门”使劲弹回，狠狠打在正手舞足 蹈的赵铁生身上。

**赵铁生** (被打了一下)哎啃!(随即又对“电话亭”扬扬手，表 示歉意)对不起!

〔“电话亭”——歌队队员手捧电话机，回归到歌队 席。

〔肖肖轻轻地笑出了声。

**赵铁生** (兴奋地)当时，我都乐昏了，那高兴劲儿就甭提啦 赶紧跑到街上买东西，给我儿子采购礼物 ……

〔他边说，边跑向歌队席，掏钱买了一包东西；又到另 一处掏钱买东西，他手里抱着大包小包，又走到下一 处。

**赵铁生** (一指，掏钱)给我来那一套小人书——《津门大侠霍 元甲》!

〔售货员送给他一摞小人书。 **赵铁生** 给我儿子看去，省得他哭!

**肖** **肖** 你儿子看得了书么?他恐怕眼还没睁开呢!

**赵铁生** 可也是。先让我媳妇歇产假的时候看。我最崇拜的 就是霍元甲霍师傅!那天我直奔产院(他急匆匆走 着)一上十三路汽车，抢了个座儿，就看上“霍元甲” 了(他仿佛坐在车上，在翻看小人书)

**肖** **肖** 你挺爱看书的?

**赵铁生** 不瞒您说，我是想低头看小人书，占上眼睛，免得看

见老头老太太、抱小孩的妇女，不让坐不合适。说实 话，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心里一有高兴事儿就憋得 慌，总想找个碴儿喊两嗓子，热闹热闹……车上发生

的事儿，一开始我就全看见了- 就因为心里那点 高兴事儿憋的，才起哄嚷嚷来着 …

**肖** **肖** 我听见了，听见了你呼喊的声音 —

〔冷峻而有些神经质的鼓手演奏出奇妙的鼓点。

〔那面变形的大镜子转动起来- 赵铁生坐在镜前， 似乎恢复到车上的姿态。

〔肖肖踱步深深思索，也似乎回归到了车上。

**赵铁生** (起劲地嚷嚷)嘿，有热闹看了!哥儿几个要在车上

练练是怎么着?! 〔格斗的声音。

**肖** **肖** (痛苦地思索，心在隐隐作疼)也许他的生活太平淡、

太无聊了，不管什么情况，他都可以寻找点刺激，使

自己的神经兴奋一下，开开心! 〔格斗的声音越来越响。

**赵铁生** (喊叫起哄)嘿!真笨!来个“铁门坎儿”!“黑虎掏 心”!“问心肘”!“问心肘”!

肖 肖 (痛楚地)这时候，我本来已经把一个扒手打倒在地，

摁住他了。我多希望车上的人们帮我一把啊!

赵铁生 (起劲地)今儿个学雷锋的没上车，怎么霍元甲霍师 傅也没来啊?嘿，立功的时候到了，想当英雄的，上 啊 !

肖 肖 你不仅没帮我一把，你还起哄!你不仅奚落了雷锋， 而且你还嘲弄了你自己最崇拜的霍元甲!(苦涩的 一笑)可是正是这个时侯，凶手亮出了弹簧刀!(痛 苦地紧捂胸口)他们是在向人们的良知挑战啊!

**赵铁生** (汗颜)刀?刀?!我 … … 当时车里的乘客没有人上 去，我 …… (环顾左右)我也没上，怕伤着自己……太

玄啦……没上。

〔赵铁生捂着脸，将头靠在一边，象是不忍目睹，又仿 佛装睡了。

肖 肖 可是，一开始你却把残酷的打斗当作取乐的游戏了!

你扮演的什么角色?

赵铁生 我纯粹是见死不救，见死不救啊!(难过地)后来看 报上说，你被刺了七刀，抢救无效，死了!(忽然意识 到)哎?对了，你，你不是死了么?

肖 肖(点点头)是，我是死了。没人帮我，血流光了 ……

**赵铁生** (有点神经质地)死了?血流光了?!你真的死了?!

死了……(他紧紧抱住自己的头，向后退缩着)啊，因 为没人帮你一把……我，真混，真混……其实，刚开 打的时候，我想上去拉一把来着……我这人上车就 爱有个座儿，怕管闲事回来，座让别人给占了……

肖 肖 为了占住一个座位……就为了这一个小小的愿望 ……?!

**赵铁生** (喃喃地)为了占个座儿 ……

**韩** **影**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赵铁生同志，你怎么啦?你 在跟谁说话?

**赵铁生** (惶惑地指肖肖)跟他 你们没看见他?他就站在 我的眼前呢!他好象没有死 ……

韩 影 (走过去，扶他坐下，安慰地)眼前什么也没有，也许 是你的幻觉。你不要紧张，我们找车上的目击者调 查，一是要核实案情真相，二是扩大线索，尽快追捕 凶手。

**赵铁生** (喃喃地)他死了……我当时，怎么没上去?其实，我 会点穴啊!

〔肖肖在徘徊，思索着。

**韩** **影** (对赵)据你同事反映，你武功不错。

**赵铁生** (感情地对肖肖)说实话，我们练武的人得每天起早， 不能贪妻恋床。可我还是真挺疼我媳妇的；我也特 喜欢孩子 那天，就是要赶到医院看她们娘儿俩， 怕管闲事卷进去，耽误了探视时间……我是爱他们 的啊!

**肖** **肖** 是啊，你是应该赶到医院去，你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的

生命。

**赵铁生** 今天我还得去接他们娘俩出院呢。

**韩** **影** (对赵)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 系 。

〔韩影与刑警送赵走去，赵频频回顾肖肖——他们回

归到歌队席，摘下面具和装饰。

〔肖肖伫立在原地，深沉地思索着。

**肖** **肖** 他是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谁没有自己的爱呢?

谁没有自己的愿望呢?(苦笑)我能埋怨他吗 ……? 〔肖肖踱步徘徊。鼓手不紧不慢地演奏出奇妙的鼓 点 。

〔肖肖哼唱着：“微笑；微笑，对过去我含着微笑 …… ” 仿佛身不由己来到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他好象 置身于歌厅之中。

〔歌队队员迈着优雅的舞步，展示着时装。

〔恬恬穿着一身与那位盲姑娘一样的“青春风帆”型 衣裙，抱着吉他，在演唱属于肖肖的歌——肖肖在轻 歌曼舞的队形之间穿行，神思漫游。

**恬** **恬** 人生象喧嚣退去的海潮

沙滩上留下彩色的贝壳

〔肖肖伫立思索，歌队帮腔——

**歌** **队** 莫嫌它珍珠已经丢失

那是我含笑的胸襟和怀抱

〔肖肖踱步。昂首遐想。他仿佛捧着彩贝。 **恬** **恬** 我用彩贝捧一掬碧蓝海水

绚丽的朝霞在贝壳中闪烁 大海的浪花在我手中跳跃

**肖** **肖** 微笑，微笑，含着微笑……

〔肖肖深情凝视着恬恬，欣赏她——

〔恬恬凝视着肖肖，含情脉脉向他展示衣衫各个角度 的倩姿，仿佛在让肖肖尽情欣赏，满足他的愿望。

〔歌队伴着他俩，迈着翩翩的舞步。

〔恬恬仰起头，微闭双眸，期待着肖肖到来，象新娘等 待新郎甜蜜的一吻。

〔肖肖走近恬恬，慢慢俯下身去，已是鼻息相闻，旋即 又克制住自己，缓缓向后退去，站在角落默默凝视片 刻，终于隐去了。

〔恬恬似有所感地一怔，睁开眼却不见了肖肖。她四 顾寻觅，怅然若失。从衣袋里拿出两张红纸片，思绪 万端。

〔柳风急匆匆上，寻找恬恬。

柳 风 (擦汗)恬恬!我到处找你，真急死人了! 恬 恬 柳风，怎么啦?

柳 风 (哭笑不得)你还换了这么漂亮的衣服!

恬 恬 肖肖喜欢——喜欢他设计的这套“青春风帆”型衣 衫。我穿着它，去办了一桩大事。

柳 风 (着急地)还大事呢!有关部门已经通知，不为肖肖

举行追悼会，遗体很快就要火化!你看……

恬 恬 (一怔)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不明不白的?这太不公 平 !

柳 风 不公平?你还蒙在鼓里呐，连你们这个“恬恬时装表 演歌会”、展销活动，都给停了!歌厅的场子都不许

再租给你们了。

恬 恬 (急了)这是为什么?

柳 风 (沮丧地)为了肖肖!最主要一条是说案情还没弄 清!反正议论颇多，说什么的都有……

恬 恬 (激动地)我不管那些!正因为这些时装都是肖肖设 计的，我才非要把表演歌会搞出来!

柳 风 据说，他们对这些时装和表演歌会也有看法，不知道 是不是又赶上什么风了……

恬 恬 我不懂!肖肖生前常说，你是编导，是在塑造人的心 灵；他塑造人的外表美，这才是完整的。柳风，你应 该是了解肖肖的，你为什么不帮他一把?实现他生 前的愿望……

柳 风 (一怔，仿佛被触动)帮他一把?你说我为什么不帮 他一把……?(叹了口气，转了话题)你根本不了解，

我每天都在写，我要帮他，让人认识肖肖的价值。

恬 恬 认识他的价值?我知道，应该给肖肖立一块碑…… 柳 风 现在最主要的是争取最起码的开追悼会的资格!

恬 恬 我去找领导!为什么不给开追悼会?是不是他们想 把抚恤金也赖掉，省下来不发了?

柳 风 你是气糊涂了。肖肖孤身一人，本来也不存在发抚 恤金的问题，发给谁呢!

恬 恬 我!(她掏出那两张红纸片)我去领了结婚证，我是 肖肖的妻子!我有权利要求!

柳 风 (大吃 一 惊)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能发给你结婚 证书呢?真是乱弹琴!

恬 恬 荒诞么?你忘了，我是万元户，有钱，还有许多哥儿 们!用他们的话说，顶多撮一顿，办这点事不难。 (她苦笑着，几乎流下泪来)

**柳** **风** 当然，我非常能理解你的心情。可别人会怎么理解 你——为了抚恤金?

**恬** **恬** 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要这笔钱有用。 **柳** **风** 人家都说你不止是万元户了，你钱还少么?

**恬** **恬** 钱多也有苦恼。分不清别人是爱我人，还是爱我钱。

柳 风 (有点不高兴)包括我么?恬恬，不要把人想得那么 坏。我看不上那几个钱!恰恰相反，我一直劝你歇 手，你应该去上学，或者我帮你联系其他工作。

恬 恬 我是不想干了，可决不是因为有人看不起这个职业。 别人要想停我们的时装表演歌会和展销，没门儿! 我马上就去找商业局那个处长……(欲走)

**柳** **风** (着急地)那，肖肖的事呢，怎么办?

**恬** **恬** 我会去通知他们，我享有一切权利和要求!我得赶 快走了(她走了几步，又转来，拉起柳风的手，感情 地)柳风，原谅我，我不是有意伤你的心。我心里很 乱，很乱……

柳 风 (动情地)恬恬，别说了，我理解你……我们三个人从 小一起长大，我理解你。

恬 恬 谢谢你……快写出来吧，为了肖肖，为了我…… 柳 风 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心，我有一种责任感。

〔恬恬激动地亲吻柳风的面颊。停顿。然后匆匆跑 去了。

〔柳风伫立在那里，思绪难平。

〔鹤发童颜的鼓手，演奏出奇妙的动人心魄的鼓点。 〔柳风缓缓向前走去。

〔歌队哼起了无字的歌。

〔鼓手不紧不慢地演奏，延续不断。

〔柳风走到了大街的一角。他想点一支烟。

〔一歌队队员戴上“红领巾”和小女孩的面具，走下歌 队席 。

〔“红领巾”东躲西藏，象在跟踪什么人，神情十分紧 张而又认真。她仿佛确认了什么,结束了隐蔽瞭望， 焦急地环顾四周。

〔一歌队队员手捧电话机，走到一边，扮演电话亭。

〔“红领巾”迅速跑进电话亭，旋又奔出。追上走过的 柳风。

红领巾 (恳求地)叔叔，叔叔!求求你，能不能换给我一角钱

硬币，我有急事打电话!(举着一角纸币) 柳 风 (笑了笑，摸出几枚硬币)给你，不用换了。

红领巾 (敬队礼)谢谢叔叔!我 一 定还你，以红领巾保证。

(她仔细端详柳风)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你? 柳 风 是么?钱不用还，没关系。

〔柳风径自向前走去了。“红领巾”望着他走远，忙返 身进电话亭，又推门四下张望，见无人注意，迅速投 币，拨通电话。

〔电话铃响。歌队席上韩影拿起电话听筒。

**红领巾** (紧张而严肃地)公安局吗?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 韩 影 (对话筒)你是个小姑娘吧?别着急，慢慢讲。

红领巾 (着急地)十三路公共汽车上，那两个杀人凶手 ……

**韩** **影** (突然一振)什么?“1303”案凶手?!别着急，讲清 楚 !

〔歌队队员紧张地围拢来，谛听。

**红领巾** (上气不接下气)他们，他们俩，进了象来街，十五号 大院……快，快来!

**韩** **影** (干练地)你在什么地方?请报告你的位置! **红领巾** 我，我在东升路口，电话亭……

**韩** **影** 我们马上就到!请你继续监视，注意一定不要暴露 自己!

**红领巾** (神圣地)是!(放下电话耳机) 韩 影 (对歌队队员下令)马上行动!

〔歌队队员应声：“是!”

〔“红领巾”走出电话亭，伏在一角落警惕地向远处张 望，她在等待公安人员到来，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鹤发童颜的鼓手，演奏出少先队行进的铜鼓鼓点。

红领巾 (神驰遐思) … … 叔叔!叔叔 … … 坏人，跑不了啦



〔鼓手在演奏，歌队队员迈着轻盈的舞步——肖肖披 着那件风雪衣，翩然而至。他静静地站在“红领巾” 身边，唯恐惊扰了她。

红领巾 (抬头仰望肖肖，并未惊异，走近他)叔叔!你一定知 道，那天，我在车上……

肖 肖 我看见你了。孩子，你没吓坏吧?

红领巾 (几乎哭出来)我没能帮你……我心里难过极了，我

真恨我自己!叔叔，你原谅我么?

肖 肖 (感动地)好孩子，别这样想，你根本没有错。你太小 了，没有力气，你应该是受大人保护的。

红领巾 叔叔，我不明白，车上那些有力气的大人，为什么不 帮助你呢?你是在做好事呀!他们为什么不帮你?!

肖 肖 不知道。我正要去问问他们。

红领巾 那两个扒手好坏，好凶!叔叔，你疼么? 肖 肖 现在不疼了。

红领巾 报上说，你死了，多可惜呀!叔叔，你生前一定是个 英雄模范人物，要不就是先进生产者，经常为人做好 事。

肖 肖 不，不是。

红领巾 叔叔，你一定是个共产党员，没错儿!

肖 肖 (羞得脸都红了)不，不，不是，真的，我什么也不是 ……唔，我是……跟你一样，戴过红领巾，是少先队 员。

红领巾 叔叔；你真谦虚 … …

肖 肖 (挠了挠头皮，不好意思地)我倒是早就写过入党申

请书，不过……我还不够，不够…… 〔警车、摩托车疾驰而来声、刹车声。 〔韩影走下歌队席。

韩 影 (下令)迅速封锁象来街，严密监视十五号大院! 歌队员 是 !

红领巾 (向韩跑来)阿姨!

韩 影 你就是报案的小姑娘?详细谈谈。

红领巾 (叙述、回忆，她仿佛重新经历原来的过程)那天，在 车上，我吓懵了……没能帮助叔叔抓小偷，我后悔死

了……车一停，两个凶手跑了。我想，红领巾应该向 那位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好叔叔学习；我就在后面 偷偷跟踪他们，一直到了东升路，就不见了。(她失 望地徘徊着，时而四顾)这几天一放学，我就来这一 带转，我记住了那两个坏蛋的模样。(她精神为之一 振)刚才，我突然发现了他们，一直悄悄跟着，看着他 俩进了一个大院子……

韩 影 ( 激动地)你真是个机智勇敢的好孩子!谢谢你! 红领巾 (纯真地)你们别谢我，应该谢谢他!

韩影(不知她指什么)谢谁呀!

红领巾(指肖肖)谢他呀!是他教给我这样做的! 韩 影 (四顾寻找)谁教你这样做的?

**红领巾** 就是这位抓小偷的叔叔……没人帮他……被坏蛋杀 死了!

韩 影 抓住凶手，我为你请功!

红领巾 不，不!是这位好叔叔教育了我，是他和坏人搏斗的 英雄行为鼓舞了我!该给叔叔立功 ……

肖 肖 (十分不安地)啊，孩子!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 我真受不了啦!你看，我都要流泪了。我该感谢你 啊!

韩 影 孩子!你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四下张望，未 发现异常)你可能是神经太紧张了。别害怕，孩子! 坏人总是怕好人的，有我们在呢!

红领巾 我不怕了。(凝视肖肖)叔叔!公安局的警察去抓坏 人，逮住凶手，给叔叔报仇!给叔叔报仇!你放心 吧!

肖 肖 (热泪盈眶)谢谢你，孩子!

〔肖肖再也控制不住，用手蒙住脸抽泣起来。

〔步话机讯号呼叫韩影。韩与步话机对讲。 韩 影 (呼叫)我是01,我是01,讲话。

〔步话机中呼叫报告声：“1303越墙逃窜，1303越墙逃 窜”!

韩 影 (呼叫)不许开枪!全力追捕!通知沿路分局协助! 〔韩影领着“红领巾”急匆匆奔下——回归歌队席。

〔肖肖克制住感情的波澜，揩拭眼睛的泪水，他思索 着缓缓踱步，轻轻哼唱着：“微笑，微笑，对过去我含 着微笑…… ”

〔他的手在衣袋里触到了什么,掏出来一看 是扒 手窃出又被他夺下的那只钱包。他久久端详、思索 着。

〔鼓手演奏着奇妙的鼓点，歌队哼起了无字的歌。

〔只有鼓手不紧不慢地在演奏。

〔这里似乎是商业局的某个管理处，正在开会。

[一歌队队员戴上人物面具 车上被窃钱包的人 (处长)将结束讲话，从歌队席走下，对歌队席边踱步 边讲话。

处长 …… 因此，我们管理处的各位同志，在整顿市场的工 作中，一定要坚持原则，对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别是 对坏人坏事要敢管敢斗，抵制扰乱社会治安的歪风

邪气，也需要有点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味! 〔下班铃声响，处长看了一下手表。

处长好了，通知各组，晚上不要再加班了，大家都是上有 老，下有小的， 一大堆家务，还得挤汽车!各组长要

关心职工生活嘛!散会!

〔大家各自收拾东西。处长提着皮包欲走， 一歌队队 员追上他边走边汇报什么。处长不时点头。

处长 嗯，嗯，好吧，就这样。(工作人员欲离去)哎，等等! 你看你(为他掸掸身上的土)。走吧，走吧，早点回 家!

〔工作人员回归到歌队席。处长夹着皮包匆匆向前 走去。

〔处长走进商店——在歌队席前巡视柜台商品，掏钱 买了一个大生日蛋糕。

〔处长向前走去。两个歌队队员组成一扇门。处长 已走到自己家门前，掏钥匙。没掏着。

处 长 (敲门、叫)亮亮!亮亮!

〔一歌队队员戴上盲姑娘面具，摸索着走下歌队席， 来到门前。

亮亮 谁呀?是爸爸?(开门。佯嗔)爸爸，你老忘了带钥 匙 !

〔处长进门，关门，脱衣服，连面具也摘下，放在一边。 父 亲 爸爸工作忙，工作忙，事情多啊，脑子里在想着那些

处理不完的事儿。(他抚摸女儿的头发)

亮 亮 (撒娇地)心不在焉!哪天我要出去一天不在家，看 不把你锁在外面进不了门。

父 亲 (不以为然地笑着)不会的，亮亮出去干什么 ……

亮 亮 (触动了心事)我不能整天呆在家里，我早晚也要出 去工作 ……

父 亲 你的眼睛 …… (慈祥地)你怕爸爸不能养活你? 亮 亮 (沉默) ……

父 亲 (安慰地)啊，别着急；别着急。等局里这次领导班子

调整完了，安定下来以后，我再给你联系。 亮 亮 (停顿半晌)爸爸，我又要过生日了。

父 亲 爸爸把什么都忘了，也不会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 看!我给你买来了生日大蛋糕，还有蜡烛。来，我们

把蜡烛插上……(把蜡烛插在蛋糕上)

亮 亮 爸爸，谢谢你。我是说，我都二十岁了……

父 亲 (动情地)二十岁……是啊，姑娘到了二十岁，长大 了，我明白、明白。爸爸也是为了你，才没有再婚啊



亮 亮 (泪光闪闪)我没想那些事儿……我是个瞎子!是我

拖累了你，爸爸…… 〔 沉 默 。

〔恬恬背着吉他，手提一网袋食物走来，寻找，按门 铃。亮亮摸索着走了过去。

亮 亮 (走到门边，隔门询问)谁呀? 恬 恬 (在门外，高声)我找郝处长!

亮 亮 (将门开了一条小缝)你有什么事? 恬 恬(在门外)公事。

亮 亮 (在门内)公事?明天你去局里办公室找他吧!

父 亲 亮亮，这不好，快让人家进来!要不然，传出去人家 会以为爸爸官气十足，影响多不好。

**亮** **亮** 在家还要办公事，你太累了…… 〔父亲穿好衣服，戴上面具。

处长(对门外恬恬)快进来，进来!请进!

〔恬恬进门，亮亮将门关好。

恬 恬 处长大人好难见啊?不多打扰，只谈十分钟。

处 恬  处 处 恬 处 恬 处 恬 处 恬 处 恬

长 (抱歉地)请别介意，我女儿这几天一直生病，心情不 太好。坐吧，请坐。

恬 (环视室内)生日蛋糕?节日气氛很浓啊!

〔恬恬打量静静坐在一边的亮亮——她们俩穿着一 模一样的“青春风帆”型衣裙。

长(辨认)唔，你是 … … ? 〔恬恬递上一张名片。

长 啊，你是唐恬恬……见过，见过。 恬 处长好记性。

长 是你这名字好记。唐、还“恬恬”!哈、唐恬恬，好记， 就是有点那个，那个……

恬 有点那个软绵绵的，靡靡之音的味儿，或者是象港台 歌星的名字，是么?说出来也没关系。

长 (笑着)哈哈，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哈哈(忽然 发现什么),别动，别动(从恬恬身上捏下一根线头) 唔，线头……

恬 (一笑)我们经营时装的个体户，身上少不了针头线

脑儿的，说不定哪儿还别着一根针呐!

长 (莫名其妙，象被刺了一下)你找我有事?

恬 无事不登三宝殿，听说是你们下令，把我们“恬恬时 装表演歌会”和展销活动给停了?而且，还通知歌厅 不租给场子?

长 商业部门领导考虑， 一是你们在国营商店门口搞展 销，唱对台戏，抢了国营生意，弄得他们经理很狼狈。

恬 竞争嘛，早晚是要大鱼吃小鱼的，哪有小鱼吃大鱼 的?实力雄厚的国营商店，还没明白过来就是了。 那么请问二呢?

处长(斟酌着字句)二是 … … 你们表演的和展销的那些时 装，是不是有点……有点那个……

**恬** **恬** 奇装异服?不合时宜?

**处** **长** 我没这个意思，领导也没这样讲。

〔恬恬走到亮亮面前，将她从座位上拉起来，前后左 右欣赏她。

恬 恬 您瞧，这件“青春风帆”型穿在她身上多漂亮，多美 啊!象天外飘来的一朵彩云；象树上一片带露的花 瓣……有人这样形容。(她重复的是肖肖的话，感到 一股惆怅)

亮 亮 (高兴地)是谁这样形容?我虽然看不见，可每次走 到街上，都能听到姑娘们议论的声音。仿佛能感觉 到有许多双眼睛在望着我……经常有人问我是在什 么地方买的?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总是回答说：“对

不起，我不知道，是爸爸买来送给我的!” 〔恬恬一笑，走到处长身边。

恬 恬 (轻声地)处长，你真行!是你买的么?你没跟女儿 实说，那是我给你进贡的?

处长(有点尴尬)因为它确实漂亮，确实好看 … … (他干咳 了两声，转了话题)你们的时装表演和展销问题，恐 怕最主要的是那个设计者，卷进了轰动全市的十三

路汽车上的流氓斗殴凶杀案。 恬 恬 ( 激动地)流氓斗殴?!

亮 亮 ( 一 怔)爸爸!你说什么?十三路汽车上是流氓斗 殴?我不相信，不相信!那个同志是好人!是好人! 〔鼓手演奏出一串神奇的鼓点。

〔肖肖披着那件风雪衣，来到门前徘徊，翩然进入室

内。

恬 恬 (兴奋地)姑娘，你怎么知道、知道肖肖是好人?你怎 么知道?告诉我!

亮 亮 那天，我和爸爸在车上!

处长她知道什么?!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亮 亮 (泪水盈盈)我是个瞎子!可是有个好听的名字，叫 亮 亮 。

肖 肖 (凝视亮亮)谢谢你、姑娘!你没忘了我……我也一 直记着你那可爱的样子。

亮 亮 (茫然四顾的眼睛逐渐明亮起来)啊，在哪儿?在哪 儿?你，你就是叶肖肖?(他明媚的大眼睛放出异 彩，上下左右仔细端详着肖肖)啊，你没我想象的那 么英俊；个子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高大!(她跳跃似 地奔到肖肖身边，围着他转了一圈)噢，一个姑娘不

该这样看一个陌生的男人，你们不会笑话我吧? 肖 肖 (含泪的笑)不，亮亮，人和人应该是朋友。

亮 亮 原谅我，恬恬姐姐!我和肖肖好象非常熟悉了，他是 我心里的朋友，你不责怪我吧?

恬 恬 不，亮亮，我心里很高兴，可眼睛直想落泪……

亮 亮 (对肖肖，难过地)那天在车上，我没能帮你一把!我

好恨我自己……我的眼睛，我是个瞎姑娘!

肖 肖 别难过，亮亮!我听见了你的喊声，看到了你的心。

处长(莫名其妙)亮亮，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唠唠叨叨说什 么呢?

亮 亮 (转过身，面向父亲方向，又成为盲女)爸爸!你在哪 儿?(她伸出手摸索着向前走去)爸爸，你看，快看 呀!肖肖，肖肖在那儿呀!

处长(张望，什么也没发现)什么肖肖?!我什么也看不 见!

亮 亮 (伤心地)爸爸，你把他忘了——心里没有他。你看 不见?(她又象明眼人一样，奔到肖肖面前，抓着肖 肖)你别生气，你心里一定征难过?(把脸贴在肖肖 肩膀上)

〔肖肖注视着处长，沉默。

恬 恬 我已经猜到了!(走向处长)处长，请你说句公道话， 把车上的真相告诉人们。你好好想想!

处长 咳，现在的年轻人，火气大， 一点小事就动刀子。社 会风气不好啊!车上那三个人是不是起了什么内讧 闹翻了；很可能是为了分赃不均或者争风吃醋之类

的事，变脸动了刀子。 亮 亮 (大叫一声)爸爸!

恬 恬 那天的事儿，你一点也没有管?

处 长(笑了)管?!团伙儿自相火并的事儿谁管呢?坏人 打坏人嘛。

恬 恬 ( 激动地)那里在杀人啊!是杀人啊——是人…… 处长哪有抽象的人嘛!

恬 恬 噢，你是说坏人打坏人，活该?

处长(一怔，想了想)现在好象也不能这样说……哈哈，你 这姑娘，净拿话套我，让我往里钻。

恬 恬 (紧追不舍)那天车上发生的事儿，和你没有一点关 系?

处 长 关系?什么关系?!(他心绪有些不宁)

〔肖肖激动地掏出那个钱包，一步步走到处长身边。 处长(低垂脑袋，坐着)糟糕!我的钱包?

40·

〔肖肖把钱包举到他面前。处长抬头看见了钱包 ——他视线上移，看到了面前的叶肖肖。

肖 肖 我是可以忍受真实的，不管它怎样残酷，多么叫人痛

苦；但我不能忍受欺骗。我希望明明白白活着，也希

望明明白白死去。(问处长)这是你的钱包吗? 处 长 是，是我的。

肖 肖 当时，你为什么不承认被偷了?

处 长 那两个扒手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盯着我。

亮 亮 你还告诉我，衣服被坏人割破了。我摸到了那么长 的一条口子。

肖 肖 你当时为什么不帮我一把?我们很容易把小偷抓

住；如果你动手，车上会有许多人上来。 处 长 我，我……

肖 肖 你就是有几句正气凛然的话也好啊!那就会使歹徒

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可你反而心里紧张，害怕了? 处 长 (嗫嚅着)我……倒不是害怕，就是腿有点哆嗦。

亮 亮 我喊了，想让爸爸去帮忙。

处长对，对!那天我主要想保护亮亮，她是个瞎子，是个 没有妈妈的可怜孩子!

亮 亮 (哭了)可是，凶手在打他，杀他啊。你不但事后不去 报案，也不让我去报案!……我为什么是个瞎子，为 什么是个瞎子啊!

肖 肖 (心也软下来)为了保护女儿?亮亮是应该受到保护 的……你是很爱自己女儿的，你是个好爸爸，是么?

处长是的，我爱亮亮。为了能治好她的眼睛，我不惜倾家 荡产，什么贵重药都舍得花钱买。

肖 肖 你的钱包里确实没有什么钱，倒是有一张挺贵的买

人参的发票。

处 长 (猛地一怔，象触到什么隐私，望着肖肖)……正是为

了这人参!那天，我心情极坏…… 〔鼓手演奏出奇妙的鼓点。

处长(回忆叙述)那天，我领着亮亮，很早就出了门—— 亮 亮 (回忆地)爸爸要我换上最漂亮的衣服——

〔父亲整装，手提装潢精美的人参匣子，与女儿走在 路上——亮亮挽着他的手臂。

〔肖肖、恬恬在一边看着父女俩的表演— 亮 亮 爸爸，我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处 长 去看望我们老局长。他病了，住院好多天了，我都没 有抽出时间去看看。

亮 亮 你买这么贵的人参，就是送给老局长治病的吗?

处长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参，是西洋参。老人要大朴，又不 能上火，中国人参不行，西洋参都是靠进口，市场上 没货，好不容易托人买的。

亮 亮 (咯咯笑了)爸爸是商业局的处长，也走后门?

处长你还小，不懂啊!这次局里调整领导班子，爸爸是副

局长候选人之一。老局长是关键一票。 亮 亮 (不解地)爸爸，你……?

处 长 傻丫头!爸爸也是为了你啊!将来你就明白了。

亮 亮 (停住了脚步)爸爸，你为什么非要带我去呢?我是

个瞎姑娘，什么也看不见。我不愿别人问我这问我 那的—我最怕听老人说可怜我的话。

处 长 这正好啊!我始终没有再婚，我又当爸爸又当妈妈， 拉扯着女儿，两人相依为命。选拔接班人，有工作能 力的人多着呐，老局长最重视的是干部的人品、道

德。

〔处长领着女儿向前走着。 处 长 我们赶到了医院——

〔处长领着女儿走向歌队席询问。

处 长 同志!我们领两个高干病房的探望证。 〔一歌队队员戴上医护人员装饰。

护 士 看谁?

处长 第五病房，沈局长。

护 士 唔，不能探视了，正在抢救。

处长(一怔)沈局长的手术不是做得很好么?而且说是病 情并不严重么?

护 士 那是安慰家属，实际是肝癌晚期，已经大面积扩散 了 。

处长(吃惊地)那沈局长他 … …

护 士 没希望了。最多还有二十天……

〔处长不知所措，抚摸着手中装潢精美的人参匣。

护 士 你送的东西，我们可以转交，沈局长的家属在里边。 处 长 (想了想)啊，不用了。

护 士 可以在会客室见见家属，我去叫来? 处 长 (忙制止)不必了!谢谢，不必了。

〔他领着亮亮缓缓走了出来。

亮 亮 爸爸，你买的西洋参为什么不给病人留下?那不是 能治病吗?

处长(沮丧地)治病治不了命……他没用了。 亮 亮 没用了?谁没用了?

处长(掩饰地)唔，唔，我是说人参……没用了，挺贵的东 西，应该用在有用的地方去。孩子，你不懂啊。

肖 肖 你无意中去告别了一个垂危的生命，他对你已经没 有用了。你就是带着这样的烦乱心情上了车?我看 见了……

〔鼓手演奏出激昂的鼓点，节奏紧张而疯狂。

亮亮(眼里闪着泪光，扑到肖肖身边)肖肖，你死了，你恨 么?恨爸爸么?

肖 肖 (没有正面回答)亮亮，你是个好姑娘…… 亮 亮 你不怨恨他?你原谅他么?

肖 肖 (微微摇头)谈不到怨恨和原谅，那是生者的事。人

都有自己的愿望和追求……美的，不美的。

亮 亮 你看!爸爸从来不会忘记我的生日，给我买生日蛋 糕、蜡烛。象征生命之火的红蜡烛，一点燃，它就会 流 泪 。

肖 肖 (流泪了)他是你的好爸爸，你应该谢谢他。

亮 亮 今天我过生日。肖肖，我叫你一声哥哥，你肯替我点 亮二十根蜡烛，为我祝福么?

肖 肖 (高兴起来)当然，我愿意为你这个小妹妹祝福! 亮 亮 (把火柴给他)为我点亮生命之火吧!谢谢你。

〔肖肖擦火柴(其实火柴并未燃烧),他拿着火柴梗去 点蛋糕上的一根根小蜡烛——一根也没有点燃。

〔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肖肖，他不知发生了什么 事。

肖 肖 (发现蜡烛并未点燃，有些沮丧)没有火光，一根也没 有点燃……我死了，身上的血流光了，冰冷冰冷的， 不能燃烧了。我点不亮那些蜡烛了……真遗憾啊小 妹妹!让你失望了，原谅我。

〔亮亮伤心地伏在肖肖怀里嘤嘤哭泣。

〔恬恬接过火柴，擦燃一根，点亮蛋糕上的一根根小 蜡烛——朦胧中，歌队队员每人手中高擎着火炬似 的二十根红蜡烛， 一一燃起火焰——室内显得暖融 融的，闪烁着桔红色的光。

〔火炬之舞。仿佛肖肖带领亮亮、恬恬在火炬之中神 思漫游，缓缓穿行于火之路。

〔歌队队员擎着火炬旋舞着隐去了。亮亮手捧生日 蛋糕，数着蜡烛：“……四、五、六、七、八……”在恬恬 陪伴下旋舞着隐去了。

〔肖肖伫立着，在沉思。处长忙法地走近他。 处 长 (怯懦地)肖肖，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肖 肖 (苦涩一笑)我要你摘下你的面具。

处 长 (一怔。终于痛苦地摘下面具，双手捧给肖肖) …… 〔处长似发现有无数双眼睛在望着他没有面具的脸， 忙用双手紧紧捂住面孔，逃跑似地奔下。

肖 肖 (端详着手中的面具，激动地思索)是啊，人谁没有自

己的愿望和追求呢，哪怕很小、很卑微 …… (他把面 具抛回到歌队席)我们生活在追求的年代，多美好! 我爱他们——“红领巾”、亮亮，还有那天在车上高喊 “把车开到公安局去”的那个人——声音虽然有些紧 张、颤抖，可那毕竟是正义的声音啊!我总想找到 他，这个人什么样子呢?可惜，他被挤在后面，没看 清……

〔鼓手演奏出神奇的鼓点。歌队哼起无字歌。

肖 肖 (思索着)我一定要找到他 ……

〔肖肖哼唱起那支《小鸟之歌》——

**肖** **肖** 我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在春天的琴键上纵情嬉闹 一曲一曲动人的旋律

把春天的秘密揭晓，春天你早! 我是一泓纯洁的泉水

永远欢乐永远天真

我不停地拨动生命的琴弦 冲击泉下，五彩缤纷

爱的灵魂尾随我幸福的歌声

带去我心中欢笑，留下美的精灵 …… 啊 ……

〔肖肖向前走着，隐去了。歌队的无字歌飘飘荡荡。

〔鼓手演奏着慷慨激昂的鼓点。

〔这里似乎是街头的什么地方， 一歌队队员戴好“红 领巾”和面具，走下歌队席——捧着一摞报纸沿街叫 卖。

红领巾 (吆喝)看报!看报!

〔柳风背着挎包匆匆走在街上。他闻声走向“红领 巾”。

柳 风 (掏钱买报)小朋友，你这是勤工俭学?

红领巾 不，我高兴!有个消息，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柳 风 (翻报)什么重要消息?在哪儿?

红领巾 (指给他看)喏，在这儿!

柳 风 噢，这么个小豆腐块儿?(细看)啊，"1303案凶手落

网”?!

红领巾 (认出)哎，叔叔，我正要找你，还你四分钱。 柳 风 什么四分钱。

**红领巾** 上次我急着打电话，向你借了四分钱，我说过， 一定 还给你的!

柳 风 你好记性，一下就认出了我?

红领巾 我以前肯定在哪儿见过你，特面熟!

柳 风 (笑了笑)是么?四分钱，不值得还。再见“红领巾”! 〔柳风一边看报一边向一侧踱去，不时张望，显然在 等人。

〔“红领巾”举着四分钱，痴痴望着他，缓缓退去，回归 歌队席。

〔恬恬背着吉他，老远喊着“柳风!柳风!”匆匆跑来。 恬 恬 柳风!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柳 风 我也刚到。(指报纸)你看，车上的两个凶手抓到了。

恬 恬 (看报)登这么一条小消息，就算完事了?根本没提 肖肖!

柳 风 只要能真相大白，肖肖也就可以瞑目了 ……

恬 恬 我看未见得，凶手落网是早晚的事儿。倒是车上那 些人更伤肖肖的心。

柳 风 (沉默、半晌)走吧，恬恬。到公安局，我希望你最好

不要提抚恤金的问题。 恬 恬 为什么?

柳 风 不为什么,最好不提。走吧!

〔二人并肩向前走去，到了歌队席前。 柳 风 (询问)同志!这是公安局刑侦处吗? 一歌队队员 是，有什么事?

柳 风 (递上工作证)是韩影同志约我们来的。

〔一歌队队员戴好公安人员装饰，应声：“我就是韩 影。”

韩 影 (接过工作证，走下歌队席，与柳、唐握手)您就是剧 院的编导柳风同志?这位是唐恬恬同志对吧?坐，

请坐。你们都是肖肖的好朋友? 柳 风 是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韩 影 凶手落网的消息已经见报，可能已经看到了…… 恬 恬 报屁股上的几行小字儿，不注意还真找不着。

柳 风 (制止地)恬恬!

韩 影 (笑了笑)只是个小消息嘛!凶手经过预审，虽然他 们很顽固、很狡猾，但是案情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眉

目，团伙斗殴火并的问题可以否定了…… 恬 恬 我们可从来没有怀疑过肖肖是坏人。

柳 风 (唯恐她说出不合体的话)恬恬!(转对韩影)我们是

想说，应该要求上级追认肖肖为烈士。 恬 恬 肖肖应该是英雄。

韩影当然，这还需要上级对叶肖肖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和考核。今天我也约了他单位领导同志来……

〔一歌队队员戴上面具——范主任夹着公文皮包，匆 匆走下歌队席。

**范主任** (与韩握手)韩影同志，实在对不起，处理了点事情， 迟到了，迟到了……(又对柳风打招呼)

韩影 没关系。请你们来，主要是请大家协助，能不能把叶 肖肖的生平事迹搜集一下，最好能整理成文字材料



范主任 生平事迹，还要整理成文字材料?是上级部门指示 要的么?

韩 影 不，是想往上级报送。是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曾对来 采访的报社记者透露了一下，他们也想作点准备。

恬 恬 (哂笑)他们转得到挺快!原来报纸上的报导，把三 个人放在一个锅里煮，含含糊糊，分不清好人坏人， 让人怎么想都成!

韩 影 记者是抢发新闻，当然，应该说我们也有责任。 柳 风 恬 恬 ，事情总有个过程嘛!

范主任 是啊是啊，对事情的认识好象要转弯子喽!关于事 迹和材料问题嘛，恐怕我们领导要再研究一下…… 有个口径和分寸的问题喽?(对柳与恬)唔，你们俩 对肖肖的情况最了解，是好朋友，可以发表个人意见 吗?

柳 风 我一直在写，在写肖肖。我有一种责任感，我会把他 写得很美的，很高大……

范主任 很高大?

韩 影 (感慨地)叶肖肖是在与坏人搏斗中牺牲的。凶手惨 无人道就不用说了。可是据了解，当时车上有那么

多乘客，没有人站出来帮他一把；连被掏了钱包的失 主，也那样冷漠，麻木不仁!上级对这种现象也很重 视 。

恬 恬 难道就不该找找车上那些人?他们就不该受到谴责 和制裁吗?

韩 影(思索地)啊，这倒是公安局和法庭管辖之外的问题

了，……是不是应该由你们作家来审理呢?

柳 风 是的，是的，每个人灵魂深处都会有一个道德的法 庭；也有一个丰碑……

恬 恬 心灵的丰碑?(思索着，突然想起)那么请问，关于肖 肖的抚恤金呢?

范主任 抚恤金?

**韩** **影** 如果他有直系亲属，当然要发给。

**范主任** 叶肖肖没有亲属了，多年单身一个人。

**恬** **恬** 我是肖肖的妻子。 **范主任** (惊疑)什么?你?! **恬** **恬** 对，我!

柳 风 (着急地扯恬恬到一边，悄声)恬恬!不要提抚恤金 的事!

**恬** **恬** 为什么?你是不是认为我挺俗气?(眼睛湿润了) 柳 风 (不语) … …

恬 恬 要不，就是你不愿承认我是肖肖的妻子? 柳 风 不，不!你根本不是肖肖的妻子啊!

恬 恬 我争取为肖肖捧骨灰盒的权力都不行吗?

柳 风 (急切地)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用别的办法纪 念他嘛!你如果需要钱，我给你想办法!

恬 恬 (一笑)不够!你能有多少钱?写一个剧本不才几百 块钱稿费么?我必须得赚一大笔钱，一大笔钱。“恬 恬时装表演歌会”和展销，我必须办成!

柳风(不解，有点生气地)恬恬!你怎么这样?!

恬 恬 (将两张红纸片交给范主任)我是肖肖的爱人，这是 结婚证!

范主任 (看证书，又看看恬恬，笑了笑)叶肖肖的爱人……? 这事儿可有点蹊跷……好象叶肖肖没有什么遗产 吧?

恬 恬 (对韩)如果肖肖被追认为烈士、英雄，那抚恤金 ……?

**韩** **影** 当然还会更高。

范主任 (含混其词，有所指地)唔，这件事得认真……研究研

究喽。

恬 恬 我要去奔走，为肖肖争取!

〔范主任向韩影说着什么,向后走去，回归歌队席。

柳 风 (生气地)恬恬，你好糊涂啊!不要给肖肖帮倒忙!

何况你自己将来怎么办?

恬 恬 (头一扬)肖肖没有享受到一个女人的爱就死了，这

才是不完整的!让人们说去吧，我不怕，我还有许多 事情要干呢。

〔冷峻而又带点神经质的鼓手，演奏着激烈纷杂的鼓 点 。

〔歌队哼着激情的无字歌，翩翩起舞。 〔恬恬、柳风缓缓向前走去。

〔鼓手犹自演奏着花俏的鼓点。

〔这里似乎是恬恬的卧室，她情意缱绻偎坐在床边。 恬 恬 (娓娓吟诉)小时候，妈妈送给我一对闪闪发光的明

镜；妈妈说，那是她温柔的眼睛……啊，我真喜欢，我 神奇的宝镜 ……

(轻轻吟唱)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镜子里出现了你的身影 象走进灯光灿烂的舞台

我们共同编织五彩幻梦 ……

〔几乎和开场时一样，披着风雪衣的肖肖，翩然而至。 他静静地依在台口原来那个位置，欣赏着——一双 燃烧着渴望的眼睛灼灼发光。继而，他走近恬恬。 恬恬凝望着他，情意绵绵， 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异彩。

〔只有鼓手在演奏，鼓声象人心的怦跳—-

恬 恬 (充满爱的企盼)肖肖，我好象好久没有见到你了2

肖 肖 是么?我生活在想念我的人的心里-—在你的歌声 里、在你的琴弦里，我是一缕颤动的思绪……

恬 恬 凶手抓到了，真相大白，你一定很高兴!报纸上已经 开始宣传，号召向你学习……

肖 肖 (淡淡一笑)我知道 ……

恬 恬报上也在批评车上那些没有帮助你的人!

肖 肖 ((有些不安)我知道。弄得他们很紧张。我去访问他 们的时候，看到了——他们都用一种奇异的眼光望 着我；用一种奇异的声调跟我说话……我心里挺不 安。何必呢!我现在倒非常想找到那个人……应该 说，车上有想帮助我的同志。我特别想去访问访问 他……

**恬** **恬** 这几天你就没想想我?

肖 肖 你到处奔波，太忙，我找不到你。

恬 恬 我确实太累啦，疲倦极了——快支持不住啦。 肖 肖 你在干什么?

恬 恬 先不告诉你。我怕你会阻止，我已经精疲力竭 …… 肖 肖 歇手吧，别干了。我已经死了，没人帮你，我不能再

给你设计新时装了。没有了对美的创造，就只剩下 了做买卖。

恬 恬 我是想歇业不干了。整天是进货、卖货、盘点，算帐； 一会儿这个是抢手热货，赚上一笔，一会儿那个滞销 冷货，又赔进去许多。晚上躺在床上都得想着跟别 人竞争，睡不好觉。

肖 肖 别干了，太苦，太劳心。

恬 恬 可是，干这个上瘾呐!跟人赌博一样。有时候，我对 别的同行也挺冷酷的，连货源都保密，眼看别人赔本 也袖手旁观。

肖 肖 我知道，你虽然有了许多钱，可你生活得并不愉快， 也不幸福。

恬 恬 (眼泪汪汪)我挣的钱比你们多，可奇怪的是，总觉得 没有你生活得充实有味儿 ……

肖 肖 我不如柳风，他是个有成就的编导了。我好多事都

没干成，事业上没有什么成就，许多追求仿佛还是一 片空白。

恬 恬 不，不，从你一死，我忽然觉得自己心里，原来是一片 空白，为什么柳风对我老有一种隐隐的同情，怜悯； 原来他想当英雄，拯救我，超度我。

肖 肖 不，柳风是爱你的。我们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 我知道，你也喜欢他，就是有点犹疑……

恬 恬 (苦涩一笑)如果我不漂亮，还有什么资本能跟他平 等?靠钱?(摇摇头)最近，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象 车上那些乘客……对别人挺冷。

肖 肖 不，恬恬，干吗要自己贬自己?是因为你最近老思考

车上的事儿 ……

恬 恬 是啊，你死了，死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得干完 这一笔买卖，把钱赚够……为了你。

肖 肖 为了我?(调皮地笑着)那你甭费那么大劲儿!就弄

点黄草纸，打个方孔，做点纸钱烧烧就行了。现在还 有人糊个小汽车、别墅、电冰箱什么的纸活儿烧了， 给亲人用呢!

恬 恬 (佯嗔)你这家伙，还有心思开玩笑?人家为了你的

死心里难过极了，我想什么,你一点也不知道……

肖 肖 (喃喃地)死了?我是死了，死了啊!我知道有人替

我难过……

〔他思索着向一边踱去，伫立在哪儿。

〔柳风急匆匆上，满头是汗。 柳 风 (气喘吁吁)恬恬!

恬 恬 怎么啦，你不是为了肖肖在写东西吗?

柳 风 (着急地)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写好了，送到报社，可

是……又出了问题! 恬 恬 又出了什么事?

柳 风 报社的同志透露，正在研究追认肖肖为烈士，并要授

予他英雄称号…… 恬 恬 这不是挺好吗?

柳 风 好?!关键时刻有人给报社和领导捅了好几封信! 恬 恬 说什么?

柳 风 (难于启齿地)咳……

恬 恬 (着急地)说呀!说肖肖什么啦?

柳 风 (埋怨地)说什么?就是你那结婚证和抚恤金问题闹 的 。

恬 恬 这跟肖肖是不是烈士，是不是英雄有什么关系?

柳 风 明说了吧!人家怀疑肖肖生前有生活作风问题!有 人提出要查查是不是有非法同居的事!你呀，你看 看!

恬 恬 (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带点酸楚地)这帮人吃饱了没 事干撑的!正经本事没有，唯独这方面想象力特丰 富——一见男女握握手，马上想到是吊膀子，马上就 能想到床上镜头，就能想到私生子!(赌气地，带着

哭音)哼!明天我就在肚子上绑个大枕头，让他去说 好了!

柳 风 (不满地)恬恬!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气话!

恬 恬 (止住苦笑)柳风，说实话，你心里是不是也有点怀 疑?是么?是么?

柳 风 (低头不语) … …

恬 恬(追问)你心里是不是也有那么 一 点不舒服?对吗?

柳 风 不!我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我了解肖肖的为人。 而且，肖肖知道我是喜欢你的。

恬 恬 (有点痛苦地)难道，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肖肖就不能 当英雄?就不是英雄了?

柳 风 所以上级还要调查核实嘛!嘉奖令现在不能发，我 写的东西也出不来。

恬 恬 那我去找他们，我去声明……

柳 风 对!只有你自己去澄清，解铃还需系铃人。 恬 恬 我跟他们声明：我早就是肖肖的妻子啦。

柳 风 (愕然)你!你跟肖肖 ……是真的?!

〔恬恬沉思。肖肖从一边急忙走了过来。

肖 肖 恬恬!别这样?!干吗要这么说啊!柳风，别听她说

的这些!可能是她看到一个从小的朋友突然死去， 感情承受不了这么大刺激。人，有时候会产生幻觉 ……恍恍惚惚象真的一样，其实是海市蜃楼。

恬 恬 (含泪)怎么!肖肖，你也这样说?你是想当英雄?

肖 肖 没想过。你看我哪儿象个英雄啊?我有时候思想也

挺不好的。是有一次在你那儿，从傍晚到天亮，屋子 里就我们两个人……现在，我真该向你坦白——那 天我确实那么想来着，心里七上八下的直翻腾，脑子

里乱糟糟的……

恬 恬 我知道。就是为了这个，现在我特后悔，特后悔连吻 都没让你吻过一下……可你已经死了。

柳 风 (走过来，安慰地)恬恬!你不为死者着想，也该为活 着的人想想，为自己想想。你如果那样去声明，你是 个女人，今后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们都是生者



恬 恬 (思索)生者?——难道作为生者，你也不能容忍我 对死者肖肖的感情和曾经有过的那些事?不能容 忍 ?

柳 风 (沉默)……

肖 肖 柳风，请你别相信这种死无对证的事儿!恬恬是个

好姑娘，别看她表面，嘴上厉害，心可善良。你爱她 吧 。

柳 风 恬恬，我要向别人解释，你和肖肖没那么回事儿。

恬 恬 (固执地)要是有那么回事呢?你就不会来爱我了? 柳 风 (难言、沉默)……

恬 恬 那，就是有，就是那个下雪的晚上，肖肖和我研究日 本的原型剪裁法，不知不觉夜深了……

〔鹤发童颜的鼓手悠然地演奏着梦幻般的鼓点。

〔歌队哼唱起抒情的无字歌。她们向空中抛洒着洁 白的纸屑 — 下雪了。

〔恬恬仿佛正在大镜子前试穿一件新设计的漂亮时 装。肖肖痴痴地凝望着她——这是一双燃烧着渴望 的眼睛。

〔恬恬在镜子里发现肖肖正在欣赏自己，扭过身来望 着肖肖——这是一双情意缱绻的眼睛。

〔肖肖收回迷乱的眼神，掩饰地走去推开门——大雪 纷纷扬扬飘落——歌队队员翩翩走过，抛洒着红红 绿绿的纸屑——连雪花都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颜色。

肖 肖 啊!下了这么大的雪?

恬 恬 (以食指放在唇上示意)嘘!小点声!这么晚，也没 车 了 。

肖 肖 这可怎么办?雪落静无声， 一点也不知道 …… 恬 恬 那就别走了，住在这儿。

肖 肖 那，这……?唔，也行，我们说话儿，坐到天亮。 恬 恬 干吗要坐到天亮，还非得说话儿?睏死了。

肖 肖 (不知所措地望着恬恬，有些不安) ……

恬 恬 记得我们小时候唱的那个歌儿么?—— “小小子儿， 坐门墩儿，哭着闹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什么? 点灯作伴儿!吹灯说话儿!”(她轻轻地笑了起来)

肖 肖 (也傻笑着，他走近恬恬)恬恬，恬恬!我，我 …… (克 制住自己)我是不是挺傻的?恬恬，我老看不出你是 不是……喜欢我?

恬 恬 为什么?

肖 肖 我挺窝囊的——我有许多追求，可成功的很少，也没 能成材。不象柳风，他比我强，有出息。

恬 恬 你们俩各自好象都少了点什么,要是能合成一个人， 就太棒啦!

肖 肖 (凝视恬恬，沉默半晌)恬恬，我该走了 …… (欲推门)

恬 恬 (拉住他)你疯啦，这么大雪怎么走?!今晚就住在我 这儿，怕什么?

〔二人在门边站立，默默对视着。

柳 风 (急切地)恬恬!你们真的就住在一起了?

〔恬恬、肖肖在门边站立，默默对视着。

**柳** **风** 恬恬!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对么?根本没这回 事，是你心里觉得对不起肖肖，才胡编的，是么?

恬 恬 不!是真的，就是真的!(她走到肖肖跟前，拥偎在 他怀里)我跟肖肖说，吻我吧，抱紧我吧，象个男子汉 一样地吻我呀!我是你的。我们都是已经被划入大 男大女行列的人啦，怕什么?我什么都给了你，你把 我拿去吧——现在，就是现在……雪，多美啊!

〔肖肖痴呆呆又惊讶地望着恬恬， 一动不动伫立在那 里，似一尊雕塑，任凭恬恬拥抱、亲吻——根本没有 知觉一样。

〔柳风痛苦地捂上眼睛，低垂下头。

恬 恬 柳风!你把这些都写上，都写出来呀!这都是真的， 是真的!你这样写出来，肖肖才更象个男子汉，多美 好啊!(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柳 风 (痛苦地)那，肖肖的形象就不完整了，不完整了。还 有你，恬恬，还有我，我们怎么办啊?……我是想帮 他的，把肖肖的形象树立起来，写的时候，在别的方 面，我已经费了好大的劲儿来弥补。

肖 肖 (走过来)柳风!恬恬说的那些都是她现在想的，现

在想的，她是为了安慰我。其实，那天夜里，我在她 外屋小沙发上窝了一宿。

柳 风 肖肖，你应该是个英雄。我是想帮你一把的啊!搜

集整理你的事迹，挺费劲儿的…… 〔鼓手在不紧不慢地演奏。

〔一歌队队员戴上面具走下歌队席——范主任手持 公文包，匆匆走来，推门而入，张望，找寻。

**范主任** (发现)柳风同志，我到处找你! **柳** **风** 找我?什么事?

**范主任** 领导正在研究筹备叶肖肖追悼会的事。请你赶快写 一篇悼词之类的文章……(与柳风说着什么,下场)

**恬** **恬** 肖肖，听见了吗?要给你开追悼会了。 肖 肖 开追悼会?我也得参加么?

恬 恬 当然，你是主角。

肖 肖 主角?我是个蹩脚的末流演员， 一辈子没当过主角。 恬 恬 这次你是主角，而且是英雄人物。

肖 肖 ：不行，不行，我要憋不住笑场怎么办? 恬 恬 别紧张，一辈子就这一回。

〔恬恬向另一侧走去了。

肖 肖(伫立在那里，思索地)追悼会?主角?真逗!到时 候可千万不能笑场!(忽然想到)哎哨!追悼会之前 就该把我烧了吧?痛不痛?管他呢!得抓紧时间去 访问——那个人在哪儿呢?是谁喊的那声“把车开 到公安局去"?

〔歌队队员手擎面具，面无表情，在舞台上交叉穿行 ——肖肖在茫茫人群中寻觅。他在歌队队员行路的 塑姿中，苦苦思索，追忆……

肖 肖 (想起什么)对了，那天在车上还有一对年轻夫妻



〔歌队队员回归歌队席。肖肖向前走着，隐去了。 〔鼓手演奏出热烈跳跃的鼓点。

〔二歌队队员分别戴上面具走下歌队席——一对青 年夫妻小心翼翼地推开门，进入歌厅——他俩仿佛 在寻觅什么。

妻 子 (四顾)啊，没有人……听说，那个叶肖肖最后就是倒 在这儿啦，人家身上中了七刀啊!(有些紧张)咱们 走吧!

丈 夫 不!多少天了，我就想到这儿来祭奠祭奠人家。这 两天一看报纸就扎心窝子，闷得慌……

**妻** **子** 是啊，人家现在是英雄了!可你老得检讨……唉，算 啦!反正报上也没点你名，再说，这事儿能怨谁啊?

**丈** **夫** 怨谁?都怨你!(气咻咻蹲在地上)

**妻** **子** (反唇相讥)哟，哟，你五大三粗的男子汉没帮人家一 把，怨得着我们老娘儿们吗?!

**丈** **夫** 那天要不是你拉着我，我就上去了!我这个人从小 就想当英雄，老碰不上合适的机会。真窝心!这几 天夜里老梦见自己冲上去了——乒!乓!帮他把坏 人卡把住啦!

**妻** **子** (哭笑不得)哎哟，怪不得你半夜里在床上抻胳膊抡 拳的，都是后悔药闹的!

**丈** **夫** (仍沉浸在精神胜利之中)我挺身而出，大喊一声

——我逮住凶手啦!这是什么成色?什么气派! **妻** **子** 哪儿跟哪儿啊?一惊一咋的，喊什么呀!

〔伴随着阵阵鼓声、披着风雨衣的肖肖走来了。

〔鼓声中，夫妻俩惶惶不安地寻觅着，望见了眼前的 肖 肖 。

肖 肖 (感兴趣地问)在车上，那句话是你喊的? 丈夫(疑疑惑惑)什么?喊什么话来着?

妻 子 (忙解释)车上是有个瞎嚷嚷起哄架殃子的，那个人 可不是他!

肖 肖 是喊“把车开到公安局去”,这毕竟是正义的声音!

**妻** **子** 噢，是这句呀!对，对，我听见了。你不提醒，我都忘 啦!(对丈夫)是你喊的吧?是你喊来着，没错儿。 你别老耷拉着脑袋了，这事儿你得跟大伙儿，跟你们 领导去说说呀!

丈 夫 (懵懂地)“把车开到公安局去”!没错儿，正义的呼 声，不含糊!我心里还真这么想过……(问妻子)哎， 我喊出声没有?

妻 子 怎么没出声?我听得真真的!

**丈** **夫** 没错儿，我也听见了——兴许那就是我喊的? …… 不，我怎么觉乎着那声音不大象我的嗓门儿呢?

肖 肖 (询问)不是你?

妻 子 (不甘心地)我怎么觉乎着是你喊的。是你喊的，你 就承认。人家不是说这是正义的呼声么?这是做好 事呐!

**丈** **夫** 我觉乎着是没喊。准是心里想过，可没喊出声来。 **妻** **子**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做好事不留名哪?!

**肖** **肖** 那毕竟是正义的呼声——虽然声音有点紧张、颤抖。 妻 子 还有点紧张、颤抖?那——可不怎么好。

丈 夫 不瞒你说，紧张颤抖我倒是有一点儿。反正那天我 心里挺乱的。(对妻子)都是你上车前跟我闹的!气 得正颤抖、哆嗦呢!

妻 子 (对肖肖)您别怪他，上车前我是跟他治气来着!您 千万别怪他，他平时倒是挺仗义的。那天全怪我 ……那天，我俩是回娘家去。

〔他们穿戴整齐走在路上。边叙述边表演当时情况 妻 子 那天，是我俩新婚第三天回门，走在街上，我跟他说

(对丈夫)嘿!去打两个点心匣子，可别净装桃 酥!现在讲究高档的，今天姐妹们都回家看新姑爷， 咱不能丢份!去，我在这儿等你!

丈 夫 (为难地)哎，哎。(对肖肖)她哪儿知道?为她要求 的高档物质文明——彩电、录音机、电冰箱，再加上 婚礼，把存款全搁进去了，还欠了帐!兜里没钱啦， 我是硬着头皮进了商店……

〔他走近歌队席——在商店柜台前晃悠着。 一歌队 队员(售货员)向他招呼，介绍商品。丈夫摇摇头，向 前蹭去，他翻出所有衣兜，只凑足了四角钱钢崩儿， 急得抓耳挠腮。

丈 夫 (不好意思走向柜台，指了指，交钱)来两串儿!

〔售货员递给他两串冰糖葫芦。他转身走出商店，把 糖葫芦举到妻子面前。

**妻** **子** (吃惊地)啊?就买两串糖葫芦?!

**丈** **夫** (陪着笑脸)我身上就搜出这四角钱 …… **妻** **子** (欲发作)你……真够可以啊!

肖 肖 (忙插入劝解)别，别!山里红是降血压软化血管的，

老人、孩子都准爱吃!

丈 夫 就是嘛!中国名产。外国还没有这玩意儿呢!

妻 子 (火冒三丈)让你哄孩子呐?想把我们老头牙咯崩了 是怎么的?损不损?缺德不缺德?!

丈 夫 你别骂人缺德好不好?注意语言美啊!

妻 子 你就是缺德!不爱听啊?咱们散伙啊，离!

丈 夫 (正在火头上)离!你说的?离就离，谁怕谁呀?!

肖 肖 别这样，别这样，两个人结合在一块，要能互相理解，

是挺不易的!

妻 子 (哭着对丈夫)好哇你!刚结婚三天你就这么绝情， 告诉你，你还别拿离婚吓唬人!

丈 夫 你说的话又推到我身上?我看你呀，是组织上跟我 结了婚；可思想上就没有跟我结婚!

妻 子 我对你怎么啦?我跟你结婚图什么?图你工资高? 你挣两只烧鸡钱；图你有能耐?你连个大学文凭也 没有!我为了什么?

肖 肖 其实你知道他人好，你们应当相亲相爱，这是爱情。

何况对别人，对同志也应该有一颗爱心……

妻 子 爱他?哪儿那么爱他?!我错了，我爱了 一 个屎克 朗 !

丈 夫 (对肖肖)那天，她就是这么说的!吵着吵着，她一窜 上了十三路汽车，要自己回家!我赶紧追上去了 ……(夫妻二人呈现在车上时的姿态)车上发生那件 事的功夫，我正憋气呐，心里堵了一个大疙瘩!再 说，手里还举着这两串糖葫芦呢，也没法上去拉架 ……两串糖葫芦，可别糟践了。

肖 肖 人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两串糖葫芦!

丈 夫 从知道你死了，往后我俩再也没心思打架了，心里就 象长了草一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嘿，这两串糖 葫芦!

妻 子 跟你实说吧，那天在车上，他是想过去管来着，是我 使劲拽了他一把。别看我骂他，跟他闹气，关键时刻 我还真怕他出事、吃亏。

肖 肖 为了那两串糖葫芦……你们没能帮我一把……这么 说，那天在车上不是你喊的那声“把车开到公安局 去"?

丈 夫 (痛悔地)不是我。单位都在组织讨论“1303”案件， 我直作检讨。懊恼得不行，来祭奠祭莫你……你是 英雄。

肖 肖 (思索着向前缓缓走去)那是谁呢!马上就要开追悼

会了，我还没有找到他……

〔夫妻二人凝视着肖肖，缓缓向后退着隐去 ~~·~~ 回归 到歌队席。

肖 肖 (忽然想起什么,忙寻找夫妻二人，不见。他向歌队 席方向大声喊着)你们夫妻俩别吵了!只是要记住， 人要有一颗爱心!(喃喃地)人干嘛要打斗呢 ……

〔他思索着向前走去，消失了 ……

〔鼓手犹自演奏出欢腾热烈的鼓点。

〔这里好象是剧院的什么地方。歌队员扮演档案柜、 材料架。范主任焦急地推拉抽屉，翻查材料，忙得满 头大汗。

〔柳风拿着一份报纸的小样，急匆匆上。

柳 风 (举着报纸小样)范主任，报纸小样出来了，明后天见 报，领导再审查一下吧!

范主任 (急忙摆手)不用了，不用了!为肖肖这事儿，弄得领 导已经很被动了。公安部和市委都追认他为烈士、 授予他一级英雄称号 有红头文件呐!那个郝处 长也严肃处理了，一撸到底，连党籍也没保住。咱们 领导也挨批评了，行动迟缓!

柳 风 (一笑)是晚了点儿。不过闻风而动也还可以。

范主任 (神秘地)只有补救一下吧。这不，党委研究要在追 悼会前，解决肖肖的党籍问题——只有赶紧追认喽。

柳 风 这是应该的。

·64 ·

范主任 (他翻查手中的材料)市委领导同志要来咱们单位检 查落实的情况，还要亲自来参加肖肖的追悼会呢! 你帮我想想，肖肖什么时候交的入党申请书?怎么 查不到?

**柳** **风** 和我差不多时侯写的。

**范主任** 是啊，是啊，你都入党好几年了……再找找。 〔二人在“档案柜”内及“材料架”上翻查材料。

〔恬恬背着吉他，疲倦地走来，她四顾环视，显得有些 心力交瘁。默默望着范、柳二人。

**范主任** (对柳风)肖肖到底交没交入党申请书?平时也没注

意他是不是争取入党的样子 …… **恬** **恬** (忍不住)他交过。我可以证明! **范主任** 恬恬同志?你可以证明?

**恬** **恬** (难过地)为这事，我还嘲笑过他。我说，你等着追认 吧!没想到竟成了真的。柳风入党以后，我还奚落 过肖肖 ……

〔三个人都沉默了，各自思索着。 〔鼓手演奏出一串串神奇的鼓点。

〔肖肖披着那件风雪衣，兴冲冲翩然而至。

恬 恬 肖肖!很快就要为你开追悼会了，报上那么多文章 赞颂你是烈士，是英雄；还要追认你为共产党员呢， 你高兴么?

肖 肖 (不安地)这几天，我心里挺不自在的。报上有的文

章说的太玄，那个英雄人物已经不是你们的好朋友 叶肖肖了。我怎么好象一下子离人们远了呢?我好 象不是我自己了，我这是不是给弄异化了?我挺紧 张的。

柳 风 (笑了起来)肖肖，你胡说些什么呀!人们要重新塑 造你!我写你的这篇东西，明后天就要见报。

肖 肖 柳风，你都写了些什么?怎么写的?快告诉我!我 一辈子老被别人审查，这回我得把把关，先审查审查 你的稿子!

柳 风 (翻动手中的小样)我从肖肖小时候写起 …… 肖 肖 小时候我也穿开裆裤，而且特淘气，你写了吗? 恬 恬 (笑了起来)肖肖!别打岔!

〔范主任坐在一边，耐心地埋头翻查档案材料。

柳 风 (捧着小样稿子)肖肖小时候就非常有正义感，具有 反抗强暴的性格……

肖 肖 是么?(凑到柳风面前，看他手中文稿)我看，我看 看!(笑了)柳风，你胡说什么呀?是这么回事儿么?

恬 恬 怎么啦?怎么啦?

肖 肖 那是咱们三人在幼儿园的时候的事。柳风比别人长 得高，又有劲，老欺负别的小朋友，抢我们玩具，还把 你打哭了……你忘了，为了报复他，我偷偷干了件坏 事，你还帮助放哨来着?

恬 恬 什么事儿?我放哨?

肖 肖(不好意思地)嘿，嘿嘿……我把他的桔汁给倒了，掏 出小几几，往他水壶里撒了一泡尿。

恬 恬 (哈哈大笑)想起来啦!你这个肖肖……柳风!这段 非写出来不可，多棒啊!

肖 肖(认真地)不行，不行!这不是噁心我么?

柳 风 (认真地)你是为了惩罚欺负小朋友的人嘛 ……

肖 肖 你光写虚的“正义感”、“抱不平”,又不敢写具体内 容，不行，不行，删掉，删掉!

柳 风 (无奈地)好，好。我说你是个优秀的演员，出色地扮 演过好几十个角色，这总不会错吧?

肖 肖(有点尴尬地)这么抬我，别人能服么?实际上我没 演过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在演出说明书上，我叶 肖肖三个字都没露过面，都概括在“本院演员”扮演 那一栏里。

柳 风 对这些，你从来都没怨言，也没争过角色，对了!你 演过一回主角，你忘啦?

肖 肖 没忘。那天是主角病了，临时让我替补。(回忆池， 边表演着)演英雄最后的死， 一步步走上高台，突然 一声枪响——啊!(捂着胸口，踉跄几步)又是几声 枪声效果，不知为什么,老不相信自己是英雄人物， 特别扭。(憋不住咯咯笑了起来)硬是笑场了，真糟 糕透了!(对柳风)你这个编导把我好一顿臭骂!你 难道忘了?

柳 风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你到舞工队，搞灯光、搞道具， 你都干得不错。

肖 肖 可是，我又迷上了时装设计。我爱给团里的同志裁

衣服，做衣服——尤其爱给女同志做漂亮的时装。

柳 风 我写了，写了!你看，有一大段呢! 肖 肖 可人家说我不务正业。

柳 风 现在人们去服装店做衣服，要等半年才能交活儿，同 志们都说，要是肖肖活着该多好!

肖 肖 (激动起来)他们还想着我呢!没错!我是想把人打 扮得更美。

柳 风 (激动起来)我描绘了你对时装设计艺术的热爱与执 着的追求，是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

肖 肖(有些兴奋)追求 … … 锲而不舍的追求 … 我甚至想 过，将来要办一个时装设计公司，打入世界市场…… (又涌上一股苦涩)可什么也没实现，没干成……别 写了，别写，什么也别写了……

柳 风 (为难地)肖肖，你这不让我写，那不许我描绘，我怎 么办呐?我是真的要把你写好，树起来。这篇东西 是在追悼会上代替悼词用的呀!

肖 肖 真的?

柳 风 是真的。只有这样写，我心里才能安宁，才能对得起 你……尽到了责任。

肖 肖 别，别，回头在追悼会上一念，我又该笑场了，多不严

肃 !

柳 风 你还不知道，这篇东西可能要代替你的自传收进档 案里呢，我一定得这样写!

〔在一边翻查材料的范主任，急得满头大汗。

范主任 (喃喃地)肯定找不到了 ……要是肖肖能补写一份就 好了!咳，肖肖啊肖肖，你弄得我们好被动 ……

肖 肖 (走到范面前)让我再补写一份什么?

范主任 (抬头见到肖肖，恍恍惚惚有了希望似的)啊，肖肖? 你来啦?都要把我急死了!你的入党申请书找不 到，不知放在哪儿了。正好，你赶紧补写一份，还来 得及，要不没法履行手续，我们没法向上级交待啊! 咱们已经挨批了。劳驾，帮我一把!

肖 肖 (激动地)我应该写，应该再写 … … 。我追求了 … … 我不是一片空白。

范主任 对，对，你是我们单位的光荣和骄傲啊!快，有纸有 笔，快来，桌子——

〔两个歌队员蹲跪在地，手捧帔巾，扮演桌子。

〔肖肖伏在桌面上，稍一思索，往纸上奋笔疾书。 〔恬恬、柳风、范主任围观，露出奇异的眼光。

〔肖肖写毕，郑重地捧起申请书默读一遍，又改了几 个 字 。

肖 肖 (郑重地将申请书交给范主任，带着神圣的感情)我

写好了。

〔范主任郑重地接过申请书。“桌子”退去。

范主任 (看申请书，吃惊地)怎么,肖肖，这是一张白纸啊! 肖肖，怎么没有一个字啊?!

肖 肖 (不解)别开玩笑，我明明写了，写了呀!

〔恬恬、柳风传看那张写不上字的申请书，面面相觑。

肖 肖 (怅然地)啊!我写不成了，我再也写不出字来了。

……我死了、死了。

恬 恬 (伏在肖肖肩上哭了)……那次，你交申请书以后，我 不该嘲笑你、奚落你啊!原谅我，肖肖!人们要为你 建一座雕像呢!

肖 肖 雕像?可别。我长得不好，挺难看的，个子又不高大



柳 风 可你是个英雄。你面对歹徒是那样勇敢，毫无惧色! 肖 肖 (真诚地)你看见了?你根本没有看见那场面!当

时，我好紧张……没一个人帮我……面对持刀的凶 手 ……

柳 风 那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什么感觉?我需要描写。我 ……没看见……我想知道。

肖 肖 面对两个持刀的凶手吗?(有点生气地)就是拿破仑

也说，他第一次上战场时只有一种感觉：想找个厕

所 。

恬 恬 (拥抱他)肖肖，你真好!真好，我从心底里崇拜你! 肖 肖 我只是觉得他们不该偷人家东西；不该割人家衣服，

破坏美。我觉得应该制止他们。我没想这么多 …… 如此而已。

〔一歌队员戴上面具——职工持一个硕大的空的木 镜框，走下歌队席。把镜框放在二歌队员扮演的支 架上。

职 工 (将木框给范主任过目)范主任!照片框子做好了， 赶紧把肖肖的像片找出来去放大，不然赶不上追悼 会用了。

**范主任** (急忙又翻捡一摞剧照)在资料室保存的照片都翻遍 了，没找着合适的呀!

肖 肖 我长得不好看，不上像，从来不爱拍照片。 柳 风 (着急地)找剧照，找剧照也可以嘛!

范主任 (找出一张，高兴地)这一张有肖肖!

〔柳风、恬恬传看照片，面面相觑。

柳 风 不行，不行!这是他演的特务甲 …… 范主任 (又抽出一张)这个戏里有肖肖。

〔柳风、恬恬传看照片，神情沮丧。

柳 风 不行，不行!他演的是那个匪兵乙……

肖 肖 别着急，别着急!在根据样板戏移植的那个戏里，我 演的是个正面人物——一个民兵。

范主任 (忙抽出一张大剧照)在这儿!在这儿!

柳 风 (看照片，难过地)肖肖在台角端着枪站岗呢，只拍上 了一个后脑勺!……这怪我，没分给他一个好角色。

恬 恬 (泪光闪闪)肖肖，别难过，你会有一座塑像，很大很

大的塑像，金灿灿的……立在你死去的地方。(她捂 着脸走向一边，哭了)肖肖，你相信么?

〔肖肖心中有些酸涩，眼睛湿润了，踱步到二歌队员 举着的大镜框后面，伫立在那儿默默沉思。

**范主任** (突然发现肖肖静立在木框后，似镶嵌的一幅照片) 别动!别动!你们看!

〔恬恬、柳风望去——镜框里的肖肖在笑。

范主任 哎呀!好肖肖哇，千万帮帮忙，就这样参加追悼会， 再帮我一把 ……

肖 肖 行行，没得说! ……这样好么?追悼会上我当主角?



范主任 (陪着笑脸)肖肖，呆会儿你可精神点儿，提着点气， 让人一看就是个英雄的样子!

肖 肖 您可别逗我啊!我蹦不住劲儿，爱笑场! 〔一歌队员报告。

歌队员 报，报告主任，刚接到电话，市里领导同志的车队已 经准备出发了!

**范主任** (急忙)好!好!(对歌队席)同志们，我们准备，赶快 准备 ……

〔一片忙乱——范主任指挥着歌队员收拾挽联、整理 队伍。柳风、恬恬在忙乱中隐去了。

〔四歌队员各挑一幅挽联，簇拥着镜框里的肖肖，似 灵车，似送殡的队列方阵，排列停当。

范主任 (下令)同志们!我们出发吧! 〔鼓手演奏出行进的鼓点。

〔高挑挽联为前导的送殡队伍，簇拥着镜框里的肖 肖，急匆匆奔向火葬场—

〔队伍在行进中，范主任忙前忙后指挥着。

〔肖肖留恋地张望沿途美好的生活图景，不时离开镜 框和队伍，但不时又被范主任按放回原处。肖肖仿 佛还在寻找什么人，又似乎还有许多未了之事在心 头萦绕……

**范主任** (边走边恳求地)肖肖!呆会儿在市领导同志面前， 你千万包涵，别提那份入党申请书找不到的事儿!

肖 肖 怎么啦?

范主任 咱们头儿已经挨射了!你别着急，准能解决——我 来做你入党介绍人，怎么样?其实你不知道，党的大 门一直是对你敞开的嘛!

肖 肖 (一笑)是啊，就是咱们这儿把门儿的严了点儿。您 放心，我准不提这码事儿。

〔队伍仍在行进中。二歌队员分别戴上兄妹的面具， 迎立在行进的队伍前，向镜框里的肖肖“遗像”深深 鞠 躬 。

范主任 (忙向队伍挥手)停，停一停!(对兄妹)你们二位是 ……?

哥 哥 (捧着黑皮包)我们想赞助伍千元给你们领导 …… 范主任 (大惑不解)怎么回事?来了就交五千元?!

妹妹(挎着个大篮子)听说有个姑娘到美术工厂交了五万 元订金，为英雄定做雕像，我们也想表表心意……

范主任 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钱，我们不能收! 兄 妹 (恳切地)收下吧!

〔肖肖从像框下钻了出来，走到兄妹面前。

肖 肖 (回忆地)你们俩是谁?我怎么看你俩特面熟? 妹 妹 (难过地几乎哭了)您还记得我们兄妹俩么?

哥 哥 那天从车上下来，我们心里好难受。

肖 肖(恍然)记得，记得。一定是你们喊了一声“把车开到 公安局去”,是么?

哥 哥 (面有愧色地摇摇头)没有。我没有喊。那天，我手

提包里装了五千块钱，进城来给妹妹办嫁妆…… 肖 肖 (理解地)农民日子富起来了，应该的!

哥 哥 (回忆，边说边表现当时的情景)车上一吵吵有小偷， 我心里就直发毛，赶紧检查自己的手提包……当时 车上打起来了，我光顾了紧紧抱住手里的提包了 我光顾了保护这五千块钱了!没能，也没敢上 去帮把手……眼看着你……

肖 肖 那是你们兄妹的血汗钱啊，不容易!

妹 妹 (含着眼泪)我们在车上的人，没能帮你一把……

肖 肖 我好象记得，你已经摔在了地上，还全身都扑在那个 大篮子上，保护里面的东西……你腾不出手来帮我。

妹 妹 (她仿佛仍在护卫着篮子)那里边是二十只刚刚满月 的小兔……也是二十只小生命。

肖 肖 (感兴趣地蹲在篮子边)小兔儿?真有意思。

妹 妹 城里第一幼儿园，要给孩子们养点小动物，让孩子们 能给它们喂把草，喂片菜叶，教育孩子们从小要爱护 小动物。小生命毛茸茸的……

肖 肖(兴奋地)真好!教孩子们从小爱护小动物!真好!

哥 哥 我们兄妹俩办了个小动物商店，有小狗、小猫、小兔、 小鸟……挺受人欢迎。

肖 肖 真有意思!你们怎么想起办小动物商店的?

哥 哥 我妹妹从小喜欢小动物。她有 一 只心爱的小花猫， 让几个孩子给吊死了……

肖 肖 (有些黯然)啊……我明白，明白了。

范主任 (催促)肖肖，归位吧!(把肖肖重又安置在像框后) 同志们!上路吧!

〔鼓声起，队列又继续行进了。

兄 妹 (追着队伍)让我们也参加追悼会吧!

〔队伍行进，到达目的地，安置好挽联、像框，歌队员 回归歌队席。肖肖伫立在像框后，显得有些疲累的 样子。

〔稍顷。恬恬穿一身洁白的衣裙，急匆匆赶来。她环 视追悼会场—

恬 恬 (缓缓走近像框)肖肖，我来晚了，你不生气吧?

〔范主任满头大汗地跑上，四顾寻觅。

**范主任** (着急地)啊，恬恬!看见柳风没有?他没跟你在一

起?糟糕!领导都到齐了，追悼会没法开始! 恬 恬 怎么啦?

范主任 咳!悼词!悼词在柳风手里——肖肖都审查过的那 篇东西，在柳风手里呐!

肖 肖 (从木框里探出身子)没关系，没关系!别念那个倒 好。要不，我可没准得笑场!

范主任 (着急地)哎哟!肖肖，你别添乱了 …… (对恬恬)恬 恬同志，关于抚恤金问题，我一定为你争取!

〔他急匆匆呼唤着“柳风”!下场。 肖 肖 (劝解地)恬恬，抚恤金别要了…… 恬 恬 不!我就缺五千元了 ……

肖 肖 别要了，真的，现在话剧不景气，上座率低，剧院财政

方面挺困难的，省下这笔钱，还可以排个戏。

恬 恬 肖肖，你挺高风格，可人家想着你没有?!我已经交

了五万元订金，倾家荡产的五万元!塑像要青铜的 ……还差一万元呢……

肖 肖 (不知说什么好)何必呢，何必呢，恬恬……你今后怎 么办?

恬 恬 反正再也不经营时装了……

肖 肖 (真挚地)柳风是一直爱着你的。 恬 恬 也许，我就嫁给他。你愿意吗?

肖 肖 ……过一会儿，我就变成一缕青烟了……送进那个

大炉子里，我最后一次燃烧起来，一定很疼吧?

恬恬(眼睛湿润了)不，肖肖，你不会疼了。是活着的人

疼；爱你的人，心会疼的。肖肖，你后悔么?

肖 肖 (深沉地思索)为什么要后悔?只是有 一 点点遗憾



〔激情中的静默。二人飘飘荡荡的思绪和缱绻情意， 化作歌声从颤动的心底流淌而出——恬恬的《彩贝 之歌》和肖肖的《小鸟之歌》——重叠交叉融汇在茫 茫空间。

**恬** **恬** **(** **唱** **)**

人生象喧嚣的海潮

沙滩上留下彩色的贝壳……

**肖** **肖** **(** **唱** **)**

我是那受伤的小鸟

也为人间留一片御寒的羽毛…… 恬 恬 ( 唱 )

我用贝壳捧一掬海水……

肖 肖 ( 唱 )

微笑，微笑，对过去我含着微笑……

**恬** **恬** **(** **唱** **)**

绚丽云霞在贝壳中闪烁

大海浪花在我手中跳跃 …… 肖 肖 ( 唱 )

我是那残叶的小草

也为绿色的春天默默地祝祷 …… 〔歌罢。二人执手默默对视良久。

恬 恬 啊，真遗憾!我想叫美术工厂按我说的样子塑像，他

们不肯。

肖 肖 什么样子?

恬 恬 (忘情地)我看过一张照片——罗丹那座《吻》的雕 塑，真美!就这样-

〔歌队员形成各种雕塑造型。

〔恬恬拿掉镜框，依偎在肖肖身边，吻他——形成了 一座《吻》的雕塑。

〔舞台上的许多镜子，从各个角度映照出肖肖和恬恬 《吻》的塑姿。

〔肖肖飘飘渺渺离开了恬恬的怀抱，他身上那束彩色 的光，仍留在恬恬的臂弯里 ……

肖 肖 (环视人群，仿佛眷恋地告别)那个大炉子里已经燃 烧起熊熊火焰，我就要投身进去，变成一缕青烟飘散 开来。多少年后，空气里仍然会有永远不灭的小小 分子，在你身边飘荡，轻轻向你呼唤 ……

**歌队员** (四顾寻觅，呼唤)肖肖!肖 — 肖 — — !

肖 肖 (含着眼泪，深情地)人们啊!我永远和你们在 一起

〔肖肖在呼唤寻觅他的人群中，缓缓巡行 ……

〔歌队员高高举起那个空空的木像框——只有一支 桔红色的光投射着它。恬恬怅然若失，扑抚在像框 边 。

〔柳风急匆匆走来，见状，伫立一边，静静凝视着恬恬 扶抚空木像框的塑姿，和缓缓巡行向深处退去的肖 肖。他思绪激荡。歌队员分别变幻，仿佛回复为车 上打斗时的塑姿 ……

柳 风 肖肖!恬恬!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那天，我也正在 那辆十三路汽车上，肖肖没有看见我。那个喊了一 声“把车开到公安局去”的人，就是我啊!事后，我就 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写了这个戏。不，不，也许这一 切，都是肖肖死后，我头脑中、心灵中飞腾的思绪 ——如果我在那辆车上，我是个什么样子?

〔在人群中缓缓巡行的肖肖，向深处走去，他的身影 终于消逝了……

〔那位冷峻而略带神经质的鼓手，仿佛老泪纵横，奏 出一阵阵激昂的鼓点。

〔人们昂首倾听-—仿佛空中传来永恒的鼓声!

〔只有一束桔红色的光投射在那个空空的木像框上



**剧** **终**

**赵氏孤儿**

金海曙



**第** **一** **场**

**地** **点** **：**赵宅

**人** **物：**程婴、赵盾、公主、程婴妻、灵辄、赵母、魏绛、公孙杵 白、韩厥、赵朔、家仆、提弥明、晋灵公、屠岸贾、顾候

赵盾和屠岸贾相比儒雅一些，成名以来，他始终占有 政治上的优越地位，没有受过大的挫折和伤害，他思 虑周详、细致，说话慢；屠岸贾则由于二十年前被发 配大漠，显得要粗犷一些，下手也快、狠、不留余地， 气度算豪放派的。公孙杵臼资历深厚，做事阴，讲话 也有点玄。晋灵公则是刚上台的青年政治家，有抱 负，说话相对直接，但也很政治。赵母是个见过大世 面的人，爽快透彻，说话往往切中窍要。顾候是屠岸 贾的忠实门客，狭隘、心怀仇恨，但在第一场中，暂时 还轮不到他说话。其余如韩厥、提弥明、魏绛等则为

碌碌官僚，各有各的小算盘。程婴是赵盾门客，和赵 家渊源深厚，富有诗人气质，做事利落。

黑暗。

程 婴 我就要当爹了，不容易啊，已经四十岁了。那么多 年，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这孩子过几天就要生下 来，我反而变得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不知自己该做 些什么才好。生于乱世，祸福难知!这些日子，我每 天都要做很多很多梦，每次在梦中，也都会有一个孩 子，他从我的眼前跑过去，然后就消失在茫茫的黑暗 里。每次，他一消失，就再也没有回来。这真是一个 不吉祥的兆头，我知道，这非常不吉祥!这些梦像是 想要告诉我些什么,可我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 明白。我只能为这孩子祷告，苍天赐福!

灯光亮。舞台分两个部分。 一边寿宴大厅， 一边赵 盾书房。

仆人穿梭忙碌操办赵盾母亲的七十寿宴。 赵盾在书房里写字。

赵 盾 就要当爹了嘛——你想得太多啦。

程 婴 在下中年得子，喜出望外，请赵丞相赐名。

赵 盾 你刚才说到乱世，说得好啊。如今七国争雄，其兴也

勃焉，其亡也忽焉，谁也不知道这睡一觉醒来，明天 的世界，又会变成怎样。我看你这孩子，就叫程勃 吧。

赵盾写条幅，八个大字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赵 盾 这给了你吧。

程 婴 谢丞相。(端详条幅)真是好字! 赵 盾 去看看老太太起来了没有。

程 婴 是 。

赵 盾 看到赵朔，就让他过来。 程 婴 我这就去找。

赵 盾 不忙。老太太寿宴要紧， 一会儿客人多，别太乱了。 程 婴 是 。

程婴妻和公主两个孕妇在寿宴大厅上亲密地说话。

我们听不清她们在说些什么,但偶尔能听见她们的 笑声。

程婴从书房出来。

**程婴对妻子** 你别老缠着公主，让她歇歇。

**公主笑** 是我让你媳妇跟我说话的，解解闷，你可别瞎操心。 程婴妻 别理他，他就是喜欢多管闲事。

灵辄上。

程 婴 灵公公来得早啊，别的客人可都还没到哪。 灵 辄 小人就是想着第一个来给老太太拜寿的。 程 婴 谢灵公公。

灵辄取出寿礼 这是两颗南海的夜明珠，算小人给老太太的 一点心意。

程婴接礼盒 都是自己人，又何必那么客气。 灵 辄 小人想见一见赵丞相。

程 婴 请这边来。

程婴带灵辄到赵盾书房。 程 婴 灵公公，您自己进去吧。 灵 辄 哎，谢了您啦。

程婴下。

灵辄进书房。 跪倒在地。

**赵** **盾** 起来起来，怎么行这大礼?

**灵** **辄** 小人二十年前沿街乞讨，如果不是您老人家接济，我

母子二人早就死于非命，丞相恩重如山，无以为报。 赵 盾 你还记着那么多年前的事——也难为你了。

**灵** **辄** 小人告退。

赵 盾 慢 着 是不是有了什么为难的事?——有就直 说 。

灵 辄 小人没有。

赵 盾 都是自己人。

灵 辄 是，小人知道。今天是老太太七十大寿，小人只是来

表示心意，恭祝老太太长命百岁、福寿安康。

赵 盾 嗯，那你去见过家母吧。

**灵** **辄** 小人是个宦官阁竖，不祥之人。老太太那里，还请恩 公代为拜祝。

**赵盾站起** 老夫替家母谢过。

灵辄退下。

**程婴妻** 还不知是男是女呢。 **公** **主** 我想要个男的。

**程婴妻** 就算是个女的，像公主这样的巾帼豪杰，也不输给了

他们男人。 公 主 总是不好。

**程婴妻** 那也是啊，人活一世，讲的就是一个传宗接代，你要

生了个男孩，也算替驸马爷了了一桩心事。

公 主 唉——生个孩子——真有操不完的心。 程婴妻笑 你操什么心，样样都给你伺候好了。

公主笑 对了，要是咱们都生了男的，就让他们结拜作兄弟， 要是一男一女——

**程婴妻打断话头，笑** 哎哟，您可别再说了。您是金枝玉叶， 当今王上的妹子，咱可高攀不上。

公 主 嗨，闺房之中，还讲什么金枝玉叶。 提弥明全副戎装，佩剑铿锵上。

**公** **主** 哟，提弥明将军。 **提弥明** 老祖宗哪?

**程婴妻** 说了会儿话，刚进里屋歇着去了。

**提弥明** 哦，那我先进去跟丞相禀报个事，回头再来向老祖宗 叩头。

**公主笑** 算啦，你们都是些假私济公，说是来给老祖宗拜寿， 没一个是真心实意的。

**提弥明，作势欲跪** 那我先给公主请安，您瞧着赏什么吧。

公 主 我可不敢当，你还是留着精神，回头给老祖宗多叩几 个头吧。

**提弥明笑** 就算公主不说，给老祖宗叩头，我也是心甘情愿 的 。

提弥明进书房。 **提弥明** 给丞相请安。

**赵** **盾** 你不该来。

**提弥明** 末将是来给老祖宗拜寿的。 **赵** **盾** 别人也都这么看吗?

**提弥明** 末将鲁莽。

赵 盾 有什么事，说吧。

**提弥明** 末将虽然做着个骑都尉，但却是闲差 — **赵盾笑起来** 别人都怕忙，你倒是怕闲。

**提弥明赔笑** 末将生来就是个贱命。

**赵盾直接地** 你是想当这个骁骑营的都统吧。 **提弥明** 丞相明鉴。

**赵** **盾** 昨天韩厥韩将军也跟我说起过这事。

**提弥明** 末将虽然粗糙鲁莽，但追随丞相二十年，忠心不二! 赵盾凝视提弥明。不语。

提弥明跪下 不管什么事，只要丞相发话，末将立即办到!

片刻，赵盾缓缓道：“我可没什么要你办的事，你起来

吧 。 ”

**提弥明站起** 那韩厥不过是个纨绔子弟，末将可是实实在在 靠打仗升上来的。

**赵** **盾** 嗯，你这事，我要再想一想。 **提弥明** 全靠丞相栽培。

**赵盾点题** 你对我忠心，我是知道的，但你以后做了骁骑营都 统，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张扬。

**提弥明大喜** 末将明白。 **赵** **盾** 有空念点书。 **提弥明** 是 。

赵母上。

公主和程婴妻二女欲跪。

**赵母乐呵呵地** 快别。你们都是要生的人了，歇着吧。 公 主 给老祖宗请安。

**赵母坐下** 刚才那么高兴，在说些什么哪? **程婴妻笑** 公主胡说八道哪，您快管管。

赵 母哦?有什么笑话也说给我听听，让我也高兴高兴。 公 主 您七十大寿，就是最高兴的事了啊。

程婴妻快嘴快舌 公主说，要是咱们生了一男一女，就让他们

做夫妻。

**赵母笑** 那也算不得胡说啊。

**程婴妻** 老祖宗想想，公主是个尊贵之人，他爹程婴不过是个 下人门客，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怎能攀得下这门亲 事，咱可不能自找没趣。

赵 母 什么门当户对!这做人，得意的时候就应该预留退

步。你俩的这事，我做主了。 **公** **主** 还是老祖宗懂我的心思。

提弥明出书房。 **提弥明** 给老祖宗叩头。 赵 母 正事办完啦。

提弥明 给老祖宗踏踏实实叩个头，就是末将的正事。 **赵母笑** 你们说的，可是一个比一个好听啊。

**提弥明赔笑** 末将不敢。 程婴陪魏绛上。

程婴 魏大人请。

魏 绛 给老祖宗拜寿。

赵 母 哦，魏大人可是稀客啊。

**魏** **绛** 不敢。老祖宗这是在骂我。

**赵母笑** 我哪敢骂你，你的无私铁面可是出了大名的，今天你 来也未必是给老身拜寿，有什么国家大事，快到书房

里去说吧，我可不耽误你们。 **魏绛文绉绉地** 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赵母对公主** 他们都是借着给我拜寿的名，要干别的大事哪。 公主笑 老祖宗明白。

**赵母呵呵大笑** 那我这寿宴，不是就成了开会了吗? **程婴妻奉承地** 还是老祖宗的面子大。

魏绛进书房。 **魏** **绛** 拜见赵丞相。

**赵** **盾**贵宾贵宾，那么些年，你魏大夫可是从未上过我的门 哪 。

**魏** **绛** 丞相日理万机，下官不敢打扰。

**赵** **盾** 你来的意思，我知道了。 **魏** **绛** 求赵丞相网开一面。

赵 盾 你这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 魏 绛 下官无罪!

赵 盾 你有罪没罪，现在还不知道。

魏 绛 ；赵丞相，如今七国争雄，世事纷乱，只有秉公执法，才 是治国之道。晋国存续危亡所系，下官不敢徇私。

赵 盾 你不敢徇私，那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魏绛不语。

片刻。赵盾：“做人和做官，都要实在一点。”

魏 绛 下官只懂执法，不懂做官，还求赵丞相指点 一 条明 路 。

**赵** **盾** 明路?你抓了俎麂，是惹下大祸了!

**魏** **绛** 是。下官糊涂!

赵盾略带讥讽地 你有本事抓他，就应该有本事放了他啊!

魏绛出汗，掏出手巾抹额头 下官实不知他组麂乃是太后的 心腹。

赵 盾 王上即位不到一月，这事情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魏 绛 赵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求赵丞相做主。

赵 盾 你这事，做主的是太后!

魏 绛 职小位卑，太后那里，下官说不上话。 程婴进来，低头在赵盾耳边私语。

**赵盾对魏绛** 你来了，那也算是给我面子，我来想想办法吧。 魏 绛 谢赵丞相。

魏绛退下。

赵 盾 是老丞相自己来了吗? 程 婴 是，快进门了。

赵 盾 请老人家进来。 程 婴 是 。

程婴出来。

公孙杵白和韩厥上。 赵母、提弥明等站起。

赵 母 哟，老丞相亲自来了，这面子可给得大了!

**公孙杵臼大笑** 转眼你也七十啦，当年你刚入赵家门的时候， 还是一个黄花闺女哪。

赵 母 多谢老丞相几十年的照应。

**公孙杵白摇头，竖起大拇指** 这话可是说反了，我哪里照应得 了您的儿子赵盾啊，他现在可是咱们晋国的这个。

赵 母 还请老丞相多多教诲。

**公孙杵臼顿着拐杖，表示不满** 太客气了。

程婴妻 老丞相、韩将军坐。

**公孙杵白** 你们都不要忙。我一是来祝寿，二是想来找赵盾 说说话的。老啦，好些时候没说话，就是想找人说会 儿话啊。

公 主 老丞相这边请。 程 婴 老丞相请。

程婴搀扶公孙杵臼往书房去。

公 主 韩将军，您别去找我公公，坐下来，陪老祖宗说会儿 话。

**韩** **厥** 我就是专门来陪陪老祖宗的。老祖宗，要我陪着您 吗?

**赵母笑** 那好哇，你要不嫌我闷气，就一起说说。

**韩** **厥** 提弥明将军来了好一会儿了吧。 **提弥明** 我也刚跟老祖宗说了一小会儿。

**韩厥笑，话里有话地** 老祖宗，这提弥明将军可是个大忙人 哪，能陪着您说说闲话可是件稀罕事儿。

**赵母笑** 等你活到我这岁数了，来陪你说话的人，也少不了

啊 。

**韩** **厥** 老祖宗福泽深厚，末将哪里敢跟老祖宗比。 **提弥明** 你韩将军的福气，可也不算小啦。

**韩厥笑** 咱们的事情另说，今天可是老祖宗大喜的日子。

程婴从书房出来，经过。 韩 厥 程大管家，干吗呢?

程 婴 丞相找公子，不知上哪儿去了。

韩厥大笑 这我可知道，我要找了出来，老祖宗可得赏我。 **赵母笑** 你俩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哥们，你去找吧。

韩厥走向舞台另一侧的小门。

一阵做爱的男欢女爱的声音，粗重的喘息。 韩厥敲门。

赵朔出来，衣冠不整。

赵朔整理衣服 嘿，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韩 厥 公孙老丞相来了，跟你爹说话呢。你爹找你。 赵 朔 你可别瞎说是在这儿把我找到的啊。

韩 厥 我说你在后院练功夫，这行了吧。 赵朔大笑 好，就是这么说。

门开，出来一个丫鬟。

赵 朔 你到后院去，客人快来齐了，别到处瞎转悠。

丫鬟仓促整理发髻，下。

韩厥回到老太太身边些下。

赵朔来到书房，公孙杵白正和赵盾说话，他没敢贸然 进去，站在门外听着。

**公孙杵白** 你玩物丧志，可是清闲得很哪。 **赵盾笑** 聊以忘忧而已。

**公孙杵白** 王上调屠岸贾回京，你听说了吗? **赵盾一惊，站起** 您说什么?

**公孙杵臼坐下** 不祥之兆啊。

片刻，赵盾：“多谢老丞相关照。”

**公孙杵白** 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也是自古皆然。 **赵** **盾** 我现在也是骑虎难下。

**公孙杵白** 下?你想下? 赵盾一时无语。

公孙杵白发出一阵苍老枯燥的笑声。 片刻，赵盾：“这我明白。”

**公孙杵白** 明白了好啊。

**公孙杵白敲着桌上的棋子** 你我都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赵** **盾** 太后说什么了吗?

**公孙杵臼** 太后?太后能说什么?

片刻，赵盾定下神来：“庙堂之上，又要走马换将，另 有一番气象了。”

**公孙杵日慢悠悠地** 你可是首当其冲啊。 **赵** **盾** 那是——听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公孙杵臼** 恐怕也不会有太多的日子。派去西域的钦差，已 离京一个多月了。

**赵** **盾** **哦，有一个月了?** **公孙杵臼** 机密得很哪。

**赵盾笑** 老丞相这一说，就不是机密了啊。

**公孙杵臼呵呵大笑** 该说的说完了，老夫还是去跟你娘说会 儿话吧，老啦，就是想跟老人说话。

家仆匆匆奔上。

**跪** **报** **王上驾到!**

赵母等站起。

**公主大喜** 我哥哥来啦? 家 仆 銮舆已到前门!

赵朔快步过来，对程婴：“宫里说过王上要来吗!” 程 婴 没有。

赵 母 快叫你爹!

家仆应声而去。

**程婴妻** 老祖宗，奴才先下去了。 **赵** **母** 哎 。

公主帮母拍打、整理衣服。 程婴妻下。

赵盾和公孙杵白从书房出来。 晋灵公上。

**晋灵公弯腰一揖** 给老祖宗拜寿。

全场跪下。

赵 母 老身实不敢当。

**晋灵公大笑** 都快起来——赵朔赵公子是先王的驸马，也是 孤的兄弟，这是私宴，不是公堂，咱们说起来可都是

亲戚，就用不着这套虚礼了吧。 赵 盾 王上恩德广被，臣刻骨铭心。

**晋灵公** 你这些都是官话。孤今天就算不是给老祖宗拜寿， 来看看自己的妹子，还不行吗?

**公主大喜** 谢过哥哥。

**赵盾坚持官话** 臣 尊 旨 。

**晋灵公一笑** 赵丞相。你是朝廷的中流砥柱，夙夜操劳，也是 为国为君。孤即位未久，凡事还要多多依仗你哪。

赵盾 臣敢不鞠躬尽瘁，报之以死。 晋灵公笑笑 那好啊。

晋灵公对韩厥 韩将军，你少年有为，要多向公孙老丞相和赵

丞相学学。

韩 厥 是，末将明白。

晋灵公 刚好你们文武大臣都在，待会儿我来给你们介绍一

个老熟人。 赵 盾 哦，是谁啊?

晋灵公 一会儿就知道了，先请老祖宗上座。

众人入席。 场外报 屠大人到!

众人站起，晋灵公、赵盾、公孙杵白端坐不动。 屠岸贾快步上。对晋灵公倒头便拜。

**屠岸贾** 拜见王上。 **晋灵公** 免礼。

**赵母惊** 是屠大人!

屠岸贾再拜赵母。

**屠岸贾** 给老太太拜寿，恭祝老太太长命百岁。 赵母冷冷地 可不敢当。

**赵盾站起** 屠大人二十年不见，依然是风采如昔啊!

屠岸贾 托赵丞相福——老太太七十大寿，在下有薄礼献上，

来啊。

顾候上，对赵母跪倒，献上一个盒子。

**赵** **母** 屠大人亲临，已然蓬草生辉，又何必多礼?

**屠岸贾** 西域荒僻之地，也没什么好东西。这是在下当年离 京之时，带去的一块玉，亲自打磨成的花瓶。

屠岸贾打开盒子，取出花瓶递上。 程婴接过。

**赵** **母** 这份礼可是贵重得很了。

**屠岸贾** 这花瓶在下整整琢磨了二十年，也算得上是精雕细 刻了。

**赵母针锋相对** 屠大人如此挂怀，老身可是生受不起!

**屠岸贾** 赵丞相对在下有大恩大德，不过是在下的一点小小 心意。

**晋灵公大笑** 屠岸贾，我赦了你的罪，调你回京，可不是让你 们来唇枪舌箭的!

**屠岸贾** 臣知罪。

晋灵公站起 如今天下七国争雄，海内攘扰，力强者胜。咱晋 国将疲兵弱，国库不实，眼下正是国家的危急存亡之 秋啊。先王雄才大略，孤处处不如先王，为今之计， 只有靠你等各人人尽其才，精诚团结，发愤图强，才 能开疆拓土，让晋国自立于数强之间。说到 — (晋灵公看了看各人)你们都是孤的股肱心腹，也都 是朝廷的栋梁，既然孤已调屠岸贾回京官复原职，从 今而后，你们也就是一殿之臣了，过去你们之间的那

些恩怨情仇，看在国家的面上，就不必再多说了吧! **赵盾、屠岸贾** 臣尊旨。

晋灵公 好!就是这么说。拿酒来，给老太太上寿!”

**第** **二** **场**

人 物：顾候、屠岸贾、魏绛、晋灵公、赵盾、程婴、赵朔、公孙 杵臼、韩厥、提弥明、组魔、赵母、灵辄、王太后、小太 监、家将、仆人、狗

屠宅。

黑暗。一阵暴戾的狗吠，一个女人叫喊。 气氛是恍惚的，冷酷的、不真实的。

我们将要看到的顾候是一个纯粹仇恨的代表，他怀 着一种彻底的、现实主义的、无可解释的仇恨，这使 他看起来有些表情呆滞，但非常果断。舞台的一角 竖着一个稻草人。灯光。仆人上，他手上提着一副 鲜血淋漓的羊内脏。

仆 人 顾老爷，羊肝、羊心买回来了。

仆人在一个姬妾的尸体上拌了一跌 哎呀—— 顾候在黑暗中 别喊!

仆人战战兢兢地 这是怎么了，这是?

顾候严厉的声音 没你的事，按老规矩办。 仆人将羊内脏塞进稻草人的腹内。 狗吠愈烈。顾候一声鞭响。

狗猛地将仆人扑倒。

**顾候挥鞭制止** 畜生，是那边的!

狗对着仆人嗅了嗅，蹲下，继续吠叫。 **仆人惊魂未定** 它能明白吗?

**顾** **候** 我吩咐你办的事，办妥当了吗?

**仆人站起** 奴才已经买通了赵府的一个下人，这两天就能办 妥。

**顾** **候** 嗯，把这尸首弄下去吧。

仆人拖女尸下。

**顾候坐下，和狗谈心** 你见人就咬，那可不对。 狗吠。

顾 候 要是咬错了，可就耽误大事了! 狗吠。

**顾候指着稻草人** 你看见了吗?

狗猛烈狂吠。

顾 候 唉，到底是个高生，慢慢来吧。

仆人上。 仆 人 顾老爷。

顾候不耐烦地 又有什么事!

仆 人 您要的东西已经弄来了。 顾 候 哦，给我看看。

仆人抖开包袱 您瞧，这是那赵朔的靴子。 顾 候 不是要赵盾的吗?

仆 人 顾老爷，这些日子那赵府上戒备深严，非亲莫入，实

在只能这样了。

顾 候 是那小畜生的吗? 仆 人 千真万确。

顾 候 这可出不得一丁点差错! 仆 人 奴才人头担保。

顾 候 下去吧。 仆人下。

顾候把靴子给稻草人穿上。

顾 候 过来，你好好看看，这才是给你准备好的大餐。 狗嗅了嗅靴子。

顾 候 闻闻，好好闻闻。

狗吠。

顾 候 看来你这是明白过来啦，到时候 顾侯把狗牵到门口。

顾 候 你从这儿进来。那畜生就站在那儿，看明白了吗?

狗端坐不动。 **顾** **候** 去吧。

狗一跃而起，扑倒稻草人，掏出塞在其腹中的羊内脏 大嚼。

**顾候冷冷地** 好!就是这样!

舞台重新沦为彻底的黑暗。

一声婴儿啼哭，因为在黑暗中，就显得异常响亮。 赵宅。灯光亮。

正如第一场所呈现，程婴始终保持着他偏执的抒情 气质，他是顾候的反面，始终怀着积极的、理想主义 的狂热。因此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有些书生意气。

但此刻他正沉浸在丧妻的悲痛中。 赵朔上。

赵 朔 程婴，我要出去，你去备马。

程 婴 是 。

赵 朔 这些天忙，听说你媳妇难产过世，我也没过去瞧瞧。

程 婴 那是在下的家事，公子不必客气。

赵朔 话是这么说，可你也算是咱赵家的人哪。 程 婴 谢公子。

赵 朔 是个男孩? 程 婴 是 。

赵 朔 孩子还好吧?

**程婴不愿多说** 还好。公子，在下下去备马。

**赵** **朔** 公主也快生了，就让公主收了你这孩子当义子吧。 **程婴下拜** 在下岂敢。

**赵** **朔** 论辈分，我也该叫你一声大哥，你不用对我那么客 气 。

**程婴恭恭敬敬地** **是**。 赵盾上。

程婴看见赵盾。 程 婴 丞相。

赵 盾 你别忙，一会儿跟我出去。 程 婴 是。在下先去给公子备马。

程婴下。

赵 盾 我让你去找韩将军，你怎么还没去?

赵 朔 我这就去——爹，您把这屠岸贾也看得太重了吧。 赵 盾 我去上朝，回头要跟你好好说说。

赵 朔 这屠岸贾一回来，我老觉得样样事情都憋气! 赵 盾 他的事，你办不了!

赵 朔 咱赵家三朝元老，王亲国戚，还怕他一个小小的太 尉?

赵 盾 你不准轻举妄动! 赵 朔 我这是不明白!

程婴上。

程 婴 公子，马备好了。 赵 朔 爹，那我去了。

赵 盾 在韩将军那里，把我的意思可要说清楚了。 赵 朔 知道。

赵朔下。

赵盾沉默。

程 婴 公子聪明果决，丞相不必操心。 赵 盾 外面看起来聪明。

王 宫 。

晋灵公居中，左边屠岸贾，右边赵盾，众大臣分列两 侧，姬妾给晋灵公斟酒。

**晋灵公** 把你说的那西域灵獒，带上来给孤瞧瞧。

**屠岸贾** 这灵獒虽然大非寻常，但毕竟出生于蛮荒生僻之地， 不服王化，恐怕惊动王驾。

**晋灵公** 那有什么关系?宣。 **提弥明** 宣西域灵獒上殿。

韩厥、顾候牵狗上。

狗低声咆哮，既而狂吠。顾候勒紧狗缰。

晋灵公喝彩 好!这西域灵獒威风八面，神骏如马，目光如 炬。唉，咱晋国缺少的，就是这样一股能够蔑视天 下、无所畏惧的野性和蛮气啊。

**屠岸贾** 正是。如今七国争雄，弱肉强食，民风不振，国家就 没有根本。

**赵** **盾** 屠太尉说得好!这西域灵獒不仅神勇非常，而且对 主人忠义诚信，是常人万万不及的。

**屠岸贾** 是啊，狗在西域地位尊崇，当地百姓视之为神。

**晋灵公** 这西域边陲，倒是民风淳朴。 **屠岸贾** 是 。

**晋灵公突如其来地** 孤要赏它!

**屠岸贾** 要赏，王上就赏它一个官爵，表彰天下! **晋灵公大笑** 你异想天开，那也很好。

**赵** **盾** 这朝廷皓命乃是国家的体面所在，是不是再议一议? **晋灵公** 非常的世道，就应该有非常的事情!孤封它为骑都

尉，随提弥明负责京畿守卫。 **提弥明** 谢王上。

**晋灵公沉吟** 不过，这西域灵獒是屠太尉从西域千里迢迢带 进京，还是屠太尉熟悉它的性情啊，就让屠太尉养着 吧。提弥明，以后有什么事，你应该多向屠太尉请 教。

**提弥明、屠岸贾** 臣领旨。

灯光转暗。 灯光亮。

屠宅、顾候。

这时我们能够比较仔细地看到屠宅大厅的内部结 构，楼梯等。

魏绛上。

魏 绛 求见屠太尉。

顾 候 太尉今天不见客。

魏 绛 麻烦顾先生进去禀报一声，就说魏绛来访。

顾 候 太尉说了，今天他想一个人好好地在屋里静一静。

魏绛怏怏地 哦，那好，那我就改天再来拜访吧。 顾 候 魏大人多多包涵。

魏 绛 不必了，不必了。

魏绛欲走。

屠岸贾在二楼 且慢。 魏 绛 屠大人!

屠岸贾下楼。

屠岸贾 魏大夫请留步。

魏绛下拜。

屠岸贾，又何必行此大礼。 魏 绛 下官是待罪之身。

屠岸贾 你抓了组魔的事，王上是让我来办了。 魏 绛 下官就是来静等屠太尉发落的。

屠岸贾 你的事不好办。 魏 绛 是，下官糊涂。

屠岸贾单刀直入 你不糊涂，你做得对。 魏绛一愣。

屠岸贾 那组魔贪赃枉法，不单要抓，而且要杀! 魏绛感激涕零 谢太尉。

屠岸贾 ——但这事不好办啊。 魏 绛 是 。

屠岸贾 你先回去吧。这组魔该抓该放，现在是我的事了，你 放心回去做你的官。改日我还要找你好好商量商 量。

魏绛精神振奋起来 下官还有机密禀报。 屠岸贾 再说吧。

魏绛再拜 太尉恩重如山，没齿不忘。

魏绛下。

**屠岸贾对顾候** 在那条狗的身上，你就别再瞎费力气了。 **顾** **候** 我要报仇!

**屠岸贾** 你那是小道，不是大道。

**顾** **候** 我要报仇，也要给夫人报仇!

**屠岸贾突然心灰意冷** 你执迷不悟，我也教不了你那么许多，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屠岸贾上楼。

**在楼梯上交代了一句** 今天我真不再见客了，有客都拦住。 **顾** **候** 是 。

赵朔带组魔上。

组魔披枷带镣，走起路来金属声乱响。 顾 候 今天太尉不见客!

赵 朔 不见客?刚才那魏绛不是见过太尉出去了吗? 顾 候 今天太尉不见客!

赵朔冷笑 他爱见不见。太尉本事大，这组魔是个罪犯，王上 命他发落。

顾 候 今天太尉不见客!

赵朔大怒拔剑 我不是客!我是奉命押送犯人!屠太尉说他 犯了死罪，要是太尉不见，那我就在这里劈死了他，

让屠大人自己去向太后交差吧! 顾 候 请驸马爷现在下手。

赵朔一愣 好，了不起。这组魔我是搁这儿了，您瞧着办吧。

赵朔转身欲下，突然角门打开，被狗扑倒。 组魔挥动手上的镣铐，将狗勒住。

赵朔拔剑刺狗，狗伤，狂吠。顾候拔剑架住。

顾候冷冷地 这可是王上钦命的骑都尉，你是想杀了它吗?

赵朔持剑僵持，忽然收剑回鞘。 赵 朔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顾候冷冷一笑 它官拜骑都尉，你伤了它，你就有罪! 赵 朔 那你去禀告王上好了。

顾候剑指赵朔 禀告?你现在就走不了了! 屠岸贾在二楼顾候!

顾 候 在 。

**屠岸贾** 把剑收起来。 **顾** **候** 主公!

**屠岸贾** 送他回府。

**顾** **候** 他伤了西域灵獒，岂能放他走人! 屠岸贾 连西域灵獒一并送去。

赵 朔 屠岸贾，你要公报私仇，没那么容易! **屠岸贾** 这话该跟你爹去说。

赵宅。顾候和伤狗坐在舞台的一角。

赵朔正和提弥明商议。

提弥明 这事可不能告诉你爹。

赵朔怒气未息 他屠岸贾欺人太甚!

片刻，提弥明弦外有音地 这事末将去办。 赵朔阴冷地 要办就要办透，别做夹生了。 提弥明 末将明白。

赵 朔 爹怎么还不回来!

**提弥明** 听说是在公孙老丞相府上。

赵朔勃然大怒 公孙都那么老了，爹老是跟他说这说那，又有 什么用!

**提弥明** 赵丞相英明远见，公子不必着急。

**赵** **朔** 哼 。

**提弥明** 势不两立，公孙老丞相也不能眼看着屠岸贾坐大。

赵 朔 只怕未必-—上了年纪，气就衰啦。 **提弥明** 公子放心。

赵 朔 那顾候还坐在门口等着吗?

提弥明 是，说是赵丞相不回来，他就要陪着那条狗一直坐下

去!

赵 朔 那就让他坐着好了!

**提弥明** 末将还是去将他轰走了吧。

**赵** **朔** 别，你去把程婴叫来，该办的事你先办起来。 **提弥明** 是

提弥明下。 程婴上。

赵 朔 你去公孙府上，把老爷子叫回来。 程 婴 这灵獒的事——怎么对老爷子说? 赵 朔 照实说。

程 婴 是，我这就去。 程婴下。

公孙杵臼府

密室。密室外面是一座花园，但我们现在看不到。

窗户紧闭，屋子里显得相当阴暗，气氛适合于商议密 谋。

**公孙杵臼** 这组魔是个关键。

赵 盾 嗯，王上——不简单哪。

**公孙杵臼点题** 那是因为他坐在了这个位子上。 **赵** **盾** 要是屠岸贾杀了组魔——太后那里—

**公孙杵臼** 那也未必。

片刻，赵盾：“老丞相的意思是?” **公孙杵臼** 这是王上一着厉害的棋子啊。 **赵** **盾** 您觉得王上已经下了决心吗?

**公孙杵白** 决心不重要。 **赵** **盾** 哦?

**公孙杵臼** 要看大势。

**赵盾沉吟** 且容某再想一想。

**公孙杵臼** 大势所趋，谁也拦不住啊!

片刻，赵盾下决心：“我看再等一等吧，这事儿，急不 得。”

**公孙杵臼有点不耐烦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程婴和公孙杵白家将上。

程婴俯身在赵盾耳边私语。

**赵盾站起** 老丞相有点家事，先回去了。 **公孙杵白突然大声地** 你要记住我的话! **赵** **盾** 多谢老丞相指点。

赵盾、程婴下。

**公孙杵白对家将** 太闷了 —

**家** **将** **是** **。**

家将过去把窗户推开，屋子里亮堂了一些。 外面鸟语啾啾，春天了。

家将对着窗外看了看。 **公孙杵臼** 怎么说?

**家** **将** 顾候正在拷问，看起来是吃了不少苦头。 **公孙杵臼** 嗯，那就该想点办法，让他少吃点苦。

片刻，家将才领悟了公孙杵白的意思。 家 将 是 。

公孙杵白站起，走到窗前，看了看外面的花园。

公孙杵臼 真香啊，花都开啦——这屠岸贾回来，有一个月了 吧 。

家 将 一个月又三天了。

公孙杵臼看着窗外，训斥道 你就是话太多，小心办你的事! 家 将 是 。

**公孙杵臼转过身来** 怎么还在这里?办你的事去吧。 家 将 奴才有一个想法。

**公孙杵臼** 说 。

**家** **将** 把组魔救出来，给赵丞相送去。

**片刻，公孙杵白** 办得到吗? **家** **将** 奴才去办。

**公孙杵白** 这个办法不好!

公孙杵白坐回躺椅，靠下。

**公孙杵白** 这赵盾，温吞吞的，是个慢性子。 **家** **将** 赵丞相犹豫寡断，大事糊涂。

**公孙杵臼** 他是想再看一看。

**家** **将** 屠岸贾回京以后，他一直无所作为，简直就是坐以待 毙 !

**公孙杵白** 忠字当头，那也是没有办法。

家 将 如果把组魔弄出来，我看他就不得不动手啦。 **公孙杵臼** 他做事谨慎，也不算错，你要学一学。

**家** **将** 是 。

**公孙杵白**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啊。 公孙杵白坐起。

家将垂手而立。

**公孙杵白** 你能把组魔弄出来，也算能干。 **家将有些糊涂了** 老丞相的意思是?

**公孙杵白** 那就干脆直接一点。 **家** **将** **哦?**

公孙杵臼在家将的脖子上， 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

**家将** **一惊** 您是说-

**公孙杵臼站起** 该来的都会来，该发生的都会发生。 片刻，家将：“奴才明白了。”

**公孙杵日** 你明白了? **家将又一愣** 是。

**公孙杵臼** 这事要再没有办好，你就不用再回来了。

赵宅门口、程婴上。

顾候坐着，边上伏着伤狗。

程 婴 顾先生，你等了一天，还没走啊。 **顾候站起** 等赵丞相回话。

程 婴 赵丞相让在下专程来请顾先生留步，他一会儿就出 来。

顾 候 在下恭候大驾。

赵盾，家将捆赵朔上。 赵朔五花大绑。

赵 盾 顾先生，犬子无知，误伤灵獒，我已经捆起来了。呆 会儿请顾先生带走，由太尉发落。

顾 候 不敢。太尉只是让在下一定要向赵丞相禀明真相而

已 。

赵盾一笑 真相?好，你回去谢过屠太尉。程婴—— 程 婴 在。

赵 盾 先给我好好地打一顿。

程 婴 丞相—— 赵 盾 放手打。

程婴挥鞭，打赵朔。

赵 盾 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 赵朔不语。

赵 盾 他不说话，那就是不服。再打! 程 婴 丞相，看在先王的面上—

赵 盾 他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成了驸马爷，无法无天! 程 婴 公子自小严正刚毅，是不会认错的——

赵 盾 我就是要打掉他的这股傲气!狠狠打! 程婴继续鞭打赵朔。

静鞭三响。 王宫。

晋灵公大笑 他哪里是打给屠太尉看，那是打给孤看的嘛。 灵 辄 王上圣明。

晋灵公 依你说，孤该怎么办呢? 灵 辄 奴才不知。

晋灵公 他打的是自己的儿子，孤也没什么好办法啊。 灵 辄 恕奴才无罪。

晋灵公 怎么啦，恕你无罪，说吧。

灵 辄 赵丞相有大功于先王，赵公子也是先王的驸马，求王 上网开一面。

片刻，晋灵公：“灵公公— ”

**灵辄立即跪下** 奴才对王上赤胆忠心。

**晋灵公** 看在你这点忠心的份上，才留下了你的脑袋! **灵** **辄** 奴才罪该万死。

**晋灵公** 这是国家大事——孤不用你伺候了。 **灵** **辄** 求王上开恩。

片刻，晋灵公：“公主快要生了，你去伺候吧。” **灵** **辄** 奴才尊旨。

屠宅、夜

屠岸贾、魏绛

他们看起来像为国家政务忙碌了一天， 有点疲惫了。

**屠岸贾** 你这几个办法都不错，让我再好好想想。

**魏** **绛** 朝廷枝蔓太多，政令不通，是国家的心腹大患

**屠岸贾站起** 不容易啊- 这些日子那是越来越不容 易。

**魏绛有点沮丧** 是，慢慢来吧。 **屠岸贾** 你先回吧，好好歇歇。 **魏** **绛** 是 — —

**屠岸贾** 还有什么话吗?

**魏** **绛** 屠太尉众望所系，多多保重。

**屠岸贾笑** 好啊。

魏 绛 下官告辞。

魏绛下。

**屠岸贾** 顾候，顾候!

顾候上。 顾 候 太尉。

屠岸贾 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片刻，顾候：“是屠夫人归天的忌日。” **屠岸贾** 嗯 。

片刻，顾候：“不杀赵盾，屠夫人是不会瞑目的!”

**屠岸贾** 这些事，你不要老挂在嘴边上。

**顾候直接地** 即便您不杀他，他也会想杀您。

**屠岸贾嘲讽地** 是吗?

**顾候非常肯定** 当然是!

**屠岸贾沉吟** 是啊，这就叫做势不两立! **顾** **候** 太尉有什么吩咐，我都去办。

片刻，屠岸贾：“你去把赵盾的那把剑给我取来，我想

看看。”

**顾** **候** 是 。

顾候下。灯光渐暗。

屠岸贾准备更衣休息。 组魔突然破窗而入。

组魔衣衫褴缕，依然是囚犯打扮，但手握利刃，杀气 腾腾。

**组魔狞笑** 没想到吧。

**屠岸贾坐下** 你本事不小啊——有什么话就说吧。 **组魔** 你还看不明白吗?

**屠岸贾冷冷地** 老夫看明白了。

**俎魔逼进** 看明白了就好，在下就不让你多吃苦头了! **屠岸贾拍案** 放肆!

组魔持短刃向屠岸贾扑去，猛刺。 屠岸贾掀起桌面，挡住。

狗猛然窜出，扑倒组魔。

组麂再起，向屠岸贾刺去。

顾候上。

顾候挥剑将他刺倒。 **顾** **候** 留不留活口?

**屠岸贾** 把韩将军也叫来，查清主谋! **顾候踢了组魔一脚** 便宜你了!

狗在组麂脸上舔来舔去。 狗吠。

屠宅。

顾候连夜审讯俎魔。

韩厥及屠岸贾家将站在一边。 狗趴着。

**韩** **厥** 你就让他说吧

**顾** **候** 说什么?我什么也不要他说! **韩** **厥** 那你还审什么!

**顾候冷笑** 因为这主谋他不说——我也知道! **韩厥不满地** 你不要无中生有!

**顾候冷冷地** 韩将军———屠太尉说了，这组麂可是由我来审。 片刻，韩厥妥协了：“你审?好吧，那你就审吧—- ”

**顾候不再理他，对组魔** 你不是一条硬汉子吗?我今天要看

你硬到了什么程度! 钽麂不答。

顾候挥手一鞭，打在组魔头上。 狗猛扑到组魔身上，顾候勒住。

顾 候 你以为你只要不出声，我就会放过了你吗? 组麂不答。

**顾候对家将** 先斩了他五根手指!

家将将组麂手摁在桌上， 斩断手指。

组魔一声不吭。 狗吠。

顾 候 好!算你狠，算你有办法!不过咱今晚这事儿，可还 没完!

组魔不答，抬头看天。

**韩厥冷冷地** 这组麂是国家的犯人，不是你顾候的!

**顾** **候** 他只要落到了我的手里，他就是我的犯人——想当

年，赵盾赵丞相——不也是这么办的吗? **韩** **厥** 这和眼下这组麂谋逆又有什么关系?

**顾候大笑** 世道变了!

**韩厥对组魔** 你老实说，谁是指使你的主谋? 组麂不答。

**顾候对家将** 割了他的卵蛋! **韩** **厥** 你疯了!

**顾** **候** 疯?不，我不疯，我只是记性太好!我忘不了赵家得

意的时候，是怎么对太尉下毒手的! 家将递剑，顾候接过。

顾候挥剑捅入组麂的下身。

**组魔大喊一声** **啊** **!**

片刻，顾候：“好啊，你不是硬汉子吗?你总算也出声 了?"

**韩** **厥** 除死无大事，他既不怕死，你又何必折磨于他!

**顾** **候** 死?你为什么想到他会死?他 一 时半会儿还死不 了!

组魔向顾候猛吐一 口血痰。

**顾候抹了把脸** 好，你有种!

韩 厥 顾侯!你公报私仇，我要禀告王上。

顾 候 去吧，你去禀告吧——别说这个组麂，就是赵家父 子，我看也没多少日子了!

片刻，韩厥：“顾先生，做人办事，我劝你留有余地。” 顾 候 你的话太多啦。

韩 厥 那你就继续审吧，末将不奉陪了! 韩厥欲下。

顾 候 且慢——你既然看不得他受苦，那我就免了他的苦 吧!

顾候一剑挥过，组麂人头落地。

公主寝宫

公主刚分娩。一宫女抱着婴儿，婴儿不住地啼哭，令 人心烦意乱。

另一宫女在忙碌地收拾着什么。 灵 辄 公主大喜，是个男孩。

公 主 抱来我瞧瞧。 婴儿啼哭。

灵辄对宫女 把他抱下去吧，别吵着公主。 公 主 别，就让他在这儿，我想多看看。

灵 辄 公主，孩子什么时候都能看啊，日子长着呢，您现在 可得多歇歇，别累坏了身子。

公主冷笑一声 那也未必。 婴儿啼哭。

**公主从床上起来** 真是可怜。 灵 辄 公主，您还是躺着吧。

公 主 没你的事了，你下去吧。

灵 辄 王上命奴才要好好伺候公主。 公主冷冷地 真是费心了。

灵 辄 再怎么说——王上也是您的哥哥。

公主烦躁地 哥哥?他派你在这儿，就未必安着什么好心! 灵辄跪下 奴才只是一个没用的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片刻，公主：“你起来吧。” **灵辄不起** 奴才斗胆禀报公主。

公 主 什么事，你说吧。 **灵** **辄** 求公主屏退外人。

公 主 她们都跟了我十几年，这里没有什么外人。 灵 辄 奴才想带小公子出宫。

公 主 你说什么!

灵 辄 奴才想带小公子到乡下住两年，等宫里清静了，再送 回来。

公主坐下，靠在床头。 公 主 为什么?

灵 辄 奴才自小受赵丞相大恩，无以为报!

片刻，公主：“这我知道。”

**灵辄匍匐在地** 局面凶险无比—— 婴儿啼哭。

**公主对宫女** 你们先把小公子抱下去吧，我想歇歇了。 宫 女 是 。

两宫女抱婴儿下。

公 主 这些日子，见到太后了吗? 灵 辄 王上不让见。

公主迟疑地 我想去见王上。

灵 辄 公 主—— 公 主 怎么?

灵 辄 组魔谋逆，驸马爷也被屠太尉扣下了。王上——现 在是不会见您的。

公主流泪 这孩子刚生下来，想他爹呀。

灵 辄 公主且把心放宽，赵丞相定有办法。

片刻，公主：“好生照顾这孩子。” 灵 辄 奴才明白。”

**第** **三** **场**

人 物：顾候、屠岸贾、魏绛、晋灵公、太后、赵盾、程婴、公孙 杵白、韩厥、提弥明、公主、灵辄、丫鬟、家将、仆人、狗

王宫。

韩厥上。

韩 厥 禀王上，屠太尉已经把组魔斩了! 晋灵公 知道了。

韩厥跪下 是不是要禀告太后?

晋灵公 屠太尉依法办事，就不用再禀告了吧。 韩 厥 是 。

场 外 太后驾到。

韩厥一惊 太后来了!

晋灵公 没你的事，你待着吧。

太后上。

晋灵公 哦，太后驾到。

片刻，太后坐下，缓缓道：“王上最近身体可好?” 晋灵公 还算好吧。

太 后 王上自小身体就弱，凡事不要太躁了。 晋灵公 太后懿旨，我一向是听的。

太 后 听说屠岸贾杀了组魔?

晋灵公 正是，这组魔贪赃枉法、谋逆犯上，死有余辜!

太 后 那也算杀得很好。 晋灵公 是，太后明鉴。

太 后 人已经死了，你也就没办法让他再活回来啊。 晋灵公 那 是 。

太后话题一转 屠岸贾在外面等着哪。

晋灵公 哦?怎么孤不知道? 太 后 我拦住了。

片刻，晋灵公：“出了什么事吗?” 太 后 他抓了一个人啊。

晋灵公 谁?

太 后 你的太监——灵公公。

片刻，晋灵公：“宣屠岸贾。” 小太监 宣屠岸贾晋见。

屠岸贾带灵辄及赵氏孤儿上。

屠岸贾 禀报王上，灵公公私带赵家的婴儿潜逃，被守城将士

擒获。 晋灵公 哦。

屠岸贾 请王上发落。

晋灵公 把人留下来吧。 太 后 把孩子送回去!

片刻，晋灵公：“按太后的意思办。” 屠岸贾 是 。

晋灵公对韩厥 韩将军监护公主寝宫，外人不得滋扰! 韩 厥 末将领旨。

晋灵公对屠岸贾 你下去吧。

**屠岸贾** 是 。

屠岸贾下。

晋灵公对灵辄：“你做了这件事，孤是不能留你了。” 灵 辄 奴才明白。

晋灵公 你跟了孤那么些年，也不来难为你，你自己下去了断

了 吧 。

灵辄跪下 谢王上。

晋灵公 孤是不明白啊。

灵 辄 奴才辜负了王上。

**晋灵公厉声** 既知如此，你还大逆不道! **灵** **辄** 王上 — —

**晋灵公** 你还有什么说的?

**灵** **辄** 那屠岸贾鹰视狼顾，绝非善类! **晋灵公** 住嘴!

**晋灵公看着灵辄** 太后，您瞧瞧，一个小小的太监，也不把孤

放在眼里了。 **灵** **辄** 奴才不敢。

**晋灵公** 哼，下去吧。

**灵辄绝望地** 奴才行将就戮，临死禀告—

**晋灵公** 孤不想听了! **灵** **辄** 谢王上。

**晋灵公** 韩将军，你去办。 **韩** **厥** 是 。

韩厥押灵辄下。

**太后幽幽地** 王上你派韩将军监护公主寝宫，是什么意思? **晋灵公** 孤是不想让外人滋扰。

太 后 外人，还有谁是外人?你是想断了赵盾的后路吧。

晋灵公 赵盾手握兵符，孤不得不防。

太 后 那可是我的外孙。 晋灵公 他也姓赵!

片刻，太后：“你对赵家又何必恨之入骨?” 晋灵公 那也不过是为势所迫。

太 后 说得好听。

晋灵公 孤初即大位，令行不止，大权旁落，这王上，也不好做 啊 。

太 后 所以你就借刀杀人!

晋灵公忽然真情流露 太后，如果没有您，也就没有孤的今 天 。

太 后 你倒还算明白!

晋灵公 可这晋国，不是孤的，也不是太后的! 太 后 那你说是谁的?

晋灵公 是天的!——咱晋国势单力薄，再不好好治理，天就 会灭了你!

韩厥和小太监急上。

小太监 禀王上，提弥明率兵，已经围住了太尉府。 晋灵公 你说什么?

小太监 屠太尉关押赵朔，斩了俎魔，提弥明不服，带兵向屠 太尉要人去了!

晋灵公 简直是反了!他们的眼里还有没有孤和王法! 韩 厥 提弥明大逆不道，末将去办。

晋灵公 骁骑营是不会听你的了，你去城外调兵吧。 韩 厥 是 。

韩厥下。

太 后 这赵盾可是罪不该死!

**晋灵公急应** 我也没让他死——我看是他在自己找死! **太** **后** 你把这屠岸贾调了回来，他能不找死吗?

**晋灵公** 可是这提弥明私自调兵，又意欲何为? **太** **后** 不过是向屠岸贾要人罢了。

**晋灵公** 他今天敢调兵向屠岸贾要人，明天就敢调兵向孤要 人了!

**太后站起** 那这赵盾也是非杀不可了吗? **晋灵公** 这不是孤能说了算的!

**太** **后** 谁能说了算? **晋灵公** 他自己!

韩厥急上。

**韩** **厥** 禀王上，末将兵马已奉调进城勤王。

**晋灵公** 好!孤赐你上方宝剑，便宜行事。你先把两头摁住， 只要他们平息纷争，孤不咎既往。

**韩** **厥** 末将领旨。 韩厥下。

太 后 好一个不咎既往。

晋灵公平静地 那你还要我说些什么?

太 后 是啊，你是王上嘛，我还能要你说些什么呢?

赵宅

赵盾书房。

程 婴 这屠岸贾和咱势不两立，再不下手，就来不及了!

片刻，赵盾：“那么晚了，明天再说吧。”

程婴 赵丞相手握兵符，只要发出调令，令各地兵马进京勤

王，剿除屠岸贾不过是举手之劳。

赵 盾 投鼠忌器，我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程 婴 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将来追悔莫及!

片刻，赵盾笑：“你这也是逼着我往火坑里跳啊。”

程婴 公孙老丞相说得不错，大势所趋，不得不然。再说，

这屠岸贾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过咱们的。

赵 盾 我不是没想过。 程 婴 丞相英明。

赵 盾 我赵家三世老臣，一旦下手，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程 婴 只怕好人难做!

片刻，赵盾坐下：“嗯。你先入宫，把公主和孩子接出

来。” 程 婴 好。

赵 盾 屠岸贾心思慎密，说不定早有准备。 程 婴 是不是先发兵符调兵?

赵 盾 不。你先想办法进宫，要不然就晚了! 程 婴 我这就去办。

程婴下。 赵 盾 来人!

仆人上。

赵 盾 你去接公孙老丞相，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仆 人 是 。

仆人下。 赵母上。

赵 母 你二十年前把屠岸贾逼得家破人亡、远走西域，现在 你把自己的儿子送过去!

赵 盾 我这也是不得已嘛。 赵 母 你糊涂!

赵 盾 王上初即大位就调了屠岸贾回京，我倒要看看，这文

章他是怎么做法!

赵母坐下 你到底想要看到点什么呢?

赵 盾 您老人家放心，出不了什么大乱子的。

赵 母 哦，我怎么觉得这日子是越过越乱了啊。

片刻，赵盾转移话题：“世道变了，这赵朔也应该管教 管教了。”

赵 母 你临时抱佛脚，只怕是乱里添乱。 赵 盾 乱不到哪里去的。

**赵母突然有点郁闷** 但愿什么事都能天从人愿吧。

赵 盾 娘，赵朔的事，您就不用操心了。让他吃点苦头总没 有坏处。

赵 母 万一这屠岸贾丧心病狂? 赵 盾 谅他不敢。

赵 母 他可是我的孙子!

仆人上。

仆 人 屠太尉已经斩了组魔，将头号令城门了! 赵母站起，对赵盾：“你听到了吗?”

赵 盾 杀得好!物极必反，他杀了组麂，好日子也就到头 了 。

赵 母 要是屠岸贾连你儿子也杀了，我看你怎么办!

赵 盾 只要提弥明还是骁骑营都统，他屠岸贾就下不了这 个手。

程婴急上。

程 婴 禀报主公，提弥明率骁骑营围住了屠太尉府，要他交 人!

赵盾低沉的声音 谁让他去的! 程 婴 恐怕——是提弥明自己。

片刻，赵盾：“韩将军那里有消息了吗?” 程 婴 一直没有回音。

赵 盾 你再去一次，就说我说的，赵韩两家世代交好，提弥 明粗糙鲁莽，我已经把他废了。

**赵母急道** 还是先到屠府，把事情缓一缓再说。 程 婴 是 。

程婴等赵盾示下。

赵 盾 娘，找到韩厥，屠府的事情就容易办。 程婴下。

赵 母 那你就自己去!

赵 盾 韩厥兵临城下，现在是一着不慎，就要满盘皆输! 赵 母 那就我去!

赵 盾 要是王上已命韩厥带兵进城，那就大势已去。提弥 明私调兵马，罪不容诛，谁去都没用了!

**赵盾对程婴** 该办的抓紧办! 程 婴 是 。

屠宅。已经入夜，火炬的光。 人声嘈杂。

墙上挂着一柄锈迹斑斑的古剑。 仆人惊慌地上。

仆 人 提弥明带兵来了! **屠岸贾** 慢慢说。

仆 人 提弥明率骁骑营把这里团团围住，扬言如不把公子 交出去，就要把太尉府夷为平地。

**屠岸贾** 一介匹夫，提弥明是个没脑子的东西。

**顾** **候** 哼，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太尉，趁势把那个小崽

子宰了吧!

**屠岸贾** 不忙。你先把赵朔提上来。 **顾** **候** 带赵朔!

家将押赵朔上。

赵朔依然是五花大绑。

**屠岸贾** 你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吗? **赵** **朔** 听到了。

**屠岸贾** 知道那是什么声音吗?

**赵** **朔** 那是你死到临头的声音。 **屠岸贾笑** 你还年青，还要慢慢学。 **赵** **朔** 承太尉赐教。

**屠岸贾** 看到墙上的那柄剑了吗? **赵** **朔** 那又如何?

**屠岸贾取剑，抚摸** 这把剑可不是我屠岸贾的，是你爹的! 赵朔不语。屠岸贾拔剑出鞘，剑光仍然十分铮亮。

屠岸贾 二十年前老夫获罪于先王，你爹就是用这把剑，杀了

我的妻子，逼我远走西域。

赵朔不语。屠岸贾插剑回鞘。

**屠岸贾** 我看着它，看了可是有整整二十年——你还是太年 轻了啊。

屋外人声喧哗。 **屠岸贾** 太吵啦。

顾候下。

**屠岸贾** 这提弥明，不是你爹派来的吧。 赵朔傲然道 是我派来的。

**屠岸贾** 在小一辈里，你也算了不起了——这件事你办得可 不够漂亮。

赵朔冷笑 漂亮不漂亮，现在还不知道。 提弥明、顾候上。

屠岸贾把手中的剑交给顾候。

屠岸贾冷冷地 你带兵恐嚇,胆子不小啊!

提弥明 请屠太尉放人。 屠岸贾 要是我不放哪?

提弥明 末将迫不得已，只有得罪太尉了。 屠岸贾对赵朔 你说我该不该放你哪?

赵 朔 人在这里，屠太尉看着办。

屠岸贾对提弥明 这赵朔可是赵丞相自己送过来的，该不该 放，老夫还没有想好!

提弥明 你要不放，今晚你就未必能过得去。 屠岸贾 放肆!

提弥明 放肆?骁骑营已经把这里团团围住，你 一 个小小的

太尉府，还能有什么作为?

屠岸贾 你胆大妄为，是仗了谁的势!

提弥明 太后懿旨，屠岸贾若不放赵朔，杀无赦!

片刻，屠岸贾大笑：“太后的懿旨在哪里?”

提弥明 太后亲口懿旨，还要什么凭证，你自己去问吧。

屠岸贾 本来放人不难，但你私调兵马，法不容情，这赵朔可 就是你害死的!

提弥明 你胆敢违抗太后的懿旨?

屠岸贾 别说口说无凭，就是太后亲临，若无王命，老夫又岂 能轻易放人——提弥明，你可是把老夫看得也太小 了 。

提弥明拔剑 来人!

众骁骑营武将上。

刀枪剑戟罗列，气象森严。

片刻，屠岸贾平淡地：“赵朔，那就要怨你自己的命苦 了 ! ”

**赵朔不知死期已到** 不劳太尉费心。 **屠岸贾** 顾候，还等什么?

顾候挥剑，突斩赵朔。

提弥明大惊，刺伤屠岸贾。

提弥明迈步欲再砍，顾候挥剑架住。

**顾** **候** 要杀太尉，还要先问一问在下。

**提弥明气急败坏** 一个活的也不会放出去!

提弥明部属急上。 **部** **属** 报都统，大事不好! **提弥明** 怎么?

**部** **属** 韩厥韩将军率兵围住了驍骑营! **提弥明** 你说什么!

韩厥上。

**韩** **厥** 都统将军，没想到吧。

**提弥明** 哦，是韩将军，你怎么来了?

**韩** **厥** 不单是我来了，王上一会儿也要来! **提弥明** 你说什么?

**韩厥对周围众将** 你们骁骑营都是王上的心腹，不得随提弥 明造反!

**提弥明** 你诬告大臣造反，该当何罪! **韩** **厥** 诬告?你看看这是什么?

韩厥举起上方宝剑。

**韩** **殿** 你们都看清楚了，王上亲口御旨，只要弃暗投明， 一 概既往不咎。

赵宅。

家将甲急上。

**家将甲** 王上已命韩厥率兵勤王，韩将军已经进城了! 赵 盾 是王上下的令吗?

**家将甲** 是，王上封了韩将军上方宝剑，令他便宜行事。 家将乙上。

**家将乙** 禀丞相，韩厥的一支兵马已奉命和骁骑营换防，围住

了王宫。 赵 盾 太后呢?

**家将乙** 宫里的消息，太后也被软禁!

赵盾对家将甲 你速令提弥明带骁骑营回来，我有话说。 家将甲 那公子呢?

赵 盾 顾不上了。 家将甲 是 。

家将甲下。

赵 母 这赵朔可是咱赵家的血脉所系—— 赵 盾 他这是咎由自取!

片刻，赵母恢复冷静：“你也不要怨天尤人，该怎么 办，就怎么办吧。”

赵 盾 为今之计，只有先造成两军对峙的局面，逼王上讲

和，才是求存之道。

赵 母 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

赵 盾 这事由不得他，也由不得我了啊! 仆人上。

仆 人 提弥明已被韩厥生擒! 赵 盾 你说什么!

赵母公子呢? 仆 人 公子殉难。

片刻，赵母：“我累了，要歇歇了。” 赵 盾 骁骑营不是有三、五千人吗?

仆 人 韩厥奉上方宝剑，骁骑营全部投降了。 赵 盾 韩厥呢?

仆 人 马上就要带兵到了。

赵 母 死了的人，就不去说他了，这公主就要生了，你可不

能让赵家断子绝孙! 赵盾一时无语。

**赵母深感疲惫** 这事你就看着办吧，我要去歇歇了。 赵母下。

仆 人 丞相，带上老祖宗，赶紧出城，再晚就来不及了。

**赵盾缓缓道** 走不了多远的——你把家里人都叫上来吧。 仆人甲急上。

**仆人甲跪下** 老祖宗悬梁自尽了! 片刻，赵盾：“孩儿不孝。”

仆 人 丞相，骁骑营人心未附，只要丞相登高一呼，咱们未

必就无所作为! **赵** **盾** 已经来不及了。

仆人跪下 丞相，万万不可坐以待毙!

**赵盾另起话头** 老祖宗生前不喜奢华，丧事让程婴操办，办得 简朴一点。

家将乙上。

**家将乙** 公孙老丞相说，偶染小疾，改日再来拜访。

赵 盾 嗯，这也是大势所趋。你们都下去吧，我要静一静。 人声喧哗，火炬的光。

韩厥上。

韩厥执礼甚恭。

韩 厥 赵丞相，末将奉旨行事，得罪丞相，还望丞相恕罪。 赵 盾 罪不在你，你也不用客气。

韩 厥 王上传命，令末将带丞相进宫议事。 赵 盾 这宫里，老夫是再也不会去的了。

韩 厥 丞相的意思是?

赵 盾 家母已经过世，她老人家生前对你不错，你过去见一

见吧。

韩厥跪下 末将万万没有想到。

赵 盾 老夫家将门客还有一百余人，如果有人愿意投降，你 也不要难为他们。

韩 厥 末将不敢。 灯光暗。

**第** **四** **场**

人 物：顾候、屠岸贾、魏绛、晋灵公、太后、赵盾、程婴、公孙 杵白、赵氏孤儿、程婴儿子、官女、小太监、家将、仆 人、狗

赵府

赵盾被软禁在府。气氛显得冷清萧索，屋子正中的 一口棺材。程婴把墙上的字画取下，卷起，在地上摞 了一堆。第一场赵盾所书的条幅尚未摘下，相当醒 目：“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丫鬟抱着婴儿** 程老爷，这些字画放哪儿啊? **程** **婴** 烧了。

**Y** **鬟** 都烧了吗?多好的字画。

**程** **婴** 丞相吩咐，把这些都烧了——再过几天，这屋子说不 定也就要换主啦。

丫 鬟 真想不到，老祖宗的七十大寿就像昨天似的!那天

多热闹啊，王上都来了。 婴儿啼哭，丫鬟哄孩子。

**程** **婴** 别说了，把孩子带下去吧，他老在这儿哭，闹得我心

里 慌 。

**丫** **襄** 这孩子哭哭，屋子里倒还有点人气。要不然这一整 天都静悄悄的，我害怕。

**程** **婴** 怕什么?我不是还在这儿嘛。

**丫** 您?赵丞相那么大的本事，还不是——

**程婴烦躁地** 得啦，这些都不是你该管的事，还是想想你自己 明天该去哪儿吧。

**丫鬟哄着孩子** 我哪儿也不去——赵家要真没了，我就跟着 您 。

**程** **婴** 跟着我?我还不知道上哪儿去呢!

**丫** **鬟**您是大管家，公孙老丞相见了您都客客气气的，总比 我这当丫头的见过世面。

程 婴 唉 ! 你 不 懂 。 韩厥上。

**程婴略带讥讽地** 哦，韩将军，韩大爷。 韩厥不语。

程 婴 韩将军是来瞧瞧老祖宗有没有死透吧。 韩 厥 我是再来给老祖宗叩个头的。

韩厥跪下。叩头。

程 婴 韩将军的这番孝心，老祖宗在天之灵，未必能瞧得见 啊 !

**韩** **厥** 老祖宗什么时候出殡? 程 婴 不劳韩将军费心。

片刻，韩厥：“你也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

程 婴 是吗?我不过是赵家的一个门客，不懂这些大道理。

韩 厥 程婴，你是个忠义之人，我也不来怪你。

程 婴 那就好。

韩 厥 要是有什么事，随时吩咐。

程 婴 那好啊，在下先行谢过。

韩 厥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末将告辞了。 程 婴 不 送 。

赵盾上。

韩厥止步。 韩 厥 丞相。

赵 盾 已经不是了，换个称呼吧。 韩厥语塞。

赵盾坐下，身心俱疲，神态仿佛陡然老了十岁。

赵 盾 也难为你了，还记得我母亲。 韩 厥 丞相多多保重。

赵 盾 赵朔跟你兄弟一场。虽说他和提弥明大逆不道，法

不容情，有办法的话，还是把他葬了吧。 **韩** **厥** 是。

赵 盾 你对老祖宗的心意我明白了，这里，你也不必再常来 了 。

**韩** **厥** 是，末将明白。 韩厥下。

婴儿啼哭，Y 鬟哄孩子。 赵 盾 把孩子给我瞧瞧。

丫鬟递过孩子。 赵盾接过。

**程婴不愿赵盾多想孩子的事，对丫鬟** 嗯，你抱孩子下去歇着

吧 。

丫鬟接过婴儿，下。

程婴摘下赵盾的条幅，慢慢卷起。 赵 盾 灵公公已经被杀了，你也要小心。

**程** **婴** 丞相放心。 赵盾不语。

程 婴 太后和王上还都是喜欢公主的。

**赵盾不想再说** 老祖宗的丧事这两天就办了吧，不必惊动旁

人了。 **程** **婴** 是。

屠岸贾上。

**赵盾沉下脸来，暗示程婴** 该办的事抓紧办，你拖拖拉拉，像 什么样子!

程 婴 是，明白了。 程婴下。

**屠岸贾** 赵丞相好自在。 **赵** **盾** 哦，屠大人。

**屠岸贾** 这些日子，老祖宗该出丧了吧。 **赵** **盾** 是啊，我想明后天就把这事办了。

**屠岸贾** 定下来了，让程婴过来，跟我说一声。 赵 盾 好。

**屠岸贾** 老人家 一 生性情刚烈，为人宽厚，是个了不起的人

物 。

赵 盾 是啊，我这儿子没有做好。

赵盾斟茶。 赵 盾 请 。

屠岸贾坐下，喝茶。

**屠岸贾** 咱俩也有二十年没聊聊了吧。 赵 盾 是啊，有二十年了。

**屠岸贾** 那年你带兵追逼，杀了我妻子，搞得我二十年不近女 色，至今无后，想起来，我这一辈子就像是做了一个

恶梦。

赵 盾 当时我应该连你也杀了，也省得你伤心这二十年。 **屠岸贾** 哪里的话，那事你也做不了主。

赵 盾 是，先王只是让我把你逼走，却也命我留你一条性 命。

**屠岸贾**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赵 盾 说实话，我想杀了你，不单是想为你免了这二十年的

苦，也免了多少后患。 **屠岸贾** 这我明白。

**赵** **盾** 当时要是斩草除根，不至于今天嘛。 **屠岸贾** 王命难违啊。

**赵盾大笑** 现在可是风水轮流转了!

**屠岸贾沉吟** 这次 我是不想放过你了。 **赵** **盾** 应该的。

**屠岸贾** 也不单单是要斩草除根，绝了后患。 **赵** **盾** 哦?

**屠岸贾推心置腹地** 二十年的丧妻之痛，这仇不报，我心里是 怎么也过不去啊。

赵 盾 死在你的手里，我也算死得其所吧。 屠岸贾突然地 公主也不能留下!

赵 盾 这个自然 可这事- 不容易吧。

屠岸贾 不容易也要办啊，您的孙子，留下来就是一个祸胎。 赵 盾 王 上 未必就赞成你的想法。

屠岸贾 是啊，这事我还要再想想办法。 赵 盾 太尉，你也是个辛苦的命啊。

屠岸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辛苦一点，那也算不了什么。

公主寝宫

公主、宫女甲、程婴

公 主 灵公公已经为这孩子死了。 程 婴 我明白。

公 主 韩厥派兵守住了宫门，屠岸贾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啊。

程 婴 公主，坐以待毙何如冒险一击。 公 主 道理我懂。

程一婴 那就请公主起驾。 公 主 不，我不走。

程 婴 情势紧迫，公主再不下决断，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 了!

公 主 你把这孩子带走，走得越远越好。 程婴跪倒 奴才恭请公主起驾!

公 主 王上是我的哥哥，我是不能走的。 程 婴 公主不走，奴才愿意死在公主眼前。 公 主 程婴!

程 婴 在 。

公 主 小公子就托付给你了—看在我和你夫人姊妹一 场 。

**公主对宫女甲** 去把小公子抱上来。 宫女甲下。

**程婴明白公主死意已决** 只要奴才性命在，一定保护小公子 平安周全!

公 主 那我就放心啦，再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

宫女甲抱小公子上。 **宫女甲** 小公子正睡着呢。 公 主 让我瞧瞧。

公主流泪。

程 婴 把小公子放在药箱里吧。 宫女甲将小公子放入药箱。

宫女乙上。

**宫女乙** 韩将军来了。

公 主 知道了，你下去吧，这里不用你照应了。 **宫女乙** 哎 。

宫女乙下。

程婴坐下，做把脉状。 韩厥上。

程 婴 公主的左手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右手的寸脉浮 而滑，尺脉数而牢，乃是中虚心痛之象、惊恐忧思过

度所致，脉象险恶之极，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韩** **厥** 程婴，给公主开完方子，赶紧出宫去吧。

**程婴站起** 公主，那在下就走了。您要多多保重。

**公** **主** 告诉赵丞相，不必替我操心。 **程婴再拜** 知道了。

程婴背起药箱，欲下。 婴儿啼哭。

**韩** **厥** 慢着。

**程婴站住** 韩将军，赵丞相待你不薄。

**韩厥对公主** 公主，末将奉王命看护寝宫，如果走了这个婴 儿，干系不小。

公 主 那你说怎么办? 韩厥一时无语。

**程** **婴** 老祖宗活着的时候，总是说韩将军仗义! **韩** **厥** 末将对不起老祖宗。

公 主 你话说得好听! 婴儿啼哭。

韩 厥 可要是放了这婴儿出宫，我怎么向王上和屠太尉交

代 ?

**程婴冷笑** 你口口声声屠太尉，可他未必就把你当成是自己 的人!

公 主 韩将军，孩子还在这儿，放与不放，您看着办吧。 **公主起身，对宫女甲** 我要进去了。

宫女甲搀扶公主。

程婴对韩厥 如果韩将军肯放这个孩子出去，所有罪责，在下 一力承担。

公 主 对 程 婴 大恩难报。 公主和宫女甲下。 婴儿啼哭。

程婴打开药箱，取出婴儿。 程 婴 孩子何辜!

韩 厥 你千万不要逼我!

程 婴 我逼你?韩将军，你是在恩将仇报，助纣为虐!

程婴抱婴儿坐下。

程婴 我是不会走的，该抓该杀，都由韩将军做主。 宫女甲匆上。

**宫女甲** 公主服毒自尽了! 韩 厥 你说什么?

**程婴冷冷地** 这就是你对赵家的一片心意。 片刻，韩厥拔剑。

韩厥递剑给程婴。 韩 厥 你杀了我吧。

程 婴 你这又是何必?

韩 厥 王上命我监护寝宫，我如放了你，那是不忠，不放你 走，又是不义。

**程婴肃然起敬，接剑** 那好，那就我来替你了断。 韩 厥 忠义不能两全，你杀了我自己走吧。

韩厥闭目待死。

程婴挥剑，刺杀宫女甲。 宫女甲倒下。

**韩厥大惊** 你干什么!

程 婴 这宫女看见了一切，若不灭口，韩将军和在下都是危 在旦夕，这孩子更是难保!

韩 厥 你杀了我就走吧，可别再让人瞧见了。

程 婴 韩将军，赵丞相对您多有倚重，您又何必自寻绝路? 韩 厥 不必废话。你不杀我，我也自杀，不如死在你的手

上，也全了我这忠义二字。 程婴持剑犹豫。

韩 厥 还等什么?

程 婴 多谢韩将军。

程婴持剑直刺。 婴儿啼哭。

程婴将婴儿放入药箱。 携药箱下。

王宫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有点杂乱无章。 这使晋灵公心情很不愉快。

晋灵公 组魔行凶作恶，提弥明大胆谋逆，韩厥死得莫名其

妙，公主自杀，就连一个小小的婴儿，也会飞出宫去! **屠岸贾直接地** 那是背后有人指使。

晋灵公 太乱了。

**屠岸贾** 臣办事不力。

**晋灵公凝视屠岸贾，片刻** 那也不是你的错。 **屠岸贾** 谢王上。

**晋灵公** 韩厥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 **屠岸贾** 等于是自杀。

**晋灵公勃然大怒** 目无纲纪，无法无天! **屠岸贾** 那赵盾也是几十年的经营。

片刻，晋灵公回复到往常洒脱的神情：“提弥明杀了

吧，不用再禀报了。” **屠岸贾** 是 。

**晋灵公** 尽快收拾干净了。 **屠岸贾** 那孩子-—

晋灵公打断话头 封了你上方宝剑，该怎么办，你就看着办。

**屠岸贾** **是**

**屠岸贾略沉吟** 臣不过是个太尉，太后追究起来，恐怕难以禀 报。

**晋灵公** 你办你的事，孤办孤的事。

屠岸贾 臣明白。

场 外 太后驾到。

太后上。 屠岸贾 太后。

太后不理他，对晋灵公 王上，这些天你哪儿也不让我去，我 就哪儿也都没去—

**晋灵公** **那好啊。**

太 后 我来是想问问王上，这样的日子到底还有完没完! 晋灵公 后花园风景别拘一格，颐养天年，孤也是为了您好。 太 后 哦，是吗?

晋灵公 这个福气，孤还享受不到呢。 太 后 哼 。

晋灵公 那些闲杂小事，太后就不必操心了。

太后突然严厉地 你做你的王上，我也不来管你，可你逼死了 你妹子，你要给我一个说法。

晋灵公 说法?她自寻绝路，孤能有什么说法? 太 后 孩子呢?

晋灵公 这些日子提弥明造反，恐怕是凶多吉少。 太后讥讽地 你这王上做得真好。

晋灵公 孤这王上做得不好，那是因为有人不让孤好好做!

太后对屠岸贾 屠太尉，你这太尉做得也不错啊。 屠岸贾 臣不敢。

太 后 你抓了赵盾，到底想要怎么办?

屠岸贾 赵丞相牵连在提弥明谋逆案中，臣审清楚了，再依法 办理 。

太 后 你忠心为国，我该怎么赏你呢? 晋灵公 这些也都是孤的意思。

晋灵公对屠岸贾 你下去安心办事吧，别拖泥带水的。 屠岸贾 是 。

公孙杵白府

依然是前面我们见过的屋子，公孙杵白站在窗前，程 婴背剑和一只箱子上。

我们能猜到箱子里放着的是赵氏孤儿，但他现在静

悄悄的。

**公孙杵白** 你不该来!

**程** **婴** 老丞相，危机四伏，不得不来。

**公孙杵臼** 来人。 家将上。

**公孙杵臼回身** 送程婴出城。 家 将 是 。

程 婴 城门封锁，已经出不去了!

公孙杵臼 韩厥哪?

程 婴 已经把他杀了。

公孙杵臼略感惊诧 你杀的?. 程 婴 是。

公孙杵臼阴沉地 有人知道是你杀的吗? 程 婴 知道的人我也都杀了。

片刻，公孙杵白对家将：“你下去吧。” 家将下。

公孙杵白坐下 孩子在哪里? 程 婴 在我这里。

公孙杵白 哦。

程 婴 而且已经带到了您的府上。 公孙杵白 箱子不小啊。

程 婴 是 。

**公孙杵臼** 老夫要是把你交出去，屠太尉恐怕就不会再为难 老夫了，这你想过了吗?

程 婴 程婴正是想让老丞相交出去。 片刻，公孙杵臼：“什么意思?” 程婴打开箱子，

取出两个婴儿放在桌上。

程 婴 老丞相，您能认得出哪个才是赵家的后人吗? **公孙杵臼** 哦，一个是你自己的儿子?

程 婴 是 。

**公孙杵臼不为所动** 要是老夫把两个一起交出去，屠太尉都 杀了；也就绝了后患。

**程** **婴** 您不会的。 **公孙杵臼** 为什么?

程 婴 是您指使提弥明造反谋逆，王上很快就会明白。 片刻，公孙杵白笑：“程婴，你也很了不起哪。”

程 婴 在下不过是怎么想就怎么说。 公孙杵白 你打算怎么办?

程 婴 老丞相把我和我的这个孩子交出去，那就给王上和

屠太尉立了一大功! 公孙杵白不语。

程 婴 老丞相，赵丞相几百口老小已被一网打尽，这赵氏孤 儿是赵家唯一的骨血。

**公孙杵白** 哪又如何? 

**程婴跪下** 请老丞相将他抚养成人，让他报仇!

片刻，公孙杵白：“你起来，这事再从长计议。”

屠宅

顾候、屠岸贾、赵盾 气氛一如平常。

狗伏在一边。

**屠案贾** 赵公，你我相交三十余年，相知之深，在这世上，恐怕 是再也找不出第三个人了。

赵 盾 那也说得是。

屠案贾 有什么不如意处，赵公尽管吩咐。 赵 盾 不敢。

屠岸贾 上茶。

顾候上茶。

赵 盾 屠太尉客气了。赵某虽然身陷囹圄，但世事多变，二

十年后，屠太尉又会是怎样的一付景象? 屠岸贾 可能也未必再有二十年吧。

赵盾竖起大拇指 太尉居安思危，想得周到。 屠岸贾 光阴如箭，都要抓紧才好。

赵 盾 那也说得是。

屠岸贾兴致勃勃地 我体会，要领就是八个字。 赵 盾 愿闻其详。

屠岸贾 斩尽杀绝，斩草除根。

赵盾大笑 老夫全家上下，主奴三百余口，都在太尉的掌握之 中，要斩草除根，屠大人不过是举手之劳。

屠岸贾 也不尽然。

赵 盾 太尉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屠岸贾 公主自杀了，韩厥也死了，可您的那个孙子不见了， 消失了。

赵盾笑 屠太尉思虑周详，算无遗策，这小小的孩子，还能飞 上天去?

屠岸贾 唉，要是真有人把他给藏了起来，那也是给我出了个 大大的难题啊。

赵盾调侃地 你把全城的婴北都抓起来杀了，其中总有一个 会是我的孙子。

屠岸贾 我也还真是这么想的。

**赵** **盾** **你说什么?**

**屠岸贾** 榜文已经贴出去了，三日之内，全城不满月的婴儿悉 数拘捕，如果还辨认不出你的那个孙子，那就一并处 置!

片刻，赵盾哈哈一笑：“了不起!” **屠岸贾** 出此下策，我屠某也是迫不得已。

**赵盾站起**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况晋国是个大国。你逆天 行事，恐怕难有善终!

**屠岸贾** 那也未必。

**赵** **盾** 好，老夫佩服。

**屠岸贾** 二十年前你率兵追逼，场面和今天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时你可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赵** **盾** 多说无益，你要杀我，便请下手。 **屠岸贾** 不急。等把你孙子搜出来再说。

公孙杵白府

程婴和公孙杵白 家将上。

家 将 老丞相，风声紧急。屠太尉在城里四处张贴榜文，要 全城百姓把不满月的婴儿都交出来，违抗者全家斩

首。顾候带了西域灵獒正四处搜捕。 公孙杵白 嗯，知道了。

程婴老丞相，您还等什么? 公孙杵臼迟缓地 我去吧。

程 婴 好 !

公孙杵臼 我去死。 程 婴 您说什么?

公孙杵日 我快八十的人了，没几年好活了——你多大了? 程 婴 四十了。

公孙杵臼 嗯 。

程 婴 老丞相——

公孙杵日 程婴跪下 公孙杵白

唇亡齿寒啊。 我不能害了您。 胡说。

家 将 老丞相，您三朝元老，功高德昭，谁敢害您! 公孙杵臼对程 婴 你起来。

程婴站起 我身为赵氏门客，以身殉主，那是份所当为。 公孙杵白 道理我懂。

家 将 老丞相还请三思。

公孙杵白 程婴，这抚养孤儿的事，就交给你了——能不能报 仇，但凭天意吧。

程婴再拜 在下代赵家三百余口性命，叩谢老丞相。

公孙杵臼指家将 你到屠太尉那里去，就说那孩子是我命他 盗出宫来的。

程 婴 在下明白。

公孙杵白 把他杀了。 家将大惊 奴才无罪!

公孙杵白冷冷地 知道这事的人，一个也不能活下来! 家 将 老丞相——

公孙杵白 还是死了舒服点——为难你了。

程婴对公孙杵臼 此仇不报，我程婴誓不为人!

屠宅

背景突然变得嘈杂，婴儿的啼哭声、女人的叫喊声、

武士的喝骂声此起彼伏，忽隐忽现。

屠岸贾和赵盾坐而饮酒，上方宝剑搁在桌上。 狗伏在一边。

**屠岸贾** 已经过了两天了吧。 **赵** **盾** 是啊。

**屠岸贾** 要是明天你那小孙子还认不出来，这些孩子可就一 个也都活不下来。

**赵盾冷酷地看着隔壁** 这也都是命! 隔壁传来婴儿啼哭声。

**屠岸贾** 想不到全城不满月的婴儿会有这么多! **赵** **盾** 多少个?

**屠岸贾** 五十三个吧，全在隔壁的屋子里了。 **赵** **盾** 都杀了?

**屠岸贾** 是啊，都杀了。

**赵盾笑** 万一老夫这孙子不在这五十三个里呢? **屠岸贾**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狗吠。

婴儿的啼哭声突然变得响亮。

门开，魏绛上。

**屠岸贾** 哦，魏大夫。

魏 绛 屠太尉，赵丞相。

赵 盾 老夫是个阶下囚，不必客气。 赵盾斟酒。

**屠岸贾** 既来之则安之，一起来喝一杯吧。 **魏** **绛** 屠大人，此事断不可行。

**屠岸贾** 哦，你是来谈公事的。

魏 绛 屠大人和他们无怨无仇，又何必作恶多端?

赵 盾 说得好。

**屠岸贾** 善恶难言啊。

**魏** **绛** 屠大人，此事灭绝人伦，天理难容! 片刻，屠岸贾：“你到底想说什么?”

**魏绛匍匐在地** 下官冒死进言。

**屠岸贾冷冷地** 老夫奉上方宝剑，逢寇即除，谋逆犯上者，可 以先斩后奏。

**魏** **绛** 下官明白。

**屠岸贾** 那你还说什么!

隔壁婴儿的啼哭声若断若续。 魏 绛 可这满城的孩子又有何罪? 屠岸贾·没有罪。

**赵盾对魏绛** 天道无常，你也不可太过拘泥。

片刻，魏绛：“屠大人，下官想问一句话。” **屠岸贾** 问吧。

魏 绛 屠太尉雷厉风行弹压京城，是公仇还是私愤? 屠岸贾 公仇私愤，今日一起了断，岂不快哉!

片刻，魏绛：“屠大人，前些日子屠太尉乘公断案，救 过下官一命。”

屠岸贾 不错。是有这事。 魏 绛 下官深以为耻! 屠 岸 贾 哦 ?

片刻，屠岸贾：“那你又能如何?” 魏绛下官愿意把这条命奉还太尉。

赵 盾 且 慢 。

魏绛赵丞相有何话说?

赵 盾 魏大夫，这些婴儿不干你事，你回去吧。

**魏** **绛** 以一己之私仇，不惜屠戮全城婴儿，那是禽兽之行，

下官耻于为伍! **屠岸贾** 好，了不起。

**屠岸贾抽出上方宝剑** 剑在这里。 魏绛跪坐，接剑。

**魏绛尚想挽回局面** 屠大人，善恶还在一念之间。

**屠岸贾端起酒杯** 老夫这杯水酒，就算是给你饯行了吧。 魏绛剑穿小腹而亡。

狗狂吠。

**赵** **盾** 可惜，可惜。

**屠岸贾** 拘泥不化，也算不得什么人才。

**赵** **盾** 血腥气太重了，让顾先生打扫一下，你我再喝。

**屠岸贾** 不必了，如果明天还无结果，这里恐怕就要血流成河 了。

**赵** **盾** 那也说得是。 **屠岸贾** 再来一杯?

赵 盾 只要太尉能喝，老夫陪你尽兴。

门突然打开。众婴儿哭声响亮。 顾候上。

顾 候 太尉，那赵家的小畜生有下落了!

**屠岸贾大喜站起哦?**

顾 候 带上来!

程婴带婴儿，由屠氏家将押送上。 赵盾站起。

**屠岸贾指程婴怀中婴儿** **就是他吗?** **顾候喝吡** **你自己说!**

程 婴 屠大人赦免了在下之罪，在下才敢说。 **屠岸贾** 你有什么罪?

程 婴 在下私藏婴儿，没有尊旨送到屠太尉的府上。 **屠岸贾** 你私藏的是谁的孩子?

**程** **婴** 是我自己的孩子。 **屠岸贾** 你自己的孩子? **程** **婴** 是。是我的孩子。 **屠岸贾** 你抗旨不交?

程 婴 在下中年得子，这是我唯一的骨血。 **屠岸贾** 可是你现在自己说出来了。

程 婴 是。如果我不说出来，总有 一 天，屠大人会发现他， 把他杀了。

屠岸贾冷冷地 你以为你说出来了，我就不会杀了他吗?

程 婴 如果我只说出了我私藏孩子，屠大人是一定会杀了

他的。 **屠岸贾** 嗯?

程 婴 但要是我说出了这赵氏孤儿的下落，屠大人就不会 再杀我这可怜的孩子了。

片刻，屠岸贾：“你说得很对，那你现在就说吧。” 赵盾大笑 程婴啊程婴，老夫可真是错看你了。

程婴跪下 赵丞相恕罪! 赵 盾 恕罪?

赵盾又是一阵大笑 老夫自身难保，又能怎么罪你!

**屠岸贾接着说!**

程 婴 奴才不敢说了。

**屠岸贾** **哦?**

程 婴 这赵氏孤儿，藏匿在一个权势极大的人的府上。

屠岸贾 不管他权势多大，大不过王上。顾候!

**顾** **候** **在。**

**屠岸贾** 取剑来。

顾候从魏绛尸体上提起剑， 呈上。剑尚滴血。

**屠岸贾** 这是王上所赐，权势再大的人，只要私藏婴儿，也是 死罪。

程 婴 这人不单私藏婴儿，而且还是唆使提弥明造反谋逆 的主谋!

片刻，屠岸贾：“顾候!”

**顾** **候** **在。**

**屠岸贾** 调骁骑营。 灯光转暗。

嘈杂、叫喊之声顿起。火光隐约闪烁。 黑暗。

公主寝宫

太后和宫女

**太** **后** 公主是在这里死的吗? **宫** **女** **是**。

**太后在床沿坐下** 你伺候公主多久了? 宫 女 三年了。

太 后 公主死前，有什么话吗?

宫 女 公主让婢子转告太后，多多保重。

片刻，太后冷笑：“我也没有多少日子了。” 小太监上。

小太监 叩见王太后。

**太** **后** 你不伺候着王上，来这里干嘛? **小太监** 王上命奴才来禀告太后。

太 后 说。

小太监 王上说，唆使提弥明造反的主谋查出来了。 太 后 哦，那好啊。

**小太监** 您的小外孙也找到了。 **太后站起** 王上怎么说?

**小太监** 王上说，那是太后最大的喜事，让奴才奉上御酒一 壶，请太后尽兴。

片刻，太后：“你把酒给我斟上。” 小太监是 。

小太监斟酒。 宫 女 恭喜王太后。 太 后 恭喜?

宫 女 奴婢也替公主高兴。

太 后 哦，那你就替我把这杯酒喝了吧。 宫 女 奴婢不敢。

太 后 哎，这是我赏给你的。 宫女跪接 谢太后。

宫女饮酒，倒地而死。 小太监大惊。

小太监跪倒 不是奴才!

太后慢慢地 我知道不是你。

小太监 太后圣明。 太 后 再斟。

小太监 奴才断断不敢。 太 后 你不服!

**小太监** **奴才不敢。**

小太监抖抖忽忽地斟酒。 太 后 端上来。

小太监 太后——

太后接过酒 你回去告诉王上。 小太监 是 。

太 后 我死以后，把我的头安到城门上去——我要看看，这 晋国是怎么兴旺发达的!

太后一饮而尽。 灯光暗。

屠宅

赵盾、公孙杵白坐。

桌上放着程婴的儿子。

程婴抱赵氏孤儿站在舞台一角。 顾候手握皮鞭。

狗吠。

**屠岸贾拨弄着桌上的孩子**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赵盾对公孙杵臼** 老丞相给起一个吧。

**公孙杵臼** 这孩子转瞬之间，就要死了，我看就叫他赵瞬吧。 **赵盾泰然自若** 我这孙子，是因为门客出卖而死，我看就叫他

赵卖更为妥贴。

屠岸贾哈哈大笑。

**程婴向赵盾跪下** 赵丞相，势逼无奈!

**赵盾不理他** 屠太尉，大局已定，你还等什么?

**屠岸贾直接地** 老夫只是有些信不过!——老丞相，您说呢? **公孙杵臼** 你说得很对。

赵 盾 孩子尚未满月，你信不过什么? 屠岸贾 要这不是你的孙子——

屠岸贾指着程婴怀里 那一个才是呢?

程婴大惊 屠太尉，这是奴才唯一的骨肉!

屠岸贾 叫什么名字啊? 程 婴 叫程勃。

屠岸贾对赵盾 哦，是你给起的吧。

赵 盾 是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和国家的兴亡，也 不过就是转眼间的事!

**屠岸贾** 好名字啊——意味深远，发人深思。

屠岸贾突然转身对程婴 你要我信得过你，你就亲手把他给 杀了!

程 婴 奴才不得已供出赵家的后人，要再杀了他——

屠岸贾 顾候。 顾 候 在。

**屠岸贾** 你把墙上的那把剑取下来。 顾 候 是 。

顾候取剑。

**屠岸贾** 赵丞相，还认得它吧。

**赵** **盾** 当然，那是我赵某当年的佩剑。

**屠岸贾** 二十年了啊。你用它杀我妻子，现在是一报还一报 了 !

屠岸贾对程婴 拿去。

程 婴 不——屠大人——我不能下手! 屠岸贾 拿去!

程婴接剑。

毕竟自己的孩子，程婴下不了手。

程 婴 太尉，奴才无能!

公孙杵白突然大喝 你这卑鄙小人! 屠岸贾 卑鄙?

公孙杵日轻蔑地 屠太尉，你了不起啊!

屠岸贾 我屠某只不过是奉旨行事，恪尽职守而已。 公孙杵臼 哼 。

**屠岸贾** 老丞相功高德昭，普天之下，谁不钦敬?可惜今天也 是在劫难逃。

**公孙杵日** 老夫也从未想过屠大人会网开一面。 顾 候 放肆!

屠岸贾走到程婴身边，扶程婴站起。 **屠岸贾对顾候** 把鞭子给他。

程婴接过鞭子。

**屠岸贾** 你揭破奸谋，立了一功!

程 婴 奴才不想立功，只想让我这孩子活下去。

屠岸贾取过程婴怀里的孩子。 **屠岸贾** 面方耳阔，真不错。

屠岸贾将孩子放桌上，和程婴之子并排。 **屠岸贾** 你要让你这孩子活下来，那也容易。

**程** **婴** 求屠大人高抬贵手。 **屠岸贾**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程 婴 证明? 屠岸贾 是啊。

程婴下决心，挥鞭痛打公孙杵臼。 狗 吠 。

赵盾一怒拍案，继而冷冷地 打得好!再打——

屠岸贾一笑 好，确实是打得好啊，打得痛快淋漓——你杀过

人吗?

程 婴 小人没有。

**屠岸贾递剑给程婴** 那你也不用害怕——顾候，你来教教他

杀人的办法。 程婴接剑。

顾 候 你告诉我，你对面坐着的是什么? 程 婴 公孙老丞相。

顾 候 不对，他是一条狗，一条被你狠狠打过了的狗。 程婴持剑犹豫，片刻 ——我还是不敢。

顾 候 第一次杀人，都会这样。你也可以这样想，你想他连 狗也不是，只是一块木头——就想他是一块木头好 了，你看，现在行了吧，现在你刺他一剑试试。

公孙杵臼讥讽地 程婴啊，你在赵家是个奴才，到了屠家，怎 么成了奴才的奴才!

程婴挥剑，直刺公孙杵白心脏。 公孙杵白大叫一声。

**公孙杵日勉力举起手来，指赵盾** 你要记住我说的。 赵 盾 多谢老丞相指点。

公孙杵臼大笑而亡。 狗 吠 。

静场片刻，全场沉浸在杀人的激动中。

赵盾对程婴 了不起。那么些年，我赵某没有重用你，真是可 惜 了 。

**程婴不理他，对屠岸贾** 太尉，程婴求您高抬贵手。 **屠岸贾** 我要好好的赏你!

程婴跪下 奴才不敢讨赏，只要父子活命，就感激不尽了。 **屠岸贾** 不，一定要赏——可我赏你什么呢?

赵 盾 你倒行逆施，已经绝了后了，就把这畜生的孩子过继 过来，岂不是一举两得?

片刻，屠岸贾：“老夫正有此意。” 屠岸贾从桌上抱起赵氏孤儿。

**屠岸贾** 程婴，我要让他改宗姓屠，你肯不肯啊。 程 婴 荣宠无比!

赵 盾 程婴，恭喜你步步高升，前程无量! **顾** **候** 我先把这小畜生弄下去杀了吧。

**屠岸贾** 慢!

屠岸贾站起，走到桌前，抚摸着婴儿。 **屠** **岸** **贾** 我要自己下手，慢慢地弄死他!

程婴抢上一步。

程 婴 太尉，我已经杀过了人，有经验了，还是让我来杀。

屠岸贾大笑 你看看，我说什么了，这杀人，也是会杀上瘾的!

程婴欲挥剑斩子。

**屠岸贾拦住** 这孩子和我渊源非常，还是让老夫来自己了断 吧 。

屠岸贾扼死婴儿。 **赵** **盾** 杀得好!

**屠岸贾** 顾候、程婴，你们把这尸体剁一剁，给西域灵獒吃了。 狗猛烈狂吠。

**屠岸贾接过程婴手中的剑** 现在该您啦，赵丞相!

顾候将赵盾头向后拉，露出脖颈。 屠岸贾缓缓切过。

赵盾头落在顾候手中。顾候提着头。

**赵盾的头** 黄泉路近，老夫先走一步，等着你们!

灯光暗。

**第** **五** **场**

**地** **点** **：**赵 宅

**人** **物：**晋灵公、屠岸贾、顾候、程婴、程勃、韩厥儿子韩二、魏 绛儿子魏大及仆人、妓女、丫鬟等

十六年过去了，程勃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他对自己 的身世略有所知，因为他的养父程婴偶尔会有意无 意地向他流露出某种情绪，向他透露一些关于历史 及他个人身世的小知识。对于程勃，这样的时代巳 经太遥远、太陌生了，他自有一套活法和价值观念。 程勃尤其不能认同自己是一个复仇的使者，自己的 身世似乎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多余的东西，他不 能接受这个历史的包袱，这是他和养父程婴之间的 基本冲突点。就程婴而言，复仇可以说是他十六年 来生活的唯一 目的，他希望一桩历史事件有其结果， 譬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养育程勃这件事 情对于他，等于是在培育一个复仇的载体，他需要通 过这个孩子来完成自己后半生的使命。程勃对屠岸 贾的感情和态度，足以使程婴全部的情感和人生价 值感发生崩溃。

屠岸贾在这十六年里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成为晋

国晋灵公以下的第一号政治人物，而且业绩卓著,政 局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以至于从程勃一代人身上传 达出了某种奢靡和耽于享乐的气象。在晋灵公眼 里，这种政治结构的稳定对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了挑 战和威胁。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心甘情 愿给予屠岸贾充分的荣誉，但他同时也在寻求一条 能够促使屠岸贾和平出局的政治道路。赵氏孤儿存 活是他的望外之喜，由于十六年前过于剧烈的政治 动荡，王室凋零，他在洞悉了事实的真相后，希望程 勃活下来，并成为继承晋国政治事业的新一代人物。 顾候作为一个不知情人，他忠于屠岸贾，对程婴怀着 本能的厌恶和警惕，对程勃则因为其屠岸贾养子的 身份而怀有敬意，但也仅此而已，谈不上什么亲近 感。当程婴将程勃的身世公布于众之后，他下意识 的反应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杀死他，这是仇恨使然。 从某种角度上看，他和程婴是同一类人，都是旧时代 的残余，只是他们仇恨的方向不同。在这一点上，屠 岸贾要显得要更为超然一些，因为他能看到更远的 东 西 。

开场仍然是一片黑暗。气氛和第一场相呼应，在一 片凝滞沉重的气氛中体现出一个单纯愿望的震撼 力。我们可以设想只有程婴的脸上有光，其余都是 虚无。在这种气氛中， 一个人的独白是在对自己说 话，同对也是在对命运说话。因此，说话的语调可以 是不真实的，和日常生活有距离的，缥缈的，你可以 当它是在做梦。

程 婴 十六年过去了。这十六年我每天都活在黑暗里，我 把自己当成了一个鬼，当成一条狗，我活得比狗还不 如，比鬼还凄凉。每一天我都在盼着这孩子能早日 长大成人，盼着他能为赵家报仇，为他的父亲和他的 祖父，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我常常想到我那替他死 去的可怜的孩子，他被扼死了，还被喂了狗。我一想 到我这孩子，我就能看到那天的狗牙，它白晃晃的。 有时，我还会想到公孙老丞相、魏绛魏大夫、韩厥韩 将军，他们都死了。我的屈辱没有人知道，我背着出 卖主人的可耻的名声。现在，这孩子长大了，成年 了，屠岸贾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养了他十六年。

要是他现在能够拔剑报仇，我也就算没有白活一场! 屠 勃 爹，爹!

灯光亮。

场面类似第一场，气氛宴席之前。

晋灵公封屠岸贾为“镇国公”,屠宅准备设宴庆贺。 今天顾候是现场指挥。

墙上仍旧挂着那柄古剑。它曾先后杀死屠岸贾的妻 子、赵朔、魏绛和赵盾。

程婴已经满头苍白。

他动作抑郁，口齿木讷，性情也有些乖戾，早已失去 了当年的神采，在屠家当一个门客让他耗尽精神。 这时他正在院子里给死去的老狗嘭嘭地制作一只小 棺材。

死狗躺在一边。

赵氏孤儿也已改姓，叫屠勃，刚好这天也要过他十六 岁的生日。

屠勃上。

程婴没吱声。

**屠勃兴致勃勃地** 知道吗?干爹封了镇国公，今晚王上要亲

临册封。 **程婴冷漠地** 嗯 。

**屠** **勃** 爹，谁又招您生气啦? 程婴没吱声。

**屠勃爽快地** 爹，您也别老想着过去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了， 该享受还是享受点吧。

片刻，程婴：“听说什么了?” **屠勃不屑地** 我可什么也没听说。

韩二上。

他是当年韩厥的儿子，身材粗壮，像个将门之子。 **韩** **二** 程大爷。

**程婴不理他，对屠勃失望地** 该干吗干吗去吧。 **屠** **勃** 您老是这么闷闷不乐的，我也不快活。 **程婴突然爆发** 快活，快活!

**韩** **二** 程大爷，今天是屠老弟生日，您老可别发脾气。

**程婴怔怔地看了韩二一会儿，叹了口气** 都走吧，该干吗干吗 去。

**韩二惋惜地** 多好的一条狗。 **程婴阴沉地** 好吗?

**屠勃对韩二** 别说这狗啦，说了我爹生气。

**屠勃对程婴** 爹，干爹让我去看看牌匾做好了没有，我出去一

趟就回。

7 )………

**程婴坐下，继续钉棺材。自言自语地** **该干吗都干吗去吧。**

程勃、韩二下。 顾候过来。

**顾** **候** 怎么还没做好? 程婴没吱声。

顾 候 你也别老是那么呆着，今天客人多，还有别的事哪。 程婴没吱声。

**顾候凑近程婴** 心里不痛快? **程婴抬起头来** 你有事?

**顾候大声地** 赵丞相已经死了十六年啦!

程婴低下头去继续干活。 **顾候冷笑** 心里还不痛快?

程婴没吱声。

但干活的动作明显软了下来。

屠岸贾上。十六年后的屠岸贾略微胖了些，头发也 全白了。

他的神情中已经完全涤除了当年的乖戾之气，反而 显得有点慈祥。

屠岸贾 程婴，这些小事，你就让奴才们去做吧。 程 婴 自己做，心里踏实。

屠岸贾看了看小棺材 快好了吗? 程 婴 嗯 。

屠岸贾对顾候 等这挡子事过了，就给西域灵獒出丧吧。 顾 候 是 。

屠岸贾 葬礼搞得隆重一点，虽说是狗，可它当年也得过王上 的封爵。

程婴埋头刨木板。 **屠岸贾** 小公子呢?

**顾** **候** 跟韩家的二公子出去了。

**屠岸贾对程婴** 今天是双喜临门啊，老夫受封，你儿子也十六

岁了，成人了。 **程** **婴** 您大喜。

**屠岸贾** 你也收拾收拾，穿得精神一点。 程婴不答，继续做棺材。

**屠岸贾对顾候** 今天后晌事情多，你先跟我出去一趟。 屠岸贾、顾候下。

**屠岸贾回头** 程婴，记得换件衣衫。 程婴不答。

程婴抬做好的小棺材下。 灯光暗。

灯光。室内

程勃带妓女王翠翠上。

**王翠翠** 屠爷，今天府上怎么那么清静啊? **屠** **勃** 现在清静点好。

**王翠翠** 您可别糊涂啊，要是给屠老爷看到了 —

**屠** **勃** 今天我生日，百无禁忌。今晚王上还要来，老爷子正

高兴着哪。 **王翠翠** 那也不行。

**屠** **勃** 我说行就行。快来吧，别磨磨蹭蹭的，你想急死我 啊 。

**王翠翠掩口乱笑** 你没见过啊你!

**屠勃作势坐下** 得，哪咱坐下来，慢慢聊。

**王翠翠也坐下** 那好啊，这才像正正经经的公子爷呢。 脚步声，屠岸贾的声音。

场外，屠岸贾：“顾候，我要清静一会儿了，有客都拦 住。”

场外，顾候：“知道了。” 屠勃急起。

带王翠翠从小门下。 屠岸贾、顾候上。

顾候帮着屠岸贾更衣。 **顾** **候** 太尉，这按理说—- **屠岸贾** 怎么了?

**顾** **候** 在下不该乱问。 **屠岸贾** 有事就说。

**顾** **候** 按理说，太尉功绩卓著,政局清明，王上不该只封您 这镇国公的虚衔。

片刻，屠岸贾：“朝廷上的事，你不要多问。” 顾 候 是。

片刻，顾候：“王上对您还有什么顾忌吗?” **屠岸贾感慨** 天威莫测啊。

**顾候不满地** 如果没有您事必躬亲，咱晋国就未必能有今天 的局面。

**屠岸贾坐下，略感疲惫地** 这种话以后就在家里说说吧。 **顾** **候** 是 。

**屠岸贾** 你把小公子找来，今天他过生日。

顾候欲下，又迟疑地转身。 **屠岸贾** 还有什么事?

**顾** **候** 我看这程婴，神态是越来越不对了。

屠岸贾沉默。

**顾** **候** 我老觉得这十六年前的事还没过去。

屠岸贾继续沉默。

**顾** **候**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片刻，屠岸贾：“你去吧，我有点累了。” **顾** **候** 是。

顾候下。

室外。

两个仆人在给西域灵獒入殓。 韩二、魏大上。

魏大是魏绛的儿子，看起来有点文绉绉的。 **仆人甲** 韩二爷、魏大爷。

**魏** **大** 哟，灵獒死啦。 **仆人甲** 是。正入殓呢。

**魏大蹲下，抚摸死狗** **刚** **死**?

**仆人乙** 昨天死的。 **韩** **二** 小公子哪?

**仆人甲** 没瞧见，说是在牌匾坊盯着做牌匾呢。 **韩** **二** 胡说，早回了。

**魏** **大** 刚才还瞧见他从万花楼出来。 **韩** **二** 别说了，我去把他找出来。

韩二找屠勃。

**仆人甲** 找到了，跟他说太尉和他爹都找他来着。 **韩** **二** 知道啦。

韩二走到边门外，

门内传来一阵粗重的喘息和女人的呻吟声。

情况和当年他爹赵朔一样。

**韩二大声喊** **屠勃，屠勃!**

门内突然安静了。 韩二踢门。

韩 二 再不出来，老子就砸门进去了! 门开，屠勃出来，把门掩上。

屠勃衣冠不整，仿佛赵朔。

**屠** **勃** 干什么你，好不容易干爹不在，带回家里来快活快

活 。

**韩** **二** 我不找你，你爹找你。

屠 勃 我爹?嗨，他这又是怎么了。这些天，他整天神神叨

叨的，我都快不敢见他了。 **韩** **二** 怎么说他也是你爹嘛。

屠 勃 唉，真是没有办法。

韩 二 对了，你干爹也找你来着。 **屠** **勃** 你好好玩吧。

韩二推门下。

屠勃穿过院子。

仆人甲恭恭敬敬地 小公子，太尉让您去见他。 屠 勃 知道了。

屠勃对魏大 韩二去后花园了，你也去吧。可别走了啊，晚上

一块喝酒。 魏 大 成啊。

魏大兴冲冲下。

屠岸贾书房。

屠岸贾在写字，已经写了很多张，

就八个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顾候的一番话和晋灵公对他的态度让他想到了当年 的赵盾。

屠勃走到书房屋前， 敲门。

**屠岸贾** 进来。

屠勃进。

屠岸贾继续写字。

**屠勃安安静静站了一会儿** 干爹。

这个干字他念的含含混混，仿佛就是在念爹。 **屠岸贾** 这些天忙什么了?

**屠** **勃** 没忙。

屠岸贾不理他。

过了一会儿，屠岸贾：“这几个字写得好不好?” **屠** **勃** 矫健挺拔，好。

**屠岸贾** 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屠勃伶俐地** 那是说，这世界沧海桑田，转眼就会变得面目全 非。

**屠岸贾** 讲起道理来，你倒是都明白。

屠勃不知怎么回答。

屠岸贾把字贴在墙上，端详。

**屠** **勃** 干爹—— **屠岸贾** 嗯?

**屠勃没话找话地** 孩儿这名字，看着倒像跟这八个字有关。 **屠岸贾** 你这名字，不是我起的。

**屠勃有点迟疑** 我爹?

**屠岸贾** 以后问你爹吧-  不过这名字起得不错。

**屠** **勃** 嗯。干爹，您找我有事?

**屠岸贾还沉浸在情绪里** 沧海桑田，世事难料啊。 **屠** **勃** 是。

**屠岸贾** 你十六岁了，要有点出息，该懂点事了。 **屠** **勃** 孩儿知道。

**屠岸贾** 你虽然是我的干儿子，但十六年来，我是视同己出 我不想看到你变成一个纨绔子弟。

**屠** **勃** 爹——

**屠岸贾打断话头** 我自己没有儿子，你就是我儿子。 **屠** **勃** 爹爹对孩儿恩重如山。

片刻，屠岸贾：“嗯，你去吧。我也要歇会儿了。”

**屠** **勃** **是**

屠勃下。

院子，工匠正在挂牌匾。

金字招牌：“镇国公府”。”

屠勃出来。

屠 勃 小心着，别蹭了。 工 匠 您放心。

屠 · 勃 挂上去吧。

仆人乙 小公子，灵獒已经入殓了。 屠 勃 放哪儿了?

仆人乙 程大爷让抬到他屋里搁着。 **屠** **勃** 放屋里?

仆人乙 是 。

**屠勃自言自语** 发什么神经! **仆人乙** 奴才不敢问。

屠 勃 没你的事儿，看到魏大爷韩二爷，你招呼一下。 仆人乙 是。他俩在花园正闹着呢。

屠 勃 我先去看看我爹。太尉累了，没事别去烦他。 仆人乙乖觉地 是，有客我都拦住。

程婴卧室。屠勃推门进。 屋子里气氛抑郁。

狗入殓了，棺材放在程婴屋内一个显眼的位置。 程 婴 干吗去了?

屠勃满不在乎地 干爹训话，让我要好好用功。

程婴没吱声。

屠 勃 干爹让我问您— 程 婴 什么?

片刻，屠勃：“我这名字是您取的吗?” 程 婴 还说什么?

屠 勃 没说什么,就说这名字取得挺好，沧海桑田，世事难 料。

程婴直接地 你爷爷起的。

屠 勃 我爷爷?可从来没有听您说起过。

片刻，程婴：“你今年多大了?” 屠勃莫名其妙 爹，今天可是我生日。

程婴似乎在做梦 哦 ?

韩二在屋外喊 屠勃，屠勃。 屠勃对场外 就来啦。

屠勃对程婴 爹，您要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程 婴 韩将军的小儿子?

屠 勃 是 。

程 婴 他爹当年是自杀的。 屠 勃 听说过—

程 婴 知道他爹是为什么自杀的吗?

屠 勃 不知道 · 可您也别老惦记着这些事。 程 婴 没出息!

屠勃按捺不住烦躁 我走啦。 程 婴 慢。

程婴打开手里的卷轴。

赵盾书写的条幅：“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程 婴 你看的是这几个字吧。

屠勃一惊 哪来的?

程婴阴沉地 知道谁写的?

屠勃端详条幅 没有落款，看不出来。

程 屠 程

婴 勃 婴

你爷爷亲笔! 我爷爷?

正是。”

片刻，屠勃：“爹，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程婴直接地 你爷爷是十六年前的丞相，名字叫赵盾! 静场。

场外，韩二：“屠勃，你再不出来我跟魏大哥走啦。” 屠勃推开窗 别喊，我有事!

韩二凑到窗前 程大爷，您怎么啦，今天屠老弟生日，您就放 他玩一会儿吧。

屠勃推开他 你去吧，我过一会儿出去。 屠勃关上窗户。

屠勃 爹，您这是在编故事吧。

程 婴 故事?我的亲生儿子就是被这条老狗吃了!

**屠** **勃** 老狗?什么狗?

**程婴拍了拍棺材** 就是它，西域灵獒!

片刻，屠勃明白了：“您是说——当年是您把我跟您 的儿子换了?”

程 婴 正是。 屠 勃 为什么?

程 婴 我要让你亲手报仇!

片刻，屠勃：“您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出去让人杀 了，让我- 让赵丞相的孙子活下来，就是为了让他 报仇?"

程 婴 是。

片刻，屠勃摇摇头：“我想不明白。” 程 婴 那就再想!

片刻，屠勃：“不想了。我为什么要再想?” 程 婴 想通了?

屠 勃 想通啦，我想通了 程婴嗯——

屠 勃 那赵盾早就死了，他满门抄斩，没有后人! 程婴站起 你说什么!

**屠勃冷酷地** 您把赵丞相的孙子献了出去，就这么回事! **程** **婴** 那是我的孩子!你-  你可还活着。

**屠勃大声否定** 不，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程 婴 真相?

屠 勃 对!真相就是您出卖了赵丞相，献出了他的孙子! 程 婴 这么说，你是不信?

片刻，屠勃：“我信—— ”

**程婴有点高兴了** 哦，你总算是信了。

**屠勃大声地** 但我不认帐!

片刻，程婴笑了笑：“那我还真是没有看错你!”

**屠** **勃** 我凭什么就该活下来?您那孩子又凭什么就该死?

程 婴 让你活下来，是为了让你报仇!这屠岸贾是你赵家

的大仇人，你全家三百多口，全被屠岸贾杀了!

**屠勃颓然坐下** 爹，你现在把这事情说出来，又有什么好处! 程 婴 让你报仇!

片刻，屠勃：“爹，您还是我爹，什么时候都是我爹，这 些话就别再说了——就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程婴有点邪恶地看着他，声调阴郁** 我有办法救你，自然也有 办法杀你!

**屠勃站起来** 那你就杀了我好了! **程婴不理解，困惑地** 你就是不肯? **屠** **勃** 爹 —

程 婴 只要你亲手杀了这贼，为你先祖报仇雪恨，那也不枉 了你白活一世!

**屠勃摇了摇头** 爹，你是我爹。屠太尉养育了我十六年，他也 是我爹。

**程婴勃然大怒** 你认贼作父，还有脸说!

**屠** **勃** 随你怎么说，就算您说的都真，这仇我也不报!

**程** **婴** 你就一点也不想想你的父亲、祖父——你知道还有 多少人都为你死了!

**屠** **勃** **还有谁?**

**程** **婴** **韩厥韩将军、魏绛魏大夫、公孙老丞相——** **屠** **勃** 韩将军?

**程** **婴** 他放走了你，才不得不自杀的

**屠勃又坐下，惊恐地** 爹，您到底要说什么!

**程婴步步紧逼** 你的身上有多少条人命?屠岸贾身上又有多 少血债?

**屠** **勃** 不，我不想知道! 程婴 我要你知道!

片刻，屠勃：“爹，您别说了——我也不再说了，说了 您也不懂。”

**程** **婴** **不懂?**

**屠勃焦躁地** 是啊，您不懂，您不会懂的。 程 婴 我不懂什么?

**屠勃脱口而出** 您不懂———不管有多少条人命，它跟我也没 有关系!

片刻，程婴心灰意冷地：“好，好，好。我不会再说了!

你走吧。" 灯光暗。

灯光，大厅。

顾候在指挥工匠、仆人等往牌匾上挂红绸子。 屠岸贾上。

顾 候 太尉，起来了? 屠岸贾 没睡着。

屠岸贾抬头凝视金字招牌。 屠岸贾 程婴呢?

顾 候 不知道，后半晌就没见他人影了。

屠岸贾 哦，小公子今天生日，回头叫他一起入席。 顾 候 嗯 。

顾候对仆人 你们都下去准备着吧，晚上王上要来，别出漏 子 。

仆人等下。 顾 候 太尉—— 屠岸贾 怎么?

顾 候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预感! 屠岸贾 说。

顾 候 程婴连着好些日子神思恍惚，我总觉得不对。 屠岸贾 这事别再提了。

顾 候 是，不过——

屠岸贾打断话头 小公子呢?

顾 候 在程婴屋里吧。 屠岸贾 哦。

顾候坚持说下去 太尉，您说这小公子像谁? 屠 岸 贾 谁 ?

顾 候 不敢说——

屠岸贾坐下 说吧，你反正要说。 片刻，顾候：“像赵朔!”

屠岸贾猛然站起，手指顾候。 仆人乙急上。

仆人乙 王上驾到!

屠岸贾 来得那么快?

仆人乙 王上是微服私访，已到玄关。 晋灵公缓步上。

屠岸贾等跪下。 **屠岸贾** 叩见王上。

**晋灵公** 都起来都起来。太尉，歇着哪。 **屠岸贾** 王上恕罪。

晋灵公 哎，哪里的话，你这里现在清静，孤就是来找你聊聊，

说说话。

屠岸贾 老臣不甚荣宠之至。

晋灵公大笑 君臣之礼，一概免了吧。 屠岸贾笑 尊旨。

晋灵公坐下 一会儿人多，孤可不想见那么多大臣-——你也

坐 。

屠岸贾 谢王上。

晋灵公 孤封你为镇国公，如何? 屠岸贾 位极人臣，老臣惶恐无地。

晋灵公 这十六年来，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你功不可没! 屠岸贾 老臣恨不能鞠躬尽瘁，继之以死。

晋灵公话题一转 听说今天也是你义子生日? 屠岸贾 是，犬子十六岁了。

晋灵公 虎父无犬子——孤见见。 屠岸贾对顾候 叫他来。

顾 候 是 。

顾候下。

晋灵公 屠太尉，赵盾以后，孤不设丞相，你是不是有点怪孤

对你不够重用?

屠岸贾跪下 臣万万不敢。

晋灵公 赵盾死于非命，孤不让你做这个丞相，是替你想。 屠岸贾 王上思虑周详，臣铭感于心。

晋灵公直接地 俗话说功高震主，非臣下之福——你功劳固 然很大——

屠岸贾急速表白 臣对王上忠心不二，天日可鉴，万万不敢居 功自傲。

片刻，晋灵公：“你起来吧。”

屠岸贾站起 谢王上。 晋灵公 坐 。

顾候、屠勃上。

晋灵公赞叹 英气勃勃，屠公，你后继有人啊。 屠勃跪下 叩见王上。

程婴披麻带孝，提一酒瓮，

带仆人甲抬小棺材上。 顾 候 王上在此!放肆!

晋灵公 又是何人? 程 婴 在下程婴。

顾候从墙上摘下剑来，欲拔剑 下 去。

屠岸贾 住手!王上在此，不可枉动兵刃!

晋灵公 哦，程婴，赵盾的门客。你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程 婴 贱名不足挂齿。

屠岸贾 你下去吧，有什么话，回头咱们慢慢再说。 程婴打开酒瓮斟酒。

程婴跪下 奴才要敬王上水酒一杯。 晋灵公笑 这酒有何名目?

程 婴 刚才王上说奴才大大的有名，那是骂我背信弃义、卖 主求荣。

晋灵公 那也不算什么。

程 婴 我这恶名背了十六年，今天昭雪于天下，大快我心，

这杯酒，奴才先干了。 程婴站起，喝酒。

顾 候 程婴，你装疯卖傻，目无纲纪，罪该万死!

程 婴 十六年前，奴才献出了赵氏孤儿，才活到今天，早就

该死了。

**屠岸贾已然明白** 还是你了不起啊! **程** **婴** 屠大人，你没有料到吧。

**晋灵公** 且慢，孤可没有听明白。

程 婴 我是献出了一个孩子，可这赵氏孤儿，今天也还活 着!

**晋灵公** 那你献出的是谁? 程 婴 是我的亲生儿子!

静场。

**程婴抚摸棺材** 我儿子是被这条老狗吃了啊。 **晋灵公** 哦，灵獒!

程 婴 对!正是这西域灵獒，它吃了我的儿子，造孽无穷，

竞然也寿终正寝，真是苍天无眼。 程婴打开棺盖，端出一锅狗肉。

程 婴 今天我把它也做了一锅肉，屠太尉请。

静场。

程 婴 没有人吃?

程婴笑 香得很啊!

程婴捞狗肉吃。 再斟酒。

**晋灵公大笑** 好，好。 程 婴 谢王上!

**晋灵公又大笑，向屠勃一指** 可你这么一说，不是又害了他

吗?

程 婴 他贪恋荣华，不愿为父为祖报仇，生不如死! **晋灵公** 你不愿?

**屠勃跪下** 小人不知—

程婴对屠岸贾 他是赵家唯一的后裔，你当年想杀没有杀成， 今天，你就随便看着办吧!

晋灵公对屠勃脸色一沉 这么说来，你还是孤的外甥? 屠岸贾对屠勃，冷冷地一你知道此事?

屠勃有些结巴 是，是他今天上午说的，孩儿不信。 顾候拔剑上前。

|  |  |
| --- | --- |
| 屠岸贾大喝一声 | 放肆!把剑放下! |
| 晋灵公对程婴 | 你处心积虑，就是想让这孩子亲手报仇? |
| 屠岸贾抬头向天 | 天意啊，天意! |

程婴对屠岸贾冷笑 十六年来，这养虎遗患的滋味又是如何? 屠岸贾平静了下来 那也算不了什么。

程 婴 我要你下半辈子度日如年，寂寞而死!

片刻，屠岸贾：“死?——你和我，最终都不过是黄土 一杯!有谁，又能不死呢?”

晋灵公对程婴 你深谋远虑，很了不起。 程婴跪下 恭请圣断!

晋灵公冷冷地 起驾，回宫! 屠岸贾 臣也叩请王上下旨。

晋灵公 这是你们的事，不是孤的事! 晋灵公对屠勃 你过来。

晋灵公感慨 真像你爹赵朔——以后，你还是姓赵吧。 晋灵公欲下。

晋灵公突然转身，对屠岸贾 屠太尉，王室凋零，没有什么人 才，这人，给孤留着!

屠岸贾大笑 王上英明。 晋灵公 你不服?

屠岸贾冷冷地 臣不敢。

**晋灵公对屠勃** **你随驾回宫。**

晋灵公对程婴 程婴，你智勇双全，卧薪尝胆，义薄云天!孤 要将你的事迹昭告天下，让你成为晋国的榜样，名垂 青史!

**程** **婴** **谢王上!**

晋灵公下。

屠勃仿佛得到了巨大解脱，匆匆忙忙地。 屠 勃 爹、干爹，那孩儿就先走了。

屠勃随下。

场上屠岸贾、顾候、程婴三人对峙。

顾 候 太尉，此事如何了断? 屠岸贾 问程婴吧!

程婴斟酒。

程婴百感交集 真是大道无道，大仇无仇，世事无定啊。太

尉，在下也敬你一杯如何? 程婴向屠案贾敬酒。

**屠岸贾对顾候** **了断了吧。**

顾候拔剑出鞘。

程 婴 多谢太尉十六年关照!

程婴举杯自饮，倒地毙命。

顾候挥剑向程婴的尸首上猛扎，口中吼吼乱叫。

**屠岸贾凄凉地** **不必了。**

屠岸贾和顾侯极度郁闷， 呆滞地站在台上。

灯光渐暗。

全剧终。

红 白 喜 事 (四幕风俗喜剧)

魏 敏 孟 冰 李 冬 青 林 朗

魏敏，男，59岁，北京部队政治部原文化部副部长。

孟冰，男，28岁。李冬青，男，28岁。林朗，男，53岁。三人均 为北京部队战友话剧团创作员。

人 物 表

郑奶奶——八十二岁。

二伯伯——郑奶奶的二儿子，外号“一根筋”,五十五 岁。

二娘——二伯伯的妻子，五十岁。

热 闹——二伯伯的儿子，党员，先为军人，后复员， 二十三岁。

麻烦——二伯伯之女，文化站图书员，十六岁。

三叔——郑奶奶的三儿子，党员，小学教师，后退 休，五十岁。

三婶——三叔之妻，四十五岁。

小 贞——三叔的儿媳，寡妇，二十六岁。

申四叔——郑奶奶的四儿子，从小过继给申家，现为 申家庄党支部书记，四十五岁。

金豆——申四叔之子，党员，公社公安员，二十四

岁。

五 叔 — —郑奶奶的五儿子，党员，大队副业组组长

兼片长，三十九岁。

五 婶 — —五叔之妻，三十五岁。

锄 泥 —郑奶奶的女儿，三十七岁。 申家根——锄泥的丈夫，赌徒，四十岁。 齐老贵—-老党员，八十岁。

凤 莲 — —齐老贵的大孙女，县百货公司售货员，三 十三岁。

凤 蓉——齐老贵的二孙女，二十四岁。

灵 芝 — --齐家养女，果园技术员，二十一岁。 窦老闷——--郑奶奶的远房侄子，四十三岁。

算卦的——瞎子，四十五岁。 客人甲、客人乙等群众。

**第** **一** **幕**

**时** **间** 一九八三年夏，麦收之前。

**地** **点** 河北，保定地区某村，郑家大院的内院。

**场** **景** 院内座北朝南横卧着青砖砌成的房基地，旁边横放 着几根榆木大梁。地基的一侧是一幢陈旧的三间厢 房，灰褐色的砖墙给人一种压抑之感。这是二伯伯 家及郑奶奶的住处。地基的另一侧是通向外院的大 门，透过大门可见其他几个兄弟的房屋。远处，麦浪 滚滚，绿柳成行，又是一个丰收的年景。

〔幕启：远处隐隐传来火车汽笛的长鸣。同时，村里 的广播大喇叭正高声播放着河北梆子《大登殿》的唱

段：“金牌调来，银牌宣，王相府宣来我王氏宝钏 …… ”

〔小贞坐在院子里，用玉米皮编织着什么。旁边煤油 炉上的药锅冒着热气。片刻，她停下手里的活儿，端 下药锅，将火熄灭。二娘拿着一个编好的小筐由屋 内走出 。

二 娘 小贞，药熬好了呗?

**小** **贞** **熬好咧。**

二 娘 送进去吧。

〔小贞端药锅欲进屋。

二 娘 等等。你看我编的这个行不? 小 贞 行，别给我看咧。

二 娘 不是说，得你这个技术组长把关呀?咱可别破坏了 规矩。小贞，那玉米皮儿用完咧……

小 贞 麦子快下来了，用麦秸也行。今年，五叔给咱订的合

同多，听说还要交外贸，出国哩。 二 娘 出国?

〔二伯伯由外院急上。

二伯伯 他娘，热闹还没回来哩?

二 娘 还没哩。你不是到村口接去哂? **二伯伯** 唉!屋里怎么样咧?

二 娘 好多咧，刚才还要起来哩。

**二伯伯** 吃了那些个药，遭了那些个罪儿，这要真是好过来， 也算咱没白尽了孝心。

〔广播喇叭里，河北梆子的声音在继续：“……九龙口 用目看，天爷爷哟…… ”

〔麻烦高高兴兴地捧着扒糕上。 麻 烦 爹，爹!买来咧，买来咧!

**二伯伯** 什么买来咧?

**麻** **烦** 扒糕买来咧。这不是我哥最喜欢吃的呀? 〔二娘接扒糕进屋。

〔隔壁的院子里传来弹三弦的声音。

**二伯伯** (焦急地)烦儿，给你哥儿那电报，你到底打了没有

哑?

麻 烦 打咧。

二伯伯 你是怎么写的?

麻 烦 就是按你说的：“我奶奶病故 … … ” 二伯伯 (急忙打断)别嚷咧!

〔街上传来敲打小铜锣“当，当……”的响声。 二伯伯 算卦的来咧，算卦的来咧!他娘!

〔二娘由屋内出。

二伯伯 你快把那个算卦的请进来。 〔二娘应声下。

麻 烦 爹，请他干什么吨?净瞎骗人!

二伯伯 你懂什么吨?那也是科学出来的。这阴阳五行什么 的，都有书本本哩。

〔广播喇叭里，河北梆子的声音仍在继续：“……但只 见，平郎丈夫头戴玉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登朝 靴，端端正正，正正端端，驾坐在金銮，这才是苍天爷 睁开龙眼 …… "

〔二娘拽着算卦的竹杆，将算卦的带上。算卦的瞎子 仍不时地敲打着另一只手里的小铜锣。

算卦的 (念叨着)信不信由你，也不由你不信；信不信由你， 也不由你不信 ……

二伯伯 (虔诚地)信，信。你就给说说吧!

〔众人扶算卦的坐在一根木梁上。 算卦的 给谁算吧?给属什么的算吨?

二伯伯 属虎的。

算卦的 属虎的?属虎的有四十六的、五十八的、七十的、八

十二的。多大咧? 二伯伯 八十二咧。

算卦的 八十二咧?按这个命上说啵，这算是个金命 ……

〔广播喇叭里，河北梆子的乐声戛然而止。接着传出

吹话筒的声音。片刻，有人喊了起来：“窦老闷儿，窦

老闷儿，你听着—— ”

二 娘 (关切地)又喊老闷儿哩!

〔广播喇叭里的声音：“窦老闷儿，到大队领你爹来! 窦老闷儿，到大队领你爹来!你还要你爹不?你有 几个爹吨…… ”

**二伯伯** (气愤地)这个老闷儿，又把他爹赶出来咧。不忠不 孝，天狗吃了他!

**二** **娘** 看你气的。(对算卦的)快算吧。

**算卦的** 要说这个八十二的啵，是个金命。什么金哪?这算 是沙土里的那个金。这句话听清了不?

**二伯伯** 听清咧。

**算卦的** 要按这个生辰八字，金木水火土来说啵，这也算是个 暄命。听明白了不?

**二伯伯** 这是什么意思吨?

**算卦的** 暄，就是不实着。沙里淘金，阴多阳少。说这个属虎 的老人到了八十二上啵，身子骨儿虚。

〔二伯伯和二娘对视了一眼，而后向算卦的投去信服 的目光。

**二伯伯** 那怎么办哩?

〔小贞拿着空药锅由屋内走出。 小 贞 二娘，热闹还没回来哩?

二 娘 没哩。

**算卦的** (听了他们的话，翻了翻白眼)这老人身子骨儿虚，是 和心里有事儿联系着哩。

**二伯伯** (急切地)那是什么事嘞?

**算卦的** 按这个年纪上来说啵，怕是惦记着儿子。说这一辈

子有几个儿子，几个孙子，可就不好说咧。为什么 哩?那政府上不是不让要咧!

**二** **娘** 是噢!

**算卦的** 咱们家里有孙子在外边呗?是做工的还是当兵的? **二伯伯** 当兵的。

**算卦的** 当兵的是属什么的? **二** **娘** 属鼠儿的。

**算卦的** 这个属鼠儿的，二十三咧?三十五咧?四十七咧? **二** **娘** 二十三咧。

**算卦的** 那就对咧。说这个属鼠儿的啵，还是个“食命”。这

句话听清了不? **二伯伯** (摇头)没听清。

算卦的 老人是属虎的，小人儿是属鼠儿的。虎得食，一个老 虎得了食咧。虽说是属鼠儿的对属虎的不克不妨， 说不克不妨，也得在大小事儿上顺着属虎的老人儿。

**二伯伯** 说的是啊!你说这热闹，到现在还不回来，这不急死 人咧!

〔灵芝出现在大门口。这位年轻的姑娘，有一种城市 姑娘的气质，无论是装束，还是言谈话语，都与一般 的农村姑娘不同。

灵 芝 (有礼貌地)二伯伯，二娘。 二伯伯 灵芝过来哂?

麻 烦 灵芝姐儿!

灵 芝 我刚从果园儿回来，我爷爷就让我过来，看看热闹哥 儿回来了不?那边儿都准备好咧。

**二伯伯** 还没哩，这全家大小都在等着他哩。这不正给算卦 呀，人家都算出来咧!灵芝，你在这儿等等，也听听



〔灵芝答应着站在一旁。 **二伯伯** (对算卦的)你接着说。

**算卦的** 说这个属鼠儿的啵，按本人的时运来推算，要说是终 身大事，男女订婚，还是二十三上的好。

**二** **娘** 那你给择个日子吧。

**算卦的** 择个日子啊?那得占在吉日上。甲乙戊庚辛，阴历 五月，单九是个吉日……

**二伯伯** 这不是神咧!那今天不是个单九啊?

**算卦的** (得意地)说这个算卦的，有好的说好的，有不好的说 不好的。说这属鼠儿的，要是不顺着属虎的，这属虎

的老人啵，暄沙不成器，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 …… **二伯伯** (吃惊地)啊!

〔五叔耷拉着脑袋没好气地上。他把披在肩上的衣 服狠狠地摔到放在院中的脸盆里。

五 叔 (冲着众人，发泄地)这是干什么吧?这是干什么吨?

弄这一院子人，眼看就要收麦子咧…… **二伯伯** (瞥五叔一眼，对算卦的)你接着说。

五 叔 说什么吨?还想找事啊?(对算卦的)你从哪儿来 的?这不是骗人哪?

算卦的 骗什么人哪?信不信由你，也不由你不信…… 五 叔 我刚开会回来，要建文明村哩。你知道不?

二伯伯 文明村?

五 叔 不光文明村，还要搞文明乡、文明县哩。中央下来文 件咧，禁止迷信活动。这就是通令!

〔二伯伯急忙把钱给了算卦的。麻烦拉算卦的欲走。 算卦的 (边走边嘟囔着)走就是。是你们请我来的，是你们

请我来的……(下)

**五** **叔** (对算卦的背影)以后不许你再骗人!

**二伯伯** 老五，你怎么这么烦哪?一脸的官司。又闹阶级斗 争咧?

五 叔 那会上批评我咧!说我这个片长啊，也干了不文明 的事儿咧。罚了我一千五百块!(突然想起什么)你

们那地什么时候浇吨?往下还排着哩! **二伯伯** 今儿晚上浇。(追问)为什么罚你吨?

五 叔 还不是怪我没能耐!怪我天生无后的命!该断子绝 孙!

〔隔壁的院子里，传来一个姑娘打鼓说书的声音： “……说好说坏还请各位多多海涵。咱们现在还是 接着昨天晚上的书说，薛家将，《薛平贵征西》。咱们 现在整起鼓板、三弦，整起鼓板、三弦，说唱就唱，打 鼓说开…… "

五 叔 怎么大白天的又说开书咧? 麻 烦 正练习哩。

五 叔 说了十八宿咧，还没说完哪?

麻 烦 那是《九义十八侠》,这是《薛平贵征西》。

五 叔 这小闺女子，管吃管喝，一晚九块，赚起来还没个头 儿咧!你倒是说点儿那新的：“祖国一片新面貌儿 ……”净说些个鬼呀神的!

二伯伯 你管人家哩。老百姓有钱儿咧，花钱听书还犯法呀? 〔姑娘说书的声音：“……这薛平贵带领五十万大军， 来到都雀关。不料想，遇上了妖道中头祖师，摆下了 洪水大阵 …… "

五 叔 你听听，你听听，她说的什么乱七子八糟的!早晚儿

得象拿小鸡子似的弄起她来。这叫放毒!

**灵** **芝** 二伯伯，我先回去咧，那地里还浇着水哩。热闹哥回 来，就让他早些过去吧。

**麻** **烦** (关切地)灵芝姐儿，你和我哥儿真的就 …… **灵** **芝** (制止地)麻烦!

**麻** **烦** (改口)你真的要回去，不等我哥儿哂? **灵** **芝** 别忘了，我对你说的……,

**麻** **烦** ((突然从远处发现了什么,高兴地)爹，爹，灵芝姐儿!

我哥回来咧，我哥回来咧!你们看 …… 〔众人向外院拥去，唯有灵芝未动。

**灵** **芝** (自语地)真是他 ……

〔热闹身穿军装，背着挎包，风尘仆仆地走来。 **麻** **烦** 哥儿!

〔热闹环视众人。灵芝闪身站在一旁，没有被热闹看 见。她默默地注视着热闹。

热 闹 爹，娘，五叔。

二伯伯 (没好气地)你怎么才回来吨?你见着那电报了不? 那电报的严重性儿你知道不?你这心眼儿里还有老 的不?

热 闹 爹，我这不是回来咧。那部队上事儿多，也得让我交 待交待吨。

二伯伯 你是当官儿的，还是掌印的?一个当小兵子的，有什 么事吨?这一家子，都象那求雨儿似地盼着你，等着 你!

**二** **娘** 行咧!这孩子不是回来咧?(对热闹)快脱下衣裳歇 歇吧!

**热** **闹** (突然地)爹，我奶奶的灵停到哪儿咧?你们把我奶

奶给埋咧?(眼里噙满了泪水) **二伯伯** 你，你先别哭哑!

**热** **闹** (抽泣)我回来晚咧，我回来晚咧……

〔突然，屋内传出郑奶奶的声音：“热闹，热闹……是 热闹回来咧?”郑奶奶在小贞的搀扶下，从屋内走出 来。她虽然久病初愈，但精神矍铄，气度非凡。

**热** **闹** (惊疑地)奶奶!你!你没死? **二伯伯** 你胡说什么吨?

**郑奶奶** (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八十二的人咧，按说哩， 是活了今儿个，没明儿个。再说哩，咱这国家不是人 多哟，我要是死了，那不是为国家贡献啊。闹儿，我 这心里就是对你的事儿放心不下，才又活过来咧。

〔热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郑奶奶 (向热闹走来)闹儿，你怎么咧?你以为我死哂?你 以为我是鬼呀?我活过来咧! ……你不信呀?奶奶 给你唱个小曲儿听听。(拉起热闹的手，亲昵地)你 记得不?你小的时候，奶奶给你唱的那个小曲儿 ……(唱)“葱丝儿哟，那个姜丝儿，豆腐哟丝儿啦呼 咳，细粉条儿大虾米儿，香油儿拌馅子儿啦哟…… " 〔众人一片欢跃。唯有热闹独自不语。

**郑奶奶** 闹儿，你怎么咧，沉着个脸子? **热** **闹** 奶奶，那电报上说……

**二伯伯** (打断)不那么说，人家叫你回来呀? **热** **闹** 部队上有纪律 ……

**二伯伯** (又打断)那犯什么纪律吧?谁当了兵也得要老人儿 啊。回趟子家还非得让老人儿死啊?

**郑奶奶** 行咧，你别冲他发脾气咧。闹儿说的对。当了几年

兵这不是长材料咧?是不能丢八路军的人!

热 闹 (突然发现灵芝，惊喜地)是你!

郑奶奶 那不是灵芝呀，什么时候过来的?

〔灵芝出乎热闹的意料，没有理睬他，却向郑奶奶走 去 。

灵 芝 奶奶，我爷爷、我爹、我们全家都问候您的身体呢。 祝您健康长寿!

郑奶奶 (喜笑颜开)行喽，行喽。这小闺女子着会说话，比你 爷爷可强多咧。我和你爷爷打日本鬼子的时候，都 是抗属代表；土改的时候，又都是评议员。那斗地主 的时候，他站在台子上，憋得那脸子红红的，脚跳得 高高的，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爹从油 田回来咧?

灵 芝 是，奶奶。就等热闹哥过去哩。

郑奶奶 这就是你热闹哥。他当兵走的时侯，你才十七上。 记起来了不?

**灵** **芝** (彬彬有礼地)记起来啦。

〔热闹惊奇地注视着灵芝。灵芝有意避开他的目光。 **郑奶奶** (对热闹)这不是你老责爷爷家收养的那个小孙女

啊?瞧你这记性!那会儿，你俩整天果园儿里一块 来，一块去的。……那摘梨儿的时候，你弄了那么个 大梨儿，非要跟这孩子分着吃，人家灵芝就是不吃。 瞎!你当兵才三年，就把人家给忘咧?

热 闹 不，奶奶，我没忘。我走的时侯，在梨树趟子里，她 ……她还送过我哩!(仍然注视着灵芝)

灵 芝 (又一次避开他的目光)奶奶，我先回去了，告诉我爷 爷、我爹，就说热闹哥回来了……(转身，头也不回地

跑下)

热 闹 (追了几步)灵芝，灵芝……

郑奶奶 (看着灵芝的背影)这孩子怪可怜的，唐山地震，一家 子都砸死咧，就剩下她咧。要不是你老贵爷爷那个 当兵的大孙子救了她……

〔五婶头上蒙着毛巾，抱着柴禾，慢慢走来。她的身 体显得很虚弱。

郑奶奶 (看见五婶，吓了一跳)这不是老五家的?你…… 五 婶 (唯唯诺诺地)娘，你好些啊?

五 叔 (对五婶)你怎么出来咧?谁让你出来的?月子里中 了风，我还得养你一辈子!

五 婶 (微弱地)今天家里人多，我想帮着做做饭。

〔热闹上前接过五婶手里的柴禾。

郑奶奶 老五家的，你……你生咧? 〔五婶欲说什么,又止住。

五 叔 娘，怕你生气，这还一直瞒着你哩。

二伯伯 老五，你换个时候再说，娘刚好点儿!

五 叔 早晚也得说，这是瞒得住的事啊?娘，她生咧! 郑奶奶 生咧?……是大喜还是小喜吨?

五 婶 (吞吞吐吐)是 ……

郑奶奶 别说咧!绝户咧，绝户咧!

五 叔 (指着五婶)你知道不?罚了一千五百块!要是个小 子也值咧，偏偏又是个闺女子!你还会下男蛋不? 你这只鸡儿!

**郑奶奶** 老五家的，给孩子起名了没有哑? **五** **婶** 还没哩。

五 叔 (生气地)还起名儿哩!老大就是个闺女，这又来了

一个，还不是个多头啊?就叫二多吧! **郑奶奶** 二多?行喽，就叫二多吧!

〔三叔背着手走上。他戴着一副在农村非常显眼的 变色镜，上身穿着衬衣，下身套着厚厚的绒裤。

**三** **叔** 不干咧，不干咧!这回说什么,我也不干咧! **郑奶奶** 老三，你不好好教学，怎么又回来咧?

**三** **叔** 教学?我教个鬼!他们两口子欺侮我! **郑奶奶** 谁吧?

**三** **叔** 我们那副校长。这当官儿的没有正经人儿! **郑奶奶** 你净说些个不在行的话。

**三** **叔** (突然地)小贞，你说说，我哪点儿对不住你? 小 贞 爹，你这是怎么咧?

**三** **叔** 我们那副校长不是和你沾亲带故的呀?他说我嘎 咕，说我虐待你，说我儿子死了两年咧，还让你在家 守寡哩。

**郑奶奶** 那不会跟他辩论哪?真理越辯越明。 **三** **叔** 辩论?我揍了他咧!

**郑奶奶** 你，你把副校长给打咧?

**三** **叔** 打咧!他有什么本事吨?他当副校长?这一回，我 高低不干咧!除非他请我来。我怕什么吨?我就是 退休，还能去北戴河疗养哩。

郑奶奶 你还想上天哩!你看你这是什么样儿?上身光膀子 穿着个小褂褂儿，下身又捂着绒裤，还戴着那么儿个

黑镜镜儿……

**三** **叔** 我闹肚子哩，窜稀!

二伯伯 老三，你这辈子，老是和人家拧着。那常言道：“强硬 是祸根之胎，柔弱是立身之本。”你就不兴学着点儿?

五 叔 (看到五婶还站在那儿，火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还 在这儿咧?你找死啊?还不给我进去，你这只鸡儿! 〔五婶欲下，被热闹拦住。

热 闹 五婶，你先等等。(将一些营养品递到五婶面前)五 婶，你身子骨虚，吃了也好补补身子……(又将另一 包东西递给郑奶奶)奶奶，这些东西就给您吧。

·

五 婶 热闹，这…… 热 闹 婶，拿着吧!

〔五婶伸出颤抖的双手欲接。 五 叔 (瞪了五婶一眼)哼!

五 婶 (慢慢缩回双手)热闹，你的心意，五婶领咧……(转 身跑下)

热 闹 五婶!五婶!(拿着东西追下)

郑奶奶 (喊着)热闹，热闹……你别跑，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哩!(站起来，不料身子一晃，险些摔倒)

〔众人忙扶郑奶奶进屋。麻烦悄悄叫住了小贞。

麻 烦 (诡秘地)嫂子，有个人给我来信了。你猜，是谁来 的?

小 贞 (玩笑地)是男的还是女的? 麻 烦 (认真地)是男的。

小 贞 (一怔)哟，你这么一点点子，就谈开这咧?

麻 烦 (羞涩地跺着脚)你说什么吨!你说什么吧!是金豆 哥来的!

小 贞 金豆儿?……他什么时候回来?

麻 烦 (举着信)他信上说，收秋的时候就毕业咧。 小 贞 他学的是大公安，当心回来拿了你!

麻 烦 拿我?(笑)他要拿你哩!你看。(把信塞到小贞手

里 )

〔小贞慢慢将信展开。

麻 烦看上边干什么吧?那是问奶奶病哩。(指着信)在这 儿哩 … … (读)“小贞嫂子还是一个人吗?找对象了 不?要慎重……”这后面还有六个点儿，点点点点点

点。这六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吨? 〔小贞微笑着将信揣到怀里。

〔申四叔和热闹说笑着走上。

申四叔 忙什么?两大任务。 一是麦收，别看今年是春旱，麦 子照样亩产八百斤， 一准没跑儿!二是建立文明村。 哎，你不是在部队上搞这个呀?回头给我介绍介绍 经 验 。

麻 烦 四叔，我爹刚才还找你哩。

申 四 叔 给你奶奶立碑的石料弄来咧。跟他说，可别让人家 知道这是我弄来的。

麻 烦 知道你是大支书!

申四叔 热闹，别忘了上我那儿去。我先走咧，还有事哩。 (匆匆下)

〔外院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矫揉造作的声音：“哟；我们 齐家可是恭候多时啦!”凤莲象一阵风似的走上。她 穿着时髦的衬衣和喇叭裤，满头卡着发卷，那发卷有 黄的、绿的、红的，色彩斑斓。她说起话来拿腔拿调。 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生长在农村，又过了几天 县城生活的女人。

热 闹 你是 … …

凤 莲 哟，热闹兄弟，连我都不认识啦?我是你凤莲姐呀。 我到县百货公司工作的时候，你才这么高哩，嘻 ……

〔郑奶奶等人闻声从屋里走出。 **郑奶奶** 是凤莲啊?

**凤** **莲** 老奶奶，您老安宁!凤莲有礼咧。

**郑奶奶** 你是多咱回来的?你那头上是什么吨?戴着凤冠似 的?

凤 莲 (鼓捣着头上的发卷，得意地)这叫发卷儿。奶奶，今 天一早儿我们齐家是清水泼街，黄土垫道儿的，就等 着热闹过去咧。

**郑奶奶** 那灵芝刚才回去没说呀?

**凤** **莲** 说咧。她不会办事儿，没请了去，我这才二次来请! **热** **闹** 凤莲姐，请我?请我干什么吨?

凤 莲 哟，大兄弟，吃了几年官饭儿，就请不动哂?咱失钱

儿，失物件儿，可不能失礼儿罗。 热 闹 (不解地)失礼儿?

凤 莲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傻兄弟，我那妹妹，早就在家 等着你哩!

热 闹 (一怔)你妹妹?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吨?

郑奶奶 (微笑着)闹儿，奶奶急着叫你回来，是给你说了个媳 妇 儿 。

热 闹 (急切地)谁吨?

郑奶奶 看把你急的，也不怕人家笑话!是你老贵爷的孙女

儿，你凤莲姐的妹子。 热 闹 ( 喜出望外地)灵芝?

郑奶奶 灵芝?不是。告诉你，是蓉儿! 热 闹 (出乎意料地)蓉儿?

郑奶奶 怎么样嗳?大家闺秀的，论模样儿，论材料儿，是咱 们村儿的世界冠军!今天，就给你和蓉儿定亲!

〔郑奶奶的话如晴天霹雳，使热闹惊呆在那里。 **郑奶奶** 热闹，你怎么不说话吨?

〔众人注视着热闹。场上一阵沉寂。

〔突然，窦老闷的笑声打破了寂静。他略带醉意地操 着那特有的阴阳嗓，咋咋呼呼、乐乐呵呵地走上。

窦老闷 我来晚咧，我来晚了!又给人家出殡去咧。我窦老 闷儿给人办了半辈子这事儿，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排 场!光那席一摆就是几十桌，八八的、六六的，实装 的、倒装的，还有后顶灯!看人家那殡出的，纸扎人 儿一糊就是八个，那阴阳宅子糊得跟真的似的，里边 还有电视、沙发哩!(发现没人理他)怎么都不说话 吨?我又不是四人帮出来咧，怎么这么看着我咧?

**郑奶奶** 老闷儿，你那胸口上戴的什么吨?

**窦老闷** (低头看)哟喲哟喲……这是个小白花儿。现在死了 人儿，又兴开戴白花儿咧，真是一朝一代一个样儿。 他兴他的吧，可我还没习惯哩，戴上就忘了摘咧。 (摘下白花，欲扔又没舍得，把小白花藏进口袋，顺手 又掏出什么擦擦汗，结果，掏出来的是一块黑纱)

**郑奶奶** 看你那身上鼓捣的丧气不?

窦老闷 老姑姑，看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吨?这刚办完了丧事 儿，再来办喜事儿，这就跟那赶着看电影似的，一场 一场儿的。再说哩，这丧事也好，喜事也好，查查那 字典，这叫红白喜事，都俟着哩!热闹，你家福份不 浅吧?我给你做的这个媒怎么样嗳?人家蓉儿是一 表人才。你和蓉儿是竹帘子必合!

**麻** **烦** 还竹篮子哩!

**窦老闷** (不假思索地)竹篮子更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看

你说的这叫什么吨?

**二伯伯** 老闷儿!你又喝多咧!

**窦老闷** 我喝什么多吨?人家叫我做酒官儿哩。我说甭管 那，做了官，有了资格就应当享受!人家说我不喝， 他们也不喝。我说我死你们也死啊?咱就说这个理 儿!

**二伯伯** 你别说咧!刚才那喇叭里广播你哩! **窦老闷** 广播我什么 ?

〔这时，广播喇叭又响起来：“窦老闷儿，你听着!窦 老闷儿，你听着…… "

**窦老闷** (冲喇叭方向喊着)我听着哩!我听着哩!

〔嗽叭里的声音：“……窦老闷儿，你怎么还不来吧? 快到大队领你爹来。你还要你爹不?你有几个爹 吧?你是怎么出来的?”

郑奶奶 老闷儿，虽说你不是我的亲侄子，我也得说说你。你 有老的时候不?你小的时候，擦屎把尿的要你爹，这 会儿你翅膀硬咧，就不要你爹哂?

窦老闷 他这是“寒磷”我哩。这个广播员让我得罪咧。他长 得象猪八戒，让我给他介绍个对象，我没干，他就恨 上我咧。这是报复!

**郑奶奶** 你快去领吧!

**窦老闷** 那这里 ……

**郑奶奶** 这儿用不着你，先领你爹去吧!

**窦老闷** 我这就去!(冲着喇叭的方向)这个广播员!给中央 报报告，看有儿子领爹的呗?(唠唠叨叨地向门外走 下)

**郑奶奶** 凤莲，你先回去吧!热闹刚回来，洗把子脸，精神精

神就过去。

凤 莲 奶奶，您可是发话了。(瞥了热闹一眼)可人家听您 的呀?

**郑奶奶** 我们郑家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

**凤** **莲**那好，我们就在家恭候啦!(一边拔弄着头上的发 卷，一边扭着走下)

〔麻烦送下。

热 闹 奶奶，这又不是三钱买麻糖、俩钱买枣儿的事儿，你 们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嗳?

**郑奶奶** 商量什么吨?这娶媳妇又不象那土改，谁分哪块地， 还得评议评议。这一辈子的大事，哪会儿不是老的 做主哑?

**热** **闹** 那也得听听我的意见，听听全家的意见吨。

**郑奶奶** 照你说，还大鸣大放大辩论呀?别使性子咧，走，奶 奶陪你一块儿过去!

**二伯伯** 娘，你行啊?

**郑奶奶** 我这蜚子，就热闹这么一块心病咧。要是看着他们 订了亲，如了意，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咧。闹儿， 走!

〔热闹站着不动。 **二伯伯** 快跟你奶奶去吧!

热 闹 奶奶，找媳妇的事儿，等我复员回来再说不行啊?再 说，我也没见着她，人家蓉儿还不一定同意哩。

**二伯伯** 你这不是有意气你奶奶呀?你听着，你今天要不跟 你奶奶过去，我，我打断你的腿!(举起手来)

热 闹 (突然地)你敢打解放军!

二伯伯 ( 一 愣)你!你把军装脱喽!我打的不是解放军，我

打我儿子!

**郑奶奶** 老二!你这一根筋的犟劲儿又上来咧! 〔麻烦风风火火地跑上。

麻 烦 奶奶!齐老贵爷爷来咧!齐老贵爷爷来咧! 郑奶奶 齐老贵来咧?他亲自来咧?真的?

麻 烦 可不真的!这会儿都到前院儿咧!

**郑奶奶**你们都跟着我去迎迎，去迎迎齐老贵!

〔众人忙乱起来。

〔齐老贵在灵芝的搀扶下走上。

**郑奶奶** 小贵子，你亲自出马，我有失远迎。 **齐老贵** 罢啦!罢啦!

**郑奶奶** 闹儿，快来见过你老贵爷爷。 热 闹 老贵爷爷。

**齐老贵** 热闹儿，不是你老贵爷爷挑你的理儿。我叫灵芝、凤 莲请了你两次，都请不动，我这是三顾茅庐啊!热闹 儿，你还非得坐皇上的车辇才去呀?

〔热闹欲说什么。

**二伯伯** (急忙制止热闹)你!

**齐老贵** (看了看房地基)老嫂子，又要起新房啊?

**郑奶奶** 这都是给热闹和蓉儿预备下的。择个吉日就上梁， 一共五间，你瞅着行不?

齐老贵 (用手杖量着门的宽度)这门分八种，财、病、义、官、 劫、本。你这是三尺八，开的是财门。(振振有词地) 财门开者主招财，金山、银山入门来。(大笑)哈哈哈



郑奶奶 (也笑着)你说不说的吧，这才几年功夫，是有钱儿 哩，置骡子，置马，还置拖拉机，置汽车哩。莫非咱们

都开了财门?

**齐老贵** 不是咱们开的财门，咱们哪有本事啊?这是邓老主 席给咱们开的财门!哈哈哈 ……

**郑奶奶**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说话咧?那土改的时候 ……

**齐老贵** 别提那土改咧 …… (突然小声地)老嫂子，和热闹说

清了不? **郑奶奶** 说清咧。

**齐老贵** (仍不放心)热闹答应了? 热 闹 (抢上一步)奶奶!.

**郑奶奶** (一把拉住热闹的手)怎么不答应嗳?蓉儿那么好的 闺女，打着灯笼上哪儿找去吧!

齐老贵 那就好!……热闹，听说你入党咧?还在部队上搞 文明村，照顾那些孤老头子?还救了一个跳井的小 闺女子，立了三等功，是不?我消息灵通!

**二伯伯** 热闹，快跟你老贵爷爷过去吧! **齐老贵** (拉起热闹的手)热闹，走!

**热** **闹** 老贵爷爷……(转向郑奶奶)奶奶，你们……你们骗

了我啦!

**郑奶奶** ( 一 惊)什么?

**热** **闹** 我爹，我爹给部队上打的是假电报! **郑奶奶** 电报还有假呀?那假的邮局给打呀?

**热** **闹** (掏出电报)你看，这电报上说：“奶奶病故速归”!说 你死啦!

**郑奶奶** (对二伯伯)你是这样说的呀?(双手轻轻拍着大腿) 你这不是咒我呀?

**齐老贵** (对二伯伯)这就是你的不对咧。部队上有纪律…… **二伯伯** 我，我 … …

热 闹 对，部队上有纪律。临来的时候，指导员就说了，要 是家里拍了假电报，当天就得返回部队。老贵爷爷， 奶奶……(看着灵芝)我，我这就回部队去!

**齐老贵** (同情而为难地)这倒是， ……可我那一家子人还等 着哩 ……

**郑奶奶** 这么着吧，闹儿，先跟你老贵爷爷过去看看…… **二伯伯** 对，看完了就赶紧着回去，两不耽误!

**热** **闹** (拿起挎包和衣服)不行!那就赶不上火车咧。我这 就走!(又一次注视着灵芝)

**二伯伯** 你敢!(从热闹手中夺下挎包、衣服，狠狠地摔在地

上)你反啊! 〔 停 顿 。

**灵** **芝** ( 慢慢地到热闹面前)热闹哥，你就去吧! **热** **闹** (有意问她)去哪儿?

灵 芝 我爹和蓉儿姐他们，等了你好长时间。再说，奶奶和 我爷爷为了你们这件事操了多少心哪?你要不去， 会伤他们心的!你就去吧!

热 闹 (盯视着灵芝)好，我去，我去!我这就去!今天我和

蓉儿见面，明天我就和她成亲! 〔远处传来火车长长的汽笛声。

**—** **—幕落**

**第** **二** **幕**

**时** **间** 数月后，初秋。 **地** **点** 郑家大院内院。

场 景 几个月前的房地基已经变成新的、卧砖到顶的大瓦 房。房檐儿下挂着一排五颜六色的真丝软缎被面， 如同彩旗一般绚丽多彩。门板上贴着鲜艳的大红喜 字，门廊的两根榆木大柱上，分别贴着一副醒目的红 对联：“和睦门庭风光好，恩爱夫妻幸福多”。横批是 “笑逐颜开”。

〔幕启：二娘、小贞陪着郑奶奶观看悬挂着的被面。 远处人声鼎沸，喧闹不停：“准备开席喽!”“赶明儿个 杀那个大的，杀那个大的。”“来喽，肉丸子、粉条儿。”

**郑奶奶** (对二娘)老闷儿他爹请了不? **二** **娘** 请去咧。没在家。

**郑奶奶** 这个老闷儿，又把他爹弄到哪儿去咧? 二 娘 呆会儿，我再去看看。

郑奶奶 (看着被面，高兴地)从前娶媳妇，咱这受苦的人儿， 能盖上一床棉被就算到头咧。可现实哩?别的不 说，买个电视，还是五彩的。光这被面……(突然又 想起什么)那吹大笛的请了不?

小 贞奶奶，不请咧。

郑奶奶 不请咧?怕花钱儿啊?

二 娘 娘，老闷儿说咧，现在不兴吹大笛儿咧，兴唱戏……

郑奶奶 唱戏?老世年间，埋死人唱戏。这娶媳妇儿又兴开 唱戏哂?

二 娘 由着老闷儿吧。

郑奶奶 行喽。那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小 贞 说这被面儿 ……

郑奶奶 对!那中央开了会儿，那办法可灵验哩，把老百姓都 开富咧，把这日子都开红火咧!光这被面儿就是几 十条儿……(又想起什么)金豆儿回来好几天咧。他 也不小咧，你们得关心关心他吨!

二 娘 你别替他操心啊!他毕业回来，村里象开了锅似的， 那介绍人儿都快踢破门槛子咧。

〔金豆边用棉纱擦着手上的油污边走上。 **郑奶奶** 说曹操，曹操到。你又干什么去咧?

二 娘 帮人家修拖拉机去咧。

郑奶奶 嗯，又修拖拉机，又修收音机，又会公安，你想当天才 呀?给你说，你别挑花了眼儿!别找那些个花里胡 哨的!

金 豆 嘿嘿……奶奶，你喜欢谁，我就找谁。

郑奶奶 你小子从小就嘴甜。那热闹可不是个东西，都复员 回来二十多天了，可家哩，连个人影儿都看不着!

金 豆 奶奶，他是去保定开军民共建文明村经验交流会去

哩 。

**郑奶奶** 什么“共箭”哪?我这还等着给他一“箭”哩! 金 豆 奶奶，你这是什么“建”哪?

郑奶奶 桃花箭!桃花女破周公!

金 豆 奶奶，要我说，这还不一定破得了哩!那热闹答应 哂?

郑奶奶 今天送嫁妆，明天新媳妇过门。等甩上那五色粮食， 看他还能耐不?

金 豆 奶奶，他们不登记就结婚，这不符合婚姻法!

郑奶奶 有功夫就登，没功夫就不登，还在乎那一张纸啊? 小 贞 那蓉儿还比热闹大一岁哩。

郑奶奶 大点儿怕什么吨?我比你爷爷大五岁，不也挺好哇? 寻个小媳妇吃拳头，寻个大媳妇吃馒头。你们小人 儿们，知道什么理吨!

〔三叔腋下挾着几本厚厚的书和一卷东西上。申四 叔、二伯伯跟上。

**郑奶奶** 你们又到哪儿去咧? **三** **叔** 进城到书店买书去咧。

**二伯伯** 金豆，老张头叫你哩。电磨的马达坏了，让你去看 看。

金 豆 哎!(跑下)

三 叔 金豆成了咱这儿的金疙瘩哂。我要有这么个儿子就 烧高香咧。

**郑奶奶** 你别烧香咧。刚换了学校，好好教书去吧!

三 叔 换的这是个什么学校唾?还不如不换哩!那么一点 点儿的地方，离家又远，要窗户没窗户，要门没门的。 弄块破黑板子，一擦一手黑。这，这，这不是窝囊人 哪 ?

郑奶奶 那怕什么吨?干活儿的谁的手不黑吧?

三 叔 你知道什么吨!根本的是，人家不把我看在眼里。

我去了连个欢迎会都没开，校长点了个头儿，就算完 咧!

**郑奶奶** 还要让人家给你唱大戏呀?

**三** **叔** 他是五六年入党的，照着我呀，还差着两三年哩。说 话一点儿也不客气，我也没给他好脸子。他说我党 性不强，在政冶上没给中央保持一致。我说，你别给 我来这一套。越说越气，我就给了他两下子!(做了

个打人的动作，然后得意地翻弄着书本) **郑奶奶** 你有本事，走到哪儿打到哪儿!

**申四叔** 听说你还打学生，打得人家直哭…… **三** **叔**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郑奶奶** 你别转文咧!快回学校去，给人家检讨检讨。

三 叔 检讨?这回真的不干了，我写了离休报告。我这三 十多年的教龄，离休了一分钱也不少拿，我才不给他 干哩!在家写小说!……对，写小说!(用食指敲打 着书本)人家苏联有个长篇小说，叫《静静的顿河》, 我非写个《热闹的唐河》不行。不信你们看着!

**申四叔** 娘，今天你真是要给热闹办啊? **三** **叔** 说起来了，你是空着手儿来的? **申四叔** 嗯 。

三 叔 你着嘎咕!你侄子结婚，你连个礼儿都不上，这不是 头顶上往下套袜子，脸上过不去呀!

**申四叔** (不紧不慢地)早晚得上，不见得这次带来。

**三** **叔** 你净说那好听的，你怎么不说把你那儿子给我一个 吨?我没儿子咧!

郑奶奶 (对三叔)你手里拿的什么吧?

三 叔 我要送给热闹一件好东西!是我亲自给热闹写的字

儿，写的书法…… **郑奶奶** 什么字味?

三 叔 (展开手里的卷轴，念)“提高警惕”。

**郑奶奶** 你喲，热闹办喜事，你让他“警惕”什么吨?

三 叔 后边还有一句“保卫祖国”——写不下咧……

郑奶奶 谁给你糊的那缎缎?这么漂亮 … … 三 叔 我托人裱的，这不叫糊……

〔三婶上，她是个心直口快，咋咋呼呼的人。她遇事 大有呼风唤雨、哭天喊地的本领。

三 婶 娘，前院又来了那么多上礼的，二哥说，叫你去看看。 〔郑奶奶带众人下。

三 婶 (对三叔)你别瞎溜达了。(对小贞)小贞，你先等等。

(又对三叔)你跟她说了没有?

三 叔 (小声地)我当公公的，怎么好说吨? 三 婶 (大声地)那我这当婆婆的就好说呀? 小 贞 爹，娘，什么事味?

三 叔 (对三婶)你说吧。 三 婶 (命令地)你说!

三 叔(无奈地转向小贞)呃……小贞，常言说：“寡妇门前 是非多”,你……

三 婶 (嗔怪地)你这是说的什么吨?走吧!去吧!滚吧! 三 叔 (就坡下驴)哎，哎，哎!(向外院走去)

三 婶 (冲着三叔的背影)亏你还是个先生，还识文断字哩! (转对小贞，温和地)小贞，你说咱们这个家对你怎么 样嗳?

小贞你和爹都挺疼我的，奶奶对我可好咧，有时候还给我 吃点儿偏饭儿哩。

三 婶 我和你爹都知道，你是个好媳妇，都守了我们两年多 咧……不象有些个人儿，丈夫才死了几天，金钱灰儿

还热着哩，就溜之大吉咧! 〔小贞低头不语。

三 婶 小贞，直说吧，你还愿意在咱这个家呆下去不? 小 贞 愿意 … …

三 婶 (单刀直入地)你没想改嫁的事儿啊? 小 贞 (若有所思地)嗯……嗯 ……

三 婶 你嗯什么吨?心里有事可别瞒着。自打大亮死了， 我和你爹把你当亲闺女似的。你可不能做那吃里扒 外的事儿!

〔小贞默默点头。

三 婶 这话我和你爹憋了好久咧，今天算说清咧。(转身欲 走又返回)小贞，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有事 儿不跟我们说，闹出乱子来……责任你担着!(下)

小贞(思忖着)我担着 …… (顺手从窗台上拿起一个小筐， 坐下编织起来)

〔少顷，金豆擦着手上的油污走上。 金 豆 嫂子……

小贞金豆! ……我，我的半导体修好了呗? 金 豆 好咧，在口袋里哩。

〔小贞看看金豆带有油污的手，迟疑片刻，从金豆口 袋里掏出半导体，然后将它打开。半导体里正播放 着吕剧《李二嫂改嫁》的唱段：“李二嫂眼含泪，关上 屋门，对孤灯，想往事，暗自伤心…… ”

小 贞(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是什么戏吨? 金 豆 《李二嫂改嫁》。

〔小贞急忙关上半导体。

金 豆 (笑了)嫂子，你还不好意思哩。兴李二嫂改嫁，就不 兴我小贞嫂子改嫁呀?

小 贞 你那信上不是说，叫我慎重啊?那六个点，点点点点

点点是什么意思吨? 金豆 那你还不明白呀?

小 贞 不是不明白，(难以启齿)是……是不明确。 金 豆 (窘住) ……那怎么明确吨?

〔小贞看到金豆窘迫的样子，不禁咯咯地笑了起来。 金豆也受到了感染，不自然地笑了两声。小贞急忙 放下小筐，打来一盆洗脸水。

小 贞(端着脸盆)昨天你怎么没过来吨?干什么去咧? 金 豆 在家呆了一天，没出门。

小 贞我早知道咧!听说，给你提亲的人儿，把门槛子都踢

破咧。你……你都看上谁咧?

金 豆 我看了那么多，没一个符合条件的。 小 贞 那……那你要什么条件味?

金 豆 我先问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咧? 小 贞(迟疑片刻)回娘家看了看 ……

金 豆 我早知道咧!你娘给你找对象，让你回去见面哩。

是呗?

小 贞 (瞅着金豆)坦白地说，是那么回事儿。 金 豆 (追问)那你都看上谁咧?

小 贞(指着脸盆里的水)金豆，你来看 …… 金 豆 (凑过去，看着脸盆里的水)有什么吨?

小 贞 那水里不是有个人影儿啊?我……我就看上他咧! 金 豆 (轻轻地拨了一下水)你看，那人影儿没咧!

小贞那人影儿没咧，(抬头盯住金豆)那……那真人不是 还在哂?!

〔两人相视无语。

〔麻烦风风火火地跑上。

麻 烦 金豆哥，小贞嫂子，家里真的把唱戏的请来咧。听说 铺床的一会儿就到。我哥儿到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 哩!他要回来 ……

**金** **豆** 麻烦，我回来还没见着热闹哩。他对这事儿，到底是 啥态度哑?看你急的 ……

小贞(若有所思地)蓉儿不是挺好的呀?

**麻** **烦** (鼓起勇气)瞎，我都跟你们说了吧! ……可我哥不 让说!

〔热闹身着便服，手里提着一大捆书，急上。 热 闹 金豆哥!金豆哥!

〔兄弟俩见面，分外高兴。

热 闹 (兴高彩烈地)金豆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回来 得正好，给我出出主意，帮帮我。这次开会长了不少 见识，我有好多想法哩!把现在的文化站扩建成科 学文化中心，在科学实验室，研究水稻品种、土壤改 良，再好好搞搞图书馆、俱乐部……等将来有条件还 可以盖个电影院。你帮我好好设计设计!

金 豆热闹，你先别说这些咧。(指着悬挂着的被面)你知

道今天要干什么不? 热 闹 我一进村就听说咧。 金 豆 你到底同意不?

麻 烦 同意?他还有秘密哩! 〔郑奶奶带二娘上。

**郑奶奶** 闹儿，你回来咧?赶快换换衣服。人家蓉儿在乡公 所等着你哩。

**热** **闹** 乡公所?

**郑奶奶** 等你登记，结婚哩!快去吧!

二 娘 那前几天，你不是打过电话，说今天回来呀?

热 闹 金豆哥，回头我再找你吧!(欲下，又转过身来，把那 一大捆书递给麻烦)这是给你们图书室买的新书! (转身跑下)

郑奶奶 (喊着)闹儿，你去哪儿味? 〔热闹内声：“去乡公所!”

郑奶奶 (叹了口气)哎，我就是操心的命! 〔麻烦抱着书下。锄泥哭着跑上。

锄 泥 娘!娘!

郑奶奶 又怎么咧?一会儿都不让我安生。这大喜的日子你 哭什么吨?

锄 泥 (不停地哭着)娘，你可把我害咧!当初要不是你硬

给我做主，我能嫁给那个败家子儿啊? **郑奶奶** 他又怎么咧?

锄 泥 他他……他一宿一宿的不着家，去跟人家赌牌。 一 出门就带上个二、三百子，家里那点儿钱都让他给折 腾光咧。今天早起，来了几个大汉子，非要把车子、 机子都抬走。我个女人家，劝又劝不动，拽也拽不 住。人家说了，要是不还钱儿，连房子也保不住!

娘，他今天卖房子、卖地，明天还不得卖妻、卖女呀! 郑奶奶 (气得直哆嗦)这……这个狼羔子!金豆，你不是和

你姑姑一个村的呀?去，把家根儿给我找来! 〔金豆站着不动。

**郑奶奶** 你去吨!

**金** **豆** 奶奶，姑姑，怪我提前没告诉你们。我姑夫他…… **郑奶奶** 他怎么咧?

**金** **豆** 他 ……

**郑奶奶** 你说吨!他寻死去咧?

**金** **豆** 不是，他要躲在我家里，我和民兵把他扣起来咧! **郑奶奶** 什么?你把你姑夫给扣咧!

金 豆 奶奶，上级有文件，要打击不法分子! 郑奶奶 你姑夫是什么分子?

金 豆 不法分子!支部研究，说不定还要把他送县公安局 哩!姑姑，这也是为了你好，为了咱全家好。象他这 样三天赌博，两天闹事的，这不是搅乱社会呀?虽说 他是我姑夫，我也不能包庇!

郑奶奶 (突然地)金豆儿，我告诉你，你姑夫要是有个三长两 短的，我可拿你不饶!你们知道不，他们家对咱郑家 有救命之恩!土改的时候，他爹救过你爷爷的命，是 烈士。要不能有你们这一伙伙!别看你姑姑又哭又 闹的，可老话说：夫不是，且宽忍。她能说你好哇? 锄泥儿，你说说……

锄 泥 金豆，扣得好!扣得好!我还要和他离婚哩!

郑奶奶 (脸上划过一丝微笑)我的好闺女，你忘了，你这名儿 是怎么来的吨?家根儿他爹死前，把我和你爹叫到 身边，这个手拍着家根儿，这个手拍着你。他爹说： 我这辈子就这么条根儿，就叫家根吧；你们又添了个 闺女，咱庄户人不能忘了锄把子，就叫锄泥吧!这两 个孩子长大以后……他话还没说完，就咽气咧。咱 可不能做那对不起人的事儿。金豆，快去跟他们说

说，把你姑夫放出来! 〔五婶病病歪歪地上。

五 婶 (唯唯诺诺地)娘，戏台子搭好咧。二哥说，让你去点 戏 哩 。

郑奶奶 嗯，金豆儿，别忘了去说说，人家听你的。

〔郑奶奶被小贞搀扶下。金豆扶锄泥进屋。五叔上。 五 叔 (对五婶)你把我叫到这儿干什么吨?

五 婶 他爹，咱那钱儿还清了不?

五 叔 别说是一千五，就是一万五我也能还清!就是你，忒 没有本事!

五 婶 (试探地)那，那要是再给你生一个哩?

五 叔 还生?你没听热闹儿说，要生第三胎，不光罚钱，还 要给我处分哩!

五 婶 是啊?(突然难过地抽泣起来) 五 叔 你又怎么咧?

五 婶 (难为情地)我，我又想吃点儿酸的。 五 叔 (惊奇地)你，你又想吃酸的?

五 婶 (点点头)他爹，这可怎么办哪?

五 叔 怎么办?这不是好事儿啊!要真是个小子，就是给

我处分，我也认咧!——生! 五 婶 那……那要是闺女哩?

五 叔 你敢!我杀了你!你这只鸡儿! 五 婶 我，我怎么知道是男是女吨?

五 叔 你不是想吃酸的呀?酸儿辣女! 五 婶 那上次 ……

五 叔 (想起什么)嗅对，现在能科学咧。你先别声张，保住 密……

五 婶 这不是违反政策呀?人家热闹儿在外头一个劲儿地 搞文明，可咱这当叔叔、当婶子的……

五 叔 热闹是我亲侄子，这点儿面子能不给他叔叔哇?(殷

勤地)你先歇着，我给你买点儿酸的去。 〔二伯伯拉着热闹吵吵嚷嚷地上。

二伯伯 ……当着一院子的人儿，你那叫干什么吧?人家亲 戚、朋友、叔叔、大爷的，不看咱郑家的为人，人家管 你呀?别说你是个支委，你就是当了县太爷，人家也 不进你那衙门府!你站在那院子里，让人们都回去， 你这是轰鸡儿哂?

热 闹 爹，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同意!

**二伯伯** 我知道。你非说这句话不价?可我告诉你，你心里 热的那个不行，永远的不行!

五 叔 你们说什么咧?什么行不行嗳?

二伯伯 不管他!这小子毛儿不顺，就这么给他定咧!

三 叔 二哥，我跟你说过吧?他刚复员回来，大伙信任他， 选他当了支委，他得先抓工作。

热 闹 爹，五叔说的对，你得支持我的工作!

**二伯伯** 那还怎么支持嗳?这件事我们操办，不用你费心。 到时候，你就猫个腰、低个头儿不就完咧!这不是支 持呵?

〔麻烦匆匆跑上。

麻 烦 哥儿，你去乡公所了不? 热 闹 去咧，没见着人!

麻 烦 坏咧，坏咧，这下可坏咧! 二伯伯 怎么坏咧?

麻 烦 人家送嫁妆来咧!

〔麻烦话音未落，远处传来阵阵吹打声、鞭炮声。顿 时，喧声四起：“准备开席喽!”“八八八的，六六六 的!”“酥肉肘子!”“接嫁妆喽!”

〔郑奶奶、申四叔、三叔等人陆续上。 郑奶奶 老二，快叫热闹儿换身衣裳!

二伯伯 来不及咧!人家到咧!

〔鞭炮声、吹打声戛然而止。

〔凤莲、灵芝及齐老贵家的客人们蜂拥而至。他们有 的抬着用红布包裹的横镜，有的抬着缝纫机，有的怀 里抱着收音机、座钟，还有几个人担着大箩筐，里面 装着茶壶、暖壶、枕巾、床单、花瓶等物。

凤 莲 (喜悦地)奶奶，这些个嫁妆放到哪儿味? 郑奶奶 这屋里，这屋里……

〔凤莲向屋内走去。

二伯伯 (掏出几盒香烟分发给众人)这些个嘎咕烟儿，谁抽 谁拿吧。

〔客人有的接烟，有的推辞，有的拿一支烟挟到耳朵 上。少顷，凤莲耷拉着脸子从屋内走出。

凤 莲 (拉着长腔，挑剔地)哟，这新房里还是炕啊?我们蓉 儿在家里可是睡的钢丝床。再说，这屋里怎么连大 衣柜都没有哑?

**二伯伯** (解释地)那两个对柜，是花了三百多块钱才买的，比 那大衣柜实用。

凤 莲 现在不兴这个咧! ……那电视机哩?

**二伯伯** 不在屋里放着哂?十四时，还是五彩的!

**凤** **莲** 我是说十四时的太小，应该买二十的!算了!奶奶， 二伯伯，(指着嫁妆)这些个东西都是我们齐家陪送

的，你们就照单子收礼吧。灵芝，念!

〔灵芝展开一张十六开大小的八折红帖子，封面上有 两个烫金的大字：“礼帖”。

灵 芝 (心情复杂地念起来)“齐凤蓉，女，坤命，时年二十四 岁，五九年阴历八月生；郑热闹，男，乾命，时年二十 三岁，六○年阴历十月生。男婚女嫁，乾坤定真，敬 修礼帖，好为百年。横镜一面，礼洋四十块…… "

〔两客人将横镜抬进屋。

灵 芝 ( 双手颤抖着)双马牌座钟一架，礼洋三十块…… 〔一客人将座钟抱进屋。

灵 芝 (嗓音哽咽着)缝纫机一台，礼洋一百八十一块九毛

六……

热 闹 (大喝一声)灵芝!别念啦!

〔灵芝说不出是委屈，还是惊吓，泪水夺眶而出。郑 奶奶、二伯伯、凤莲等人气愤地盯视着热闹。

**郑奶奶** 热闹儿!你这是干什么吨?

**二伯伯** (解释地)灵芝，他就是这么个熊脾气，这事儿和你没 关系!

凤 莲 热闹儿兄弟，咱这可是娶媳妇，不是打冤家! 热 闹 娶媳妇?

郑奶奶 (打断)别说咧!

**凤** **莲** 行了，行了，我来念吧!(从灵芝手里接过帖子，不耐 烦地念起来)收音机一台、暖壶两对、床单、枕头巾



〔客人们往里屋送着东西。

热 闹 凤莲姐。你们齐家可真大方啊!

凤 莲 (傲慢地)哼!大兄弟，这算什么!谁不知道，没钱的

聘閨女，有钱的聘嫁妆!

热 闹 (一把夺下礼帖，一字一顿地)我和蓉儿一没定亲，二 没登记，我不承认!(欲撕礼帖)

〔窦老闷仍然操着那副阴阳嗓，乐乐呵呵、咋咋呼呼 地走上。

**窦老闷** (手里举着结婚登记书)这是怎么说的?登咧!登 咧!

**郑奶奶** 什么登咧?

**窦老闷** 这“记”登咧!人家蓉儿一个劲儿的等着热闹，咋就 等不来哩?我说等什么吨，两家都情愿，两好合一 好，这何乐而不为哩?我就给登咧!

**二伯伯** 那人家给登啊?

**窦老闷** 怎么不登哩?都是乡里乡亲的，谁不愿意办件好事 哇?咱们乡里又有人儿。盖戳的老徐，是娘家舅舅 的外甥，说起来还是个小老辈子哩。文化大革命那 会儿，我俩都是“真理造反团”的，办个什么事儿那还 不是一句话的事啊!(做着盖章的动作)我说戳上 吧!他说戳上?我说戳上，戳上，戳就戳上!这叫有 权不使，过期无效!

热 闹 谁让你给登的?告诉你，你登的你跟人家过去!

**窦老闷** 你这是什么话吨?我个当大舅的，给你登个记还有 罪咧?还抓我典型啊?哼!你给中央报报告，看有 当大舅的和外甥媳妇结婚的呗?看你说的 ……

**郑奶奶** 行喽，你又办了件好事，费劲儿咧。

**窦老闷** 这费什么劲喽?就跟那说书似的，是个小段儿。 **郑奶奶** 时候不早咧，该入席咧。凤莲儿，你说哩?

**凤** **莲** (看着热闹)都登记了，生米也都做成熟饭了!(转对

大家)那就入席吧!

〔广播喇叭又传出喊声：“窦老闷，窦老闷，你听着!” **窦老闷** (急忙答应着)我听着哩!我听着哩!

〔广播喇叭里的声音：“……不管你在哪儿，听到广播 赶紧着到大队来。支书要找你谈心!你爹也在哩! 你要不来，就派民兵拿你去咧!”

**窦老闷** (边听广播边念叨着)这个时候谈什么心哪?我这肚 子还空着哩!

**郑奶奶** 老闷儿，你又把你爹赶出去哂?

**窦老闷** 不是。我把他关在屋里哂，他怎么又跑出来咧? **郑奶奶** 你赶紧去吧，要不民兵就拿你来咧!

**窦老闷** 那这里 ……

**郑奶奶** 瞎，给你留着!有你吃的，有你喝的! **窦老闷** 留着?对，留着!留着吧!(欲下) **郑奶奶** 别忘了，把你爹也领来!

〔窦老闷笑应着跑下。

**郑奶奶** 行咧，甭管他咧，咱们入席吧!

〔郑奶奶带众人下。热闹叫住灵芝。

热 闹 你看到了吧?你不让和家里说，结果闹成这样 ……

灵芝，一会儿我就要当众宣布! 灵 芝 不，你不能!

热 闹 为什么?……你还记得三年前，我参军走的那个早 上 ……

灵 芝 热闹哥，你什么都别说咧。你就听我一句话，高高兴

兴地把蓉儿姐娶来吧!

热 闹 娶过来?……那以后哩?

灵 芝 以后?(克制着情感，真诚地)你不是说，建立了科学

文化中心，让我帮你搞沼气和太阳能呵?你放心，我 一定当好你的助手。(沉吟片刻)热闹哥，你忘了我 是怎么到的齐家啊?地震以后，蓉儿姐的哥哥救了 我，把我送到村里，全家人对我都那么好，爷爷说，我 是他最小的孙女。那年冬天，下着大雪，爷爷怕滑 倒，用草绳子缠在脚上，拄着拐杖，一口气走了五里 路，给我请医买药。……我的伤好了以后，蓉儿姐怕 我累着，是她每天早上用自行车驮着我去申家庄上 中学，晚上又把我接回来 …… (抹了一下眼泪)我已 经失去了一个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死了…… 我命不好，真的，人们都说我命不好，……我不能再 失去他们，不能……

热 闹 灵芝，你真的相信命啊?

灵 芝 (点着头)信，信!真信! … … 你忘了?过去你就非 让我跟你分一个梨吃。那时候，我就觉得不吉利。 你说要破破这个规矩! ……今天看来，这都是命里 注定的!

热 闹 那么说，我和蓉儿结婚也是命里注定的?

〔灵芝默默地点着头。

热 闹 好!好!(走到房前，使劲扯下那些悬挂着的被面)

〔灵芝猛然扑上去，抓住热闹的手。 热 闹 不，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走吧! 灵 芝 你，你要干什么?

〔远处传来吵闹声。

〔热闹把扯下的被面，团成一团，摔在地上。灵芝慌 忙捡起被面，向屋里走去。二伯伯、申四叔、三叔等 上。郑奶奶追上。

**郑奶奶** 你们这是干什么吨?他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呀?

**申四叔** (有些醉意地)这……这是送嫁妆啊?这是娶媳妇 啊?

**二伯伯** (懊丧地蹲在一旁)唉 … …

**申四叔** 热闹哪点儿配不上他齐家?他们这是耍笑人哩，耍 笑人哩!

〔凤莲带着齐家的客人陆续上。

**凤** **莲** 哟!你们倒先崩咧。说句不好听的，我们蓉儿要不 是看着你们郑家也是大门大户的，别说八抬大轿，就 是十八抬大轿，你们也抬不来!

**二伯伯** (霍地站起)凤莲!你别没大没小的。你说，郑家今 天哪点儿对不住你们咧?

凤 莲 那咱们就把话说透了!今天，我们齐家大大小小的 几十口子来送嫁妆，你们就给这样的酒，这样的烟 啊?

**二伯伯** 你说说，你们要抽什么烟?要喝什么酒地? **客人甲** 云烟!抽云烟!

**客人乙** 茅台!喝茅台!

**二伯伯** (不知从哪儿提出一瓶包装很漂亮的白酒)这叫“刘 伶醉”,远近闻名，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咧。人家刘伶 都喝醉咧，你们就不能喝啊?说句不怎么的话，这还 是拉关系、走后门买出来哩!

申四叔 (推开扶着他的人)放开我!放开我!我醉什么吨? 我什么都清楚!娘，二哥，你们郑家是怕绝了后哇?

人家热闹不同意这门亲事，你们就非得娶呀? **郑奶奶** 老四，别说咧!

**申四叔** 你们觉着我空着手来是嘎咕。跟你们说，我有钱

我是带着钱来的!(掏出一叠人民币)这钱，不是给 这门亲事随份子的。你们包办，热闹不同意，我也不 同意!热闹，你不是说要办科学文化中心啊?这伍 百块钱是四叔支援你买书的!(把钱重重地甩在小 桌上)看见了吧?我有钱!刚卖了几百斤棉花，是汗 珠子换来的!

**郑奶奶** 老四，你别说啦!

申四叔 好，不说!我在你们郑家没有发言权。从一岁上就 把我给了人，姓了申咧。那字据上是怎么写的，你们 还记得不?“……不管是有病有灾、车轧马踏、投河 奔井，郑家都无权过问!”就算我现在不是郑家人，可 我还是申家庄的支部书记!还是热闹的亲叔叔!热 闹，你看上谁咧?四叔支持你自由恋爱。你就是看

上七仙女儿，四叔也上天给你摘去! **二伯伯** (下定决心)别说咧，咱们不娶啦!

**申四叔** 不娶啦?

**二伯伯** 嗯!(指着那些个嫁妆)凤莲，把这些个东西都抬回 去!

凤 莲 哟，你说的倒轻巧!让送就送，让抬就抬——没那么 容易!

**二伯伯** 你抬不抬?你抬不抬?不抬，我就给你砸了!(抄起 一根扁担)

**郑奶奶** (制止地)老二!你，你疯哂?你这一根筋!

〔众人拉住二伯伯。 〔麻烦边喊边上。

麻 烦 奶奶，爹，齐老贵爷爷来咧!齐老贵爷爷来咧!

〔院内顿时鸦雀无声。齐老贵拄着拐杖慢慢走来，他

与郑奶奶对视一阵。 **郑奶奶** 小贵子，你怎么来咧?

**齐老贵** 我是千里眼，顺风耳，消息灵通!

**郑奶奶** 你既然来了，咱就把话说清了。你是来叫阵哪，还是 来讲和吨?

**齐老贵** 老嫂子，你说哩?

**郑奶奶** 你要是讲和呀，咱们好说好商量；你要是叫阵哪，哼 哼，咱们就刀对刀，枪对枪!

齐老贵 那咱们就比试比试?(大笑起来)哈哈，好一个厉害 的老太婆啊!你也不想想，有我老贵在此，他们敢隔 着锅灶上炕在你老祖宗面前无礼啊? … … 凤莲，给 你郑奶奶赔不是!

〔热闹、金豆、麻烦等在一起议论着什么。 凤 莲 ( 勉强地凑过来，不情愿地)郑，奶，奶……

**齐老贵** (把眼 一 瞪)这是赔不是啊?还带着情绪哩!

凤 莲 (无奈)郑老奶奶，你老高高在上，凤莲我给您赔小心 咧。俗语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你就当我是个不懂 事的黄毛丫头，瞎眉糊眼地看错了叔叔大爷们 ……

郑奶奶 算咧。凤莲儿，这边儿坐。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光怨 她。热闹，你们在那儿开什么小会咧?(对齐老贵) 他们也是多喝了几口，再加上七口子当家、八口子主 事儿的，谁都想吵吵几句，说出话来压个磨盘不知

重，顶根鸡毛儿不知轻的 …… **齐老贵** 老嫂子，那我们蓉儿这事儿?

郑奶奶 小贵子，你放心，我这个老太婆啊，还就是相中蓉儿

咧! ……热闹，你们那小会还没开完哪? **齐老贵** 那明天，我们就把蓉儿送过来!

郑奶奶 行喽，行喽。小贵子，你既然来了，就别走了，我陪着 你喝几盅!

〔郑奶奶、齐老贵等乐乐呵呵地欲下。热闹挡住他们 的去路。

热 闹 等等，我有话要说!

**郑奶奶** (威胁地)闹儿，你说什么吨，你说什么吨! **二伯伯** 热闹，你想翻天呵?

**二** **娘** (提醒地)闹儿，两家子老人都在，当说的说，不当说 的可别说!

麻 烦 (鼓励地)哥儿，说!

热 闹 (象是发表声明似的)我不同意娶蓉儿!我心里有别 人咧!

〔众人怔住。

**凤** **莲** 哟，大兄弟，这可就不对咧!

**齐老贵** 凤莲儿，你少说两句!热闹，你说说，你心里装着谁 吧?(大声地)你说，你给我说!

〔众人盯着热闹。

〔热闹猛然转身，走到屋门口，推开屋门。灵芝出现 在门口，她的手臂上搭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面。热 闹拉着灵芝的手， 一步一步地向郑奶奶，向齐老贵，

向二伯伯等人走去。众人大惊，愣住。 热 闹 (对灵芝)叫爹!叫娘!叫奶奶!

灵 芝 (浑身颤抖着，把被面递给热闹，转身扑到齐老贵怀 里)爷爷!

二伯伯 (暴跳如雷)热闹!不行!不行!永远的不行!我告 诉你，那算卦的先生用特殊的科学推断过，灵芝命 硬，她和你犯克，她克你，克你的命!

齐老贵 (大怒，对灵芝)走，跟我回家!

〔远处隐隐传来河北梆子的唱段：“人都说王俊青人 材仪表，我深居绣楼上见他不着 …… "

**——幕徐徐落**

**第** **三** **幕**

**时** **间** 两天后，傍晚。 **地** **点** 郑家大院内院。

**场** **景** 景同前场，所不同的是，那些大红大绿的被面不见 了，那些红对联、红喜字有的已经被撕破了，有的被 风吹落了一个角，人们仅从残留下的碎片上依稀能 感受到喜庆的气氛。

〔幕启：二伯伯坐在小桌前独自喝着酒。半导体里正 播放着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的唱段。二伯伯也不时 地扯起嗓子跟着哼哼几句。

〔少顷，热闹从外院上。

**二伯伯** (斜了热闹一眼)你回来咧? **热** **闹** 嗯 。

**二伯伯** 你那官司打赢咧?你老闷儿舅哩?

**热** **闹** 区委书记把他扣下咧!爹，我四叔送来的那块石料 哩?

**二伯伯** (没好气地)辕门外! **热** **闹** 什么门外?

**二伯伯** (指着半导体)辕门外。杨六郎要杀他儿子咧!(突 然意识到什么)你问那块石料干什么吨?那是准备

着给你奶奶刻碑的! **热** **闹** 我随便问问。

**二伯伯** 哼!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热闹进屋。

二伯伯 (略带醉意地)你行啊!从保定开会回来，就学会了 拾掇这 一 家子!谁象你吧?复员回来，还要当什么 文明的“种子”!把个家折腾得四海翻腾云水怒。这

就是“开花”、“结果”呀? 〔热闹推开窗，探出头。

**热** **闹** 爹，你别叨叨咧!你知道外头怎么说咱的家吨? **二伯伯** 怎么说吨?

**热** **闹** 说热闹先把自己家的人搞文明啊，咱村上的事儿就 好办咧!(关上窗)

**二伯伯** (把酒杯使劲往桌上一踧，大发雷霆地)这是谁说的? 烧不着的不痛，挠不着的不痒。这些事儿没出在他

家里，要是他儿子也象你这么折腾，他还说呀? 〔五叔慢慢走上。

**五** **叔** 二哥，喝着哩?(向屋内张望)热闹在不? **二伯伯** (关上半导体)有话你就说!

**五** **叔** 二哥呀，热闹办的这些个事儿，他哪象个小的?他比 那老的还老!

〔热闹由屋内出。 热 闹 五叔。

五 叔 你都听见咧?这下更坏咧!五叔得罪咧!

热 闹 五叔，别的党员干部都带头绝了。你有什么理由不 去做绝育哩?

五 叔 你五婶身子骨不强，有了情况咧!

热 闹 什么情况?

**五** **叔** (自知说走了嘴) ……你问这个干什么吨?得了妇女 病咧!二哥，你知道不?在那支部会上，他第一个蹦 出来要把我这个片长给撤喽!

**二伯伯** (急切地)那撤了呗?

**热** **闹** 支委会做出重大决议，一致通过——撤咧!

**五** **叔** 二哥，你听听!还是一致通过的!当初，选我的时候 也是一致通过的!为啥?别的不敢吹，就说抓生产 吧，那粮食翻了两番!那梨树趟子挂果最多!咱编 的那些个小筐筐、小篓篓，那叫手工艺，都出国咧! 谁给订的合同?那养鱼、做炮、织席是谁给搞起来 的?谁家没富起来吧?谁家没个万儿八千的?这算

不算功劳?

**二伯伯** 这是汗马功劳!

五 叔 再说，你提出要办科学文化中心，我举双手支持，可 怎么一到我这儿，你就总跟你五叔过不去哩?谁没 个仁亲俩厚的?你还能六亲不认哪?说起来，老闷 儿还是你一个舅哩，就为这一点点小事儿，你就把人 家给告咧?说句不差码的话，也肯定地可以说，象你 这号的干部少有!

热 闹 (拿出几份材料)五叔，这是我开会带回来的材料，你 看看人家那文明村是咋搞的?

五 叔(瞪着热闹)人家那村里也有侄子撤他叔叔的呀?也 有侄子逼着他婶子去绝了的呀?俗话说，“何河无 鱼，何官无私”!你要手下留情，我就漏网咧；你要非 学那个黑老包，你婶子疯了，你养着!

热 闹 五叔，你别吓唬人!计划生育是党的号召，是国策!

共产党员不跟中央保持一致，就应该受处分!

五 叔 你这怎说呀?行喽，行喽!打今往后，咱们可就算掰 咧!你别叫我五叔，我也不认你这个侄子!(扬长而 去)

**二伯伯** (猛地把酒杯摔在地上)热闹，你听着!自打你复员 回来，全家就没有消停过。你要再这么闹下去，我， 我也不认你这个儿子!

〔麻烦风风火火地跑上。 **麻** **烦** 哥儿，哥儿!

**二伯伯** (烦躁地)整天价哥儿哥儿的， 一个闺女子不呆在家 里，总在外头跑什么吨?

**麻** **烦** 爹，你说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咧!

**二伯伯** 那就光剩下你这样的时代呀?一去不回家咧

**麻** **烦** (推着二伯伯)爹，你走吧!你一根筋，你不理解我 们。你一根筋走到黑，你走吧!走你的黑道去吧!

〔二伯伯无奈，被麻烦推进屋。 麻 烦 哥儿，老闷儿舅哩?

热 闹 区委书记找他谈话哩。你打听着了呗?

麻 烦 我去咧!那齐老贵家的大门紧紧地关着，谁也不让 进!急得我没了法儿，我就上房咧!我一瞅，院子里 一个人也没有。我就仔细地听，就听见灵芝在东屋 里啼哭哩!北屋里，齐老贵一个劲儿地冲蓉儿嚷嚷， 说什么穿上、你给我穿上!

〔郑奶奶在小贞、二娘搀扶下，乐乐呵呵地走来。二 伯伯急从屋内出。

郑奶奶 (笑着)哈哈哈……小贞，赶紧给我找件干净衣裳。 小 贞 哎 。 ( 进 屋 )

**二伯伯** 娘，你干什么去咧?

**郑奶奶** (未理睬二伯伯)那老五哩?他干什么咧?叫他赶紧 着把那些撺忙的人都请回来!老二家的，你去组织

媳妇儿们把这屋里、院里再整治整治…… **二** **娘** 哎!(急下)

**二伯伯** 娘，你这是干什么吨?

**郑奶奶** 你别急，听我慢慢说。热闹，你也听着!刚才，我们

娘仨到算命的小瞎子那去咧! **热** **闹** (一愣)奶奶，你找他干什么地?

郑奶奶 你爹不是说哂，灵芝克你，克你的命，你们夫妻不到 头。刚才，我又让小瞎子好好地给你算了一卦。 (笑)哈哈哈……人家说咧，得按生辰八字走。那灵 芝是夜里子时生的，子时为夜，夜为黑。但是哩，黑 夜是短暂的，光明就在前头。热闹，你就是光明!你 是大白天中午整十二点生的，这叫正阳金命!正是 那太阳最大、最热、最亮的时侯。人家说这叫阳光普 照大地!所以哩，灵芝命再硬，也克不动你!克不动 你!

**麻** **烦** (兴奋地)奶奶，这么说，你同意我哥儿娶灵芝姐啊? **郑奶奶** (笑着)同意咧!同意咧!走，咱这就去齐家胡同，找

齐老贵去!老二，你跟我一块儿去，跟齐老贵求求 情，把灵芝娶过来，省得这些个东西，搬来搬去来回 地折腾……

**二伯伯** 求他?娘，你没看他走的时候，跳着脚地发脾气，恨 不得把咱那房顶子给洞喽?

**郑奶奶** 你别一根筋走到黑咧!咱们给齐老贵讲团结，讲文 明，他能不听呀?热闹，你和灵芝的事包在奶奶身上

咧!(对屋内)小贞，我那衣裳……

麻 烦 哥儿，你还立着干什么哂?快给奶奶找衣裳去!(拉 热闹进屋)

〔锄泥生气地走来，申家根随上。 锄 泥 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的?

**郑奶奶** 是小根子来咧? **申家根** (恭敬地)娘。

**郑奶奶** 你小子不是让民兵看管起来哂?是偷着跑出来的， 还是放你出来的?

**申家根** 放，是放出来的。娘，我，我来请罪。

**郑奶奶** 请罪?那你得好好请!……我这儿还有事儿哩，你 等我回来……

锄 泥 娘，你让他走!让他走!这会儿他倒做起好人咧! (对申家根)你去接着赌呀!那房子不是还没卖哩? 那屋里不是还有几件家具呀?这点儿东西还不够你 再赌几宿呀?你给我出去，出去!

**申家根** 锄泥儿!……娘，我，我认错咧，可锄泥儿她……娘， 你跟她说说，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郑奶奶 你小子嘴比蜜甜，当初也是这样哄骗得我眉欢眼笑 的。你忘了，你爹是烈士，要是活着，他自己就有枪， 用不着和谁商量，他那脾气，说崩了你，你就活不成。 锄泥嫁给你，全家都不同意，她是哭着过的门。你忘 哂?想想你过去那模样，又瘦又矮，小米充黄豆，个

头儿就不中，看上去都不够斤两! 〔小贞拿着一件衣裳从屋内出。

郑奶奶 我还要出门哩，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

锄 泥 不，娘，你先别走。当初我俩是你做的主，今天，也得

当着你把话说清了，我，我要和他离婚! 郑奶奶 (惊讶地)离婚?

锄 泥 (掏出一张纸)家根儿，你过来，在这上面签个字儿! 郑奶奶 (对二伯伯、小贞等)你们先等等。锄泥儿，签什么字

儿吨?谁给你写的? 锄 泥 我叫闹儿给我写的!

郑奶奶 热闹这小子什么事都管哪?宁拆两座庙，不拆一夫 妻!

锄 泥 家根儿，你给我签字儿! 郑奶奶 小根子，你过来!

〔申家根胆快地走向郑奶奶。

郑奶奶 我问你，你是不是要改邪归正呀? 申家根 是 。

郑奶奶 你是不是还想和锄泥儿一块过日子? 申家根 是，是。

郑奶奶 那你就给我跪下! 申家根 娘，我……

郑奶奶 我让你跪下，有话跪下说!

〔申家根无奈，在郑奶奶面前跪了一下，就要站起来。 郑奶奶 跪着别动!还有话说哩。你给我下保证，不说清了，

不许站起来!锄泥，来，站在他前面……

〔锄泥被郑奶奶拉到申家根面前。 郑奶奶 家根儿，下保证吧!

申家根 (无奈，赌咒似地越说越快)娘，我要再干那缺德事 儿，就让太阳把我晒死，就让大水把我淹死，就让大 鬼小鬼一起来画脸勾魂。让我生前缺鼻子少眼、断 胳膊折腿；死后碎尸万段，在阴曹地府里也不得安生

锄 泥 娘，这话我都听了好几回哂!我才不信哩!告诉你 家根儿，要不咱俩上法院，要不，你就痛痛快快地签 字儿!(将离婚书递向申家根)

〔郑奶奶从中夺下离婚书，慢慢地撕成碎片。 锄 泥 娘，你!(抱头痛哭，跑下)

**申家根** (站起来，欲追)锄泥儿——

**郑奶奶** 唉，你们就添乱吧!我这还要出门哩!快，你这个呆 子，快去追呀!

〔申家根答应着，跑下。

〔二娘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匆匆跑上。 **二** **娘** 娘 ! 娘 !

**郑奶奶** 看你慌慌的，又出了什么事儿咧? **二** **娘** 齐老贵来咧!他齐老贵爷爷来咧!

〔众人愣住。

〔热闹、麻烦推开窗户，探出头来。 〔静场片刻。

〔齐老贵拄着拐棍，在凤莲的搀扶下慢慢走来，他一 阵咳嗽。凤莲急忙轻轻地为齐老贵捶着后背。

**郑奶奶** (打破僵局，发号施令)你们还立着干什么吨?赶紧

着摆桌子，搬椅子，叫你老贵爷爷坐下。 〔众人忙碌起来。

**郑奶奶** 小贵子，你那脾气消了呗?

**凤** **莲** 消什么吨?我爷爷回到家，还气得浑身哆嗦哩。

**郑奶奶** (瞟凤莲一眼)小贵子，你别哆嗦咧，我正想给你消气 去哩。

**齐老贵** 老嫂子，别说这些咧。咱们袖筒里捅棒槌，直来直

去!咱们齐、郑两家都是大门大户的，不能让旁人看 了笑话!过去的事儿就算了，明天我还是把新媳妇 送过门儿!

郑奶奶 (高兴地拍着大腿)小贵子，我知道你是老党员，是个 知情达理儿的人!再说，我今天又去算了一卦，那灵 芝克不动热闹，克不动!

**齐老贵** 你说谁?灵芝?

**郑奶奶** 对，灵芝!明天我们就接新娘!

**齐老贵** 老嫂子，这一会儿不见，你们就换人咧?这儿女们的 终身大事，又不是买个东西儿，换来换去的。再说， 什么克不克的，我根本就不信那一套!我是共产党 员，共产党员是专门破除这个的!你们想换成灵芝? 想娶谁就娶谁谁呀?热闹，你小子听着，明天，我就 把蓉儿给你送过来!

**热** **闹** (在窗口)老贵爷爷，这事儿咱们再商量商量吧!

**齐老贵** 还商量什么吧?这都是两家子老人早就定下的。老 嫂子，你们郑家是想耍着我们齐家玩儿啊?那热闹 和蓉儿登记了不?登记了就是夫妻!登记了就是上 了大法!谁能不承认咱这国家的法律?再说，这嫁 出去的闺女，还没过门，你们就把她休了，让我齐老 责这老脸往哪儿搁?让蓉儿往后还怎么做人吧?你 们说说，谁不承认热闹和蓉儿现在是两口子?

〔热闹由屋里走出。 **热** **闹** 我就不承认!

**齐老贵** 你不承认，你就是犯法，我告你!

**郑奶奶** (劝解地)小贵子，你先别逼他……

热 闹 奶奶，明天我老贵爷爷要硬是把蓉儿送过来，我，我

就上五台山当和尚!

**郑奶奶** (急)你这混小子，你当什么和尚吧?当什么和尚吨?

齐老贵 热闹，不管你是当和尚还是当姑子，明天你先娶了媳 妇儿再说!

热 闹 奶奶，你听见了吧?……那我只有死路一条咧!奶

奶，明天一早……你们就到村北大壕里捞我去吧! 凤 莲 热闹兄弟，你别吓唬人!

郑奶奶 凤莲，你别再激他咧!这小子跟他爹一样，也是一根 筋!(急得流下眼泪来)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孙

子，这可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麻 烦 (在窗口)奶奶，娶灵芝!娶灵芝!

凤 莲 麻烦，你胡说什么?娶蓉儿!娶蓉儿!

〔顿时，人们议论纷纷，吵闹一团。麻烦由屋内跑出。 **齐老贵** (突然站起来，哆嗦着用拐棍戳着地)别吵咧!别吵

咧!……这闹成什么咧?热闹，告诉你，蓉儿，我，我 不送咧!可你小子也别惦记着灵芝!只要我齐老贵 还活着，你就别想娶我齐家的姑娘!从今往后，咱们 两家子就算掰咧!掰咧!

郑奶奶 (也霍地站起)掰就掰!你齐家不仁，我郑家就不义! 你宣布，我也宣布，以后我们郑家的人谁也不到你齐 家去，你们齐家的人也别进我郑家的门!咱们两家 断绝关系!

热 闹 奶奶，老贵爷爷……

**二伯伯** 热闹!你还说什么吨?你小子要是有骨气，现在就 立下个誓，打今往后，就是寻瞎子，娶拐子，当和尚， 就是死喽，也不能再和他齐家姑娘来往!

齐老贵 (一阵剧烈的咳嗽)……凤莲，走，咱们走! 230·

**郑奶奶** 小贵子，我不送哂!

**齐老贵** 用不着你送!(被凤莲扶着走去) 〔静场片刻。

〔三婶拿着红喜字、红对联风风火火地跑上。

三 婶 娘，二哥，办喜事撺忙的人，我都挨门挨户地请了。 这些喜字什么的，现在就贴上吧?

**郑奶奶** (发泄地)贴什么吨?不办咧!不办咧! 〔郑奶奶身体一晃，众人急忙将她扶住。

二 娘 娘，你该歇歇咧。

**郑奶奶** (边被人们扶着向屋内走去，边喊着)热闹，我累咧， 可我还有话说哩……

〔二伯伯、二娘、三婶、小贞扶郑奶奶进屋。内院只剩 下热闹和麻烦。

麻 烦 哥儿，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哪? 热 闹 你说哩?

麻 烦 这是你的事儿哟。

热 闹 要是你，你怎么办哩?

麻 烦 (想也不想)要是我，就象那电影《伤逝》一样——私 奔!

〔远处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声。片刻，三叔推着一辆 破旧的自行车上。车子的横梁上挂着一个用碎布头 并制成的布口袋。车后架子上夹着一卷铺盖。

三 叔 热闹，你在哩，我有话对你说。 热 闹 哎!(与麻烦耳语)

麻 烦 行喽!我这就去!(跑下)

〔三叔架好车子，往下拿铺盖，不料绳子松了，铺盖卷 散开，纸张、牙膏、牙刷、缸子等物掉落一地。他索性

把手里东西都顺势扔在地上。

三 叔 (沮丧地)唉!……人生如梦。为什么现实生活，对 我就这么残酷无情?

热 闹 三叔，你有什么事情吧?

三 叔 我这个脾气改不了哂，是个顽固派!你是个干部，给 上边反映反映。

热 闹 反映什么吨?

三 叔 (收拾着东西，随手拿起一张公文)就这么一张纸片 片，盖上个大印，我就没事咧。……我站了三十多年 的讲台，我教的学生，有的当了区委书记，有的当了 海军艇长……多咧。可我哩?没事咧。这不该反映 啊?(纸从手中滑落下去。又捡起断把的牙刷)你这 个东西，半半啦啦；扔了你呀?怪可惜的；留着你吧? 还有什么用吨?就象我似的 …… (一扬手将牙刷扔 了 )

〔热闹关切地看着三叔。

三 叔 (又捡起牙缸子，对着天空看着)一个、两个、仁…… 又多了个窟窿。看见你，我就想起五八年隔离审查 的那几个月了……我就说了句“大跃进有什么好哇? 把牲口饿得啃门槛子”。一句话就坏哩，差点儿戴上 右派帽儿!他们还问我，要给你戴上帽儿，有什么意 见?我说，“不就是戴帽吗?不挡吃不挡喝，能有个 几斤重吨?戴就戴吧!”你看咱那会儿多纯洁。想起 来后怕，幸亏没戴上!这还是那个女老师送的，以 后，也没见着。算了，没你的事喽!(又一扬手，将缸 子扔在一旁，少顷，象是想起什么,赶忙又把缸子找 了回来) ……也不知道她是有意呀?还是无意?这

缸子上的字儿在那会儿可起了作用咧!(举到热闹 眼前)你看……“努力学习，前途光明”……那会儿， 咱正倒霉，一看见这几个字儿，激动着哩。(自言自 语地)留着吧，留着吧……

热 闹 三叔，你怎么又说开这些咧?

三 叔 (强装笑颜)学校让我退休咧!

热 闹 那不是你自己打报告要来的呀?

三 叔 我是吓唬吓唬他们，谁知道真的让我退咧。今天下 午我一回学校，他们就冲我嚷嚷：“批咧，批咧，报告 批咧!”……说我身子骨不强，头痛、腿痛、肚子痛。 那肚子痛是什么毛病?还不是着了凉放俩屁的事 儿啊!

热 闹 三叔，我听说学校里是给你提了一些意见，可……

三 叔 意见，看怎么说。说我爱讲怪话，爱发牢骚，可我还

讲正确的哩。给学生讲课，我还讲三中全会以来的 政策无比英明，深得人心……说起来咧，对党，我可 是没二心，可那些办具体事的人，我就是不服!(边 说边把铺盖夹到车上)

热 闹 三叔，不是组织上跟你过不去，你的年龄也大咧。现， 在不是号召要交班，要培养年轻的呀?你要是愿意，

到科学文化中心来给我们当老师，我们保险欢迎! 三 叔 真的?

热 闹 可不是真的……

三 叔 行喽，只要有事儿干就行喽。那你就别往上反映咧。

对了，你要见着那区委书记，叫他看看我来。

热 闹 看你?

三 叔 他是我的学生!……快过冬啊，我身子骨不强，叫他

给我照顾一车煤!(推车下)

〔热闹欲下，金豆穿着崭新的警察制服跑上。 热 闹 唯!穿上这身衣裳更精神咧!

金 豆 嘿嘿……你的事儿我都听说咧。

热 闹 乱套咧，乱套咧!……那石料咱们要用，我四叔同意 了呗?

金 豆 同意咧。他还说给咱们找人刻哩!

热 闹 那今天晚上，咱俩就把它抬走!对了，你的事儿哩? 金 豆 我这不是找小贞商量来哂。你跟我三伯伯、三娘说

了呗?

热 闹 还没哩。他刚回来，我看他情绪不好。

金 豆 一会儿我自己说吧。 ……你的事儿就闹成这样，我 要是再说喽，那咱家还不得翻个底儿朝天呀?

热 闹 朝天就朝天，翻!咱俩豁出来吧!就是落个不孝子 孙，也得大闹“忠义堂”,我已经闹了一通咧，你接着 闹 !

金 豆 对!“王八过门坎，就看这一翻”!我现在就找三伯 伯去。

热 闹 行喽。(进屋)

〔小贞编着小筐，从后院走上，悄悄地站住。

金 豆 (整理了一下制服，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练习着)三

伯伯，三娘，我和小贞嫂子的事儿…… 小 贞 (小声地)往下说吨。

金 豆(发现小贞)你?……往下说什么吧?你说!

小 贞 说就说。(也站好)爹，娘，我和金豆儿的事儿…… 金 豆 往下说吨。

小贞还是你说吧。你是大公安，还执法哩，你宣布吧!

〔远处传来五叔的喊声。金豆、小贞急忙向后院走 去。五叔边喊边上。

五 叔 娘，二哥!你们快去看看吧!

〔郑奶奶、二伯伯、二娘由屋内出。

**五** **叔** 闹儿他五婶子，又闷在屋里啼哭哩! **郑奶奶** 你是不是又打她咧?

**五** **叔** 没有!我一去，她就啼哭哩。 **郑奶奶** 老二家的，你把她给我叫来。

〔二娘答应着下。

**郑奶奶** (对五叔)虽说她有不对的地方，可你也不能太无情， 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哩!

五 叔 夫妻?她说不定是个扫帚星下凡。头十年子就是没 孩子，找了多少大夫啊!跑了多少地方!北到北京， 南到南京，就差出国咧!吃了多少药吧?中的、西 的、丸的、汤的，十三陵出土的方子，美国的、日本的 经验都给她科学上咧!花多少钱儿咱不说了，哪天 不是好吃好喝地供养着，还按什么《家庭大全》的食 谱吃。就是外国总统来也就是吃这个吧?好容易怀 上了，连着生了俩儿，都是闺女子!你说这个东西不 是个废物呀?还要她干什么吨?

**郑奶奶** 你说的，那废物还得利用哩。

〔二娘拉着五婶慢慢地走上。五婶仍不时地抽泣着。 二娘(着急地对五叔)亏你还是个当爹的!那人都没咧，

你就不知道啊? 五 叔 谁没咧?

**二** **娘** 孩子没咧!(对郑奶奶)娘，她五婶子把二多给扔咧! **郑奶奶** 什么?把孩子给扔咧?老五家的，你这是疯咧?

**五** **婶** (呆痴地) ……不是说两个到头儿咧?(缓缓地)我从 医院回来 … …

**郑奶奶** 你上医院干什么去咧?

**五** **叔** 娘，我一直没说，闹儿她五婶子，又，又……有咧! **郑奶奶** 又有咧?

五 叔 昨天下午，我带她上了趟保定。人家那有科学机器 用什么电吧，还是什么波的，跟孙猴子似的火眼金

睛，一看就知道肚儿里的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我 寻思，要是男的，豁出去也得要了!也好给她平平 反 。

**郑奶奶** 那看了没有哑?是男的还是女的?

五 叔 瞎!人家说还不够月份哩，不给看!这是什么科学 咧?要是够了月份生下来，还用你看呀?我自己就 看咧!

五 婶 回来哂，我就算了一卦，那先生说啊，我这第三胎，是 男命，是男命!

**二伯伯** 先别说这些咧。那二多哩? **二** **娘** 是啊，那二闺女……

五 叔 你到底把她扔到哪儿咧?你知道不，这是犯法!

〔五婶突然发疯似的哭喊着跑下。 **郑奶奶** 这是怎么咧?拉住她，拉住她!

〔 二 娘 追 下 。

〔三婶突然气冲冲地上，三叔跟上。

**三** **婶** (对三叔)你快点吧!娘，我俩有个重要事儿要说说。 **郑奶奶** 什么事吨?

**三** **婶** (对三叔)你快说吨!快说吨!

三 叔 娘，正好你和二哥都在哩，让全家集合一下吧!

**三** **婶** **对，全家集合吧!**

**郑奶奶** (对三叔)什么事儿吨?国家大事呀?(喊着)哎!全

家都过来集合，老三有重要文件要传达 ……

〔二娘、热闹、金豆等陆续上。锄泥手里做着活计走 上。申家根紧紧跟上，蹲在一旁。

**郑奶奶** (对三叔)该来的都来咧。你快说吧。 **三** **叔** (环视)小贞哩?

**郑奶奶** 她还来呀?正做饭哩。

**三** **叔** 我是说咱全家集合，她不来能行啊? **郑奶奶** 金豆，喊你嫂子去!

〔金豆欲下。小贞上，她围着围裙， 一缕头发垂在前 额上，显得更加端庄、清秀。

**郑奶奶** (对三叔)这回人都齐咧，你有什么话快说吧。 **三** **叔** (清了清嗓子)小贞，你过来!

〔小贞虽然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落落大方地走向三 叔 。

小贞爹，什么事儿吨?

三 婶 (突然窜上来)什么事儿?你还有脸问哪?(挥起手

狠狠打了小贞 一记耳光) 〔全场震惊。

郑奶奶 (双手拍着大腿)老三家的，你干什么打人吨?你是 国民党啊?你是地主婆啊?你，你要再动手，我就跳 你的井去!

三婶(带着哭腔)娘啊，你是不知道她干的那些个事儿呀! 五 叔 她干什么事儿，你也不能动手打吨?这是新社会!

三 婶 (哭闹着)哎喲，丢死人喽。让我这当婆婆的怎么见 人哪?咱郑家祖祖辈辈都是清清白白的，怎么就招

来这么一个孽种啊?

**郑奶奶** 老三，管住你媳妇，管住她!

三 婶 娘啊，他连个儿媳妇都管不住，还管我呀?……哎哟



**郑奶奶** (厉声地)别哭咧!

〔三婶猛然收住哭声。院内一片寂静。

**郑奶奶** 你们两口子这是干什么吧?又打人，又哭又闹的，倒 底出了什么事儿吨?

三 婶 (又哭起来，不过声音小多了)我说不出口呀!我说

不出口呀!

**郑奶奶** 老三，你说说!

三 叔 我说什么吧?你叫小贞自己说吧! **三** **婶** 对!叫她说，叫她自己说!

**郑奶奶** 小贞，那你就说说! 〔 停 顿 。

**金** **豆**(走上前来，镇静地)奶奶，三伯伯，三娘，你们别逼小 贞嫂子啦，我说吧!奶奶，你们不是让给小贞嫂子介

绍个人家呀?我就给介绍了一个 …… **郑奶奶** 这不是挺好的呀?你介绍的是谁吨?

**金** **豆** 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干警 金豆儿! 〔 静 场 。

郑奶奶 (直愣愣地看着金豆，轻轻地拍着大腿)我的小祖宗， 这又是一个小祖宗!你们怎么净干这些要命的事 哎 !

金 豆 小贞，我就是要娶你，你要同意就点个头，你要不同 意……

热 闹 (紧接)小贞嫂子，点头儿，点头儿!

〔众人注视着小贞。小贞默默地点了点头。 〔众哗然，议论纷纷。

**三** **婶** 娘，你还活着哩，他们就这样，你要是死哂……

**郑奶奶** 别说咧!叫金豆他爹去!我要问问他这个大支书， 是怎么管教他儿子的!

〔申四叔不知何时已出现在门口。 **申四叔** 不用找，我来啦!

**郑奶奶** 这儿的事儿，你都知道咧?

**申四叔** 金豆跟我说咧。刚听说的时候，我和他娘也是一宿 没睡着。可后来，我们还是同意咧!为什么哩?我

看了婚姻法咧。我支持! **郑奶奶** 敢情你是那后台老板啊!

**申四叔** 再说，我三哥、三嫂天天喊：“我没儿子咧，谁给我一 个儿子?”三哥，三嫂，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儿子!给你 一个大公安!我家还有银豆、铜豆哩。让金豆儿过 来，伺候咱娘，伺候你们老两口。这不挺好呀?

三 叔 我不要，就是绝户咧，我也不要!

**三** **婶** (制止地)谁说不要?老四，这可是你说的，让金豆儿 过来给我们当儿子!

**申四叔** 对!是我说的!

**三** **婶** 那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申四叔** 我不是君子，你也不用追!这事儿就这么定咧!

**郑奶奶** 唉!你们就这么闹腾吧。我是扶着棺材打瞌的人 咧，早晚把我闹腾死算拉倒!商量商量再说吧!小 贞，走，我还得和你讨论讨论……

〔众人随郑奶奶进屋。二娘向外院走去。 〔少顷，麻烦悄悄跑上，叫住了热闹。

麻 烦 (悄声而急切地)哥儿! 热 闹 你见着她了呗?

麻 烦 见什么吧?她走咧，灵芝姐儿走咧! 热 闹 走咧?

麻 烦 她给家里留下一封信，说要回唐山。 热 闹 走，跟我追去!

麻 烦 晚咧，晚咧!这功夫那火车早就开咧!

〔热闹呆呆地站在那里。 〔二娘悄悄走上。

二 娘 (轻声地)闹儿，闹儿…… 麻 烦 娘 。

二 娘 嘘 - (四下张望了一下)闹儿，来咧，来咧。你知道

谁来咧? 热 闹 谁吧?

二 娘 (神色紧张地)蓉儿!是蓉儿来咧! 热 闹 ( 意 外 地 ) 是 她 ?

二 娘 她说要找你好好谈谈。麻烦，你给望着点，别让你奶 奶、你爹看见喽!

〔二娘进屋。麻烦急下。

〔少顷，凤蓉上。她那修长的身躯，透出青春少女所 特有的魅力。她肩头披着一块红色的纱巾，梳着两 条不长的小辫，显得既俊俏又端庄。她衣着朴素，神

态大方，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热 闹 你坐吧。

凤 蓉 你可能不欢迎我，可我还是来了。

热 闹 (尴尬地一笑)我，我是没想到你会来!

凤 蓉 你应该想到。你我现在是夫妻，不过，(苦涩地一笑)

是纸上夫妻……

热 闹 那结婚登记上，可是有自愿两个字呀?

凤 蓉 我知道。 … … 虽说这门亲事是两家老人定下的，可 眼下，那些嫁妆该送的都送过来了，那红喜字儿、红 对联，该贴的也都贴上了。……临到娶亲，你又说不 愿意。你想到过我吗?别人会怎么看我?以后，我 又怎么做人?这些你都想过吗?……看来，你没想 过。……听老人们说，过去倒是有一纸休书就把一 个女子的前途毁了的事。可现在，昨天登记结婚，今 天又办离婚，这让我以后……热闹，打小的时候，咱 们就在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捡麦穗，打柴，放羊，你也 许都忘了。上小学的时候，你在学校陪老师住，尿了 炕不敢说。后来老师知道了，是让我把你的被子抱 出去晒上的……

热 闹 ……你说这些干什么?

凤 蓉 就说订亲那天吧，我们全家老老小小几十口子等着 你。我爷爷、我姐姐还过来请你。可你呢?跑回部 队了……这些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反正我蓉儿没有 对不住你的地方。热闹，可我还是要责怪你们，你千 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把你和灵芝妹妹的事儿瞒着 我。自从灵芝到我们家以后，我俩天天在一块，往地 里送粪，掰棒棒，刨花生。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说悄悄话……可她，可她从来也没提起过你们的事

*儿……*

热 闹 蓉儿姐，不要提她了，这一切都过去了……

凤 蓉 不!咱们都是年轻人，我希望你能相信我!我把灵 芝带来啦!(对门外)你看-

〔麻烦陪灵芝走上。

热 闹 (惊奇地)灵芝，你，你回来啦?

灵 芝 我走到果园的时候，看见咱们亲手栽的果树，我，我 就迈不动步了 ……

麻 烦 是蓉儿姐在果园里把她找到的。 热 闹 蓉儿姐!

凤 蓉 (掏出两张结婚登记证)走，到乡公所去!咱俩退亲。

你和灵芝登记结婚吧! 灵 芝 不，蓉儿姐，不!

凤 蓉 好妹妹，你怎么说起傻话来了?过去姐姐不知道你 们的事，咱们才弄成今天这样。难道你怨恨姐姐吗?

灵 芝 不是怨恨。姐姐，我答应你的要求，不离开这里。可 这件事 ……

凤 蓉 难道让姐姐求你吗?好妹妹，你和热闹在一块儿一 定会幸福的!姐姐只有一个要求，让我亲眼看着你

们登记结婚，姐姐也就心满意足啦 …… 灵 芝 不!姐姐 … …

〔郑奶奶、二伯伯、二娘、三叔、申四叔、五叔等走出屋 门。

**郑奶奶** 这都是谁吨?

〔凤蓉大大方方地迎上。

凤 蓉 是我。奶奶，二伯伯，三叔，四叔，五叔…… 热 闹 奶奶，还有灵芝妹妹。

、二伯伯 你们干什么来咧?你们齐家的人还有脸上这来呀? 告诉你们，我们郑家的小子有骨气，不要你们，照样 能找到闺女!

热 闹 爹，你这是什么话?她俩都是我请来的!

二伯伯 好小子，你真是属耗子的，撂爪就忘!你不是我们郑 家的儿子!我没你这个儿子!(猛地举起板凳向热 闹打去)

郑奶奶 老二，放下凳子! 二 娘 他爹，他爹!

二伯伯 (愤怒地喊着)我不是他爹，我不是他爹!他也不是

我的儿子!(对热闹)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热闹(毅然地)蓉儿姐，灵芝，咱们走! 郑奶奶 热闹!你上哪儿啊?

热 闹 哪儿?……山南海北，入地上天，我，我们私奔!

**——幕落**

**第** **四** **幕**

时 间 半月后的一天清晨。 地点郑家大院的内院。

〔幕启：这已是金风送爽的深秋时节。小贞仍坐在角 落里编织着什么。旁边炉子上的药锅冒着热气。远 处鸡鸣、鸟叫，合奏出一曲清亮、悦耳的乐章。

〔广播喇叭里响起热闹的声音：“大家注意了，大家注 意了，今天上午咱村儿的科学文化中心举行开工典 礼。乡领导和县领导都要来参加，欢迎大家到时光 临…… ”

〔小贞跑到门口，向广播喇叭的方向望去。锄泥急从 屋内出。

锄 泥 小贞，药熬好咧?

小 贞 (关切地)姑姑，我奶奶怎么样咧?

锄 泥 (微笑地哽咽着)缓过来咧，缓过来咧。你那药……

小贞熬好咧。(急忙倒药) 〔二伯伯急从屋内出。

**二伯伯** (看见小贞倒药，叹了口气，对屋内)他娘，快着!

〔广播喇叭又响起热闹的声音：“大家注意了，再广播 一次，今天上午，咱村的科学文化中心举行开工典

礼，欢迎大家光临…… "

小 贞 (兴奋地)二伯伯，你听，这不是热闹的声音呀?

二伯伯 (没好气地)我没听见!(又对屋内)他娘，他娘，你磨 蹭什么哪?

〔二娘由屋内出。 二 娘 来咧，来咧。

〔五婶手里拿着一个铁盒由屋内出。 锄 泥 他五婶，针管子煮了呀?

五 婶 就去，就去。 锄 泥 快着点儿!

〔五婶答应着下。锄泥急进屋。

二伯伯 你们娘们儿家知道什么吨?打针吃药能管得了寿数 呀?这个事儿得找窦老闷儿!(带二娘欲下)

小 贞 (一反常态，拦住他们的去路)二伯伯，二娘，你们真

真就这么狠心呀?

二伯伯 小贞，你这是怎么啦?

小 贞 我在咱们郑家是个儿媳妇，郑家的大小事，按说我没 权过问。可是，今天我大着胆子说一句，你们就让热 闹和灵芝进咱们这个家门吧!小贞求求你们啦!

〔二娘被触动了心事，微微颤抖着。二伯伯沉默不 语。少顷。

二伯伯 (猛地爆发)他……他这个不孝的儿子，我，我就是不 认他!从今往后，你们谁也不许再为他俩求情。他 是死是活，不关我们郑家的事!走——(拽二娘下) 〔三婶从屋门口探出头。

三 婶 (急切地)小贞，那金豆来了没有哑? 小 贞 还 没 哩 。

三 婶 那你怎么不找去吨? 小 贞 我上哪儿找去吨?

三 婶 他三天不照面儿咧。你奶奶这又病着……这小子安

的什么心吨?你们俩的事儿，打算怎么办呀? 〔小贞不语。

三 婶 · 小贞，你想什么哩?还跟我记仇呀?过去我打了你， 那是舍不得你走呀!

小 贞 娘，你的心思我知道。我，我也舍不得咱这个家! 〔金豆急匆匆上。

三 婶 (劈头盖脸地)你怎么才来地?你怎么才来吨? 小贞(提醒地)娘，你，你小点儿声 ……

三 婶 哎，哎!(小声地)金豆，你小子想当陈世美呀? 金 豆 我怎么咧?

三 婶 全家都商量好咧，趁你奶奶还在，你们俩把事儿办 罗。早一天搬过来吧!你三伯伯急得象小叫驴子似

的，老想踢我!

·

金 豆 那踢了呗?

三 婶 没有，他不敢!瞎，别说这咧!你俩赶紧着去登记!

快去，马上就去!

金 豆 那……那我奶奶……

三 婶 缓过来咧，缓过来咧。(催着)快去!快登记去吧! (急进屋)

小贞 金豆，这三天你上哪儿咧?

金 豆 我办案子哩，脱不开身!

小贞急死人咧!也不跟人家说 一 声 … …

金 豆 那对不起咧!以后出门儿，我一定提前请假，行了 不?

小贞都什么时候咧，还逗哩! ……你什么时侯才能搬过 来吧?

金 豆 我今天就不走咧!

小 贞 我说真的哩。那咱们还举行仪式呗? 金 豆 你说哩?

小贞算了吧。你就悄悄地搬过来吧! 金 豆 行喽!

小 贞 那……那咱们就去登记吧?

金 豆 走，走!(拉起小贞的手)快走哑!

小 贞 (慢慢地抽回手)奶奶还病着哩，这个时候去登记，那 好呀?不叫人家笑话呀?

〔麻烦边喊边上。 麻 烦 姑姑!姑姑!

〔锄泥急从屋内出。

锄 泥 嘘……你喊什么吧?你奶奶刚睡着!(小声地)你见

着你哥儿了呗? 麻 烦 见着咧!

锄泥 那你奶奶的情况，你给他说了呗?

麻 烦 说咧。他正忙着开工典礼的事儿哩。他说一会儿就 回来!

锄 泥 那灵芝哩?

麻 烦 给老贵爷爷出殡去咧!

〔申家根上。 麻 烦 我姑夫来咧!

〔申家根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没一会儿他的脚下就流 了一汪水。

锄 泥 (一惊)你?你这是怎么咧?

麻 烦 姑姑，我姑夫今儿一早儿跳了村北大壕咧! **申家根** 麻烦，不是我跳的，是我自己下去的。

**麻** **烦** 那不是一样啊?你连哭带闹的，还不是让人家把你 救上来的呀?

锄 泥 (心痛而又埋怨地)你，你不是已经改正咧?做什么 还要寻死哩?

**申家根** 锄泥，你听我说……

金 豆 姑夫，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犯个错儿?那也不兴象你 这样，一甩手扔下全家老小儿就不管咧?

**申家根** 不是，不是。你们听我说吨!咱这儿不是搞“文明 村”呀?不是讲要孝敬老人呀?咱娘这阵子病得不 轻，我是想到大壕里给她捞几条鱼儿，做点儿汤喝。 唉呀……

锄 泥 (恍然大悟，心疼地)你，你不知道你不会水呀?

**申家根** 谁知道水那么深地?这一下去就摸不着底咧。 …… 我就喊开“救命”咧……

〔 众 人 笑 。

锄 泥 (哭笑不得)唉呀!那，那鱼咧? 申家根 还在壕里哩，没捞上来……

锄 泥 金豆儿，快陪你姑夫换换衣裳儿去! 〔金豆扶申家根欲下，申家根又站住。

**申家根** (期待地)锄泥，那你还跟我回去不? 锄 泥 (鼻子一酸)你……(抹把泪，进屋)

〔申家根笑了，跟金豆向外院走去。 〔小贞和麻烦相视一笑，进屋。

〔少顷，二伯伯拽着窦老闷从外院走来，二娘跟上。

**窦老闷** 你还是别拽!你还是别拽!你们家这个门儿，我还

是不能再进咧!

**二伯伯** (劝解地)热闹得罪你咧，你就连你老姑姑也不认咧? **窦老闷** 要是我老姑姑的病情好转，咱们喝口儿酒，就喝几口

儿；你要是有事儿让我办，我还是不能管!坚定地不 能管!

**二伯伯** 你不管?你是香头，你不管谁管?

**窦老闷** 香头?我不干咧!我的 一 片好心总是让人们当成驴 肝肺!就说热闹吧，我对他多好吨，把驴肝肺都掏给 他哂!不过就是走了个后门，给他登了记，这是个方

法问题。结果哩?他把我告咧! 〔锄泥推开窗户。

锄 泥 你们别吵吵咧!别吵吵咧!咱娘还睡着哩!(又关 上窗)

窦老闷 不吵吵，不吵吵。我这个老闷儿就是一个劲儿地被 人们不理解。这正是我心中最大的痛苦!

二伯伯 (小声地)你痛苦什么吨?你是什么好心吨?你这是 见死不救!

窦老闷 (一愣)见死不救非君子!(拍着胸脯)要说是救我老 姑姑，别说是上刀山，下火海，就是刮骨疗毒，我老闷 儿也绝不谦虚!

**二伯伯** 行喽。那你说吧，咱们是买吨?还是借吨?

**窦老闷** 刚才我已经说咧，我洗手不干咧!要说是买是借呀? 我可以千真万确地告诉你，那买顶什么用吨?要想 救我老姑姑多活几年呀，那是非借寿不行!

**二伯伯** (真诚地)行喽，那就借我的寿吧! **二** **娘** ……借我的!借我的!

**窦老闷** 你俩虽有一片孝心，可有劲使不上。你们都五、六十

咧，身子骨又不强。

**二伯伯** 那借谁吧?那借谁吨?

**窦老闷** 在这大好的形势下，我不能干咧!……说起来，要借 就得借那个符合条件的!人家参加组织不也都有个 标准呀?首先是心诚!心诚则灵!再说哩，就是年 轻的、命硬的、身上沾着喜字的!这条件都具备了， 借起来才灵验哩!

**二伯伯** (与二娘对视)那，那不是 …… **二** **娘** 老闷儿，你，你说的是谁吧?

**窦老闷** 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不就是你们家的新媳妇 灵芝呀! … … 我怎么又说开咧?不管咧，不管咧



〔灵芝突然出现在门口。二伯伯、二娘、窦老闷愣住。 灵 芝 爹 !

〔二伯伯直愣愣地盯着灵芝，无语。 灵 芝 娘 。

二娘(急忙地)嗳，嗳 … …

灵 芝 这是我大伯从北京给奶奶、给家里捎的东西。(将一 网兜东西放在二伯伯面前)爹，娘，我和热闹从北京 回来一个星期了。这些日子，我和热闹没有一天不 想着奶奶，不想着你们，不想着咱这个家。刚回来的 那个晚上，我和热闹住在大队里，他，他一宿没睡! 哭呵，哭……我是第一次看见他偷偷地流泪 ……

〔二娘在一旁抽泣起来。

灵 芝 这几晚上，我俩总是在咱家门口转悠，几次想进来， 都听见爹在骂我们。 ……我们只好隔着大门，隔着 墙头，听听咱家里的声音，听听奶奶的声音。前天我

老贵爷爷不在了。死前，把我和热闹叫到他床前。 爷爷说：“别生爷爷的气啦。等我死了，你们俩赶快 回家去，守着你奶奶多活几天……"爹，娘，我们知道 奶奶的病不轻，热闹他，他多想回来看看奶奶啊!是 我背着热闹回来向你们求情的!爹，娘，你们，你们 真的不认我们吗?

**窦老闷** 怎么能不认哩?这不，你爹正要去请你们哩! **灵** **芝** (兴奋地)真的?那我去找热闹!(欲下)

**窦老闷** 等等!……灵芝，你爹，你爹还有话要对你说哩! **灵** **芝** (异常高兴地)爹，娘，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

〔二伯伯、二娘突然沉默下来。

**灵** **芝** 你们说呀，只要是我灵芝能办到的 …… **窦老闷** (对二伯伯)你还等什么哩?快说吨!

**二伯伯** 灵芝，我说喽，你，你真能办呀? **灵** **芝** 能办!什么事儿都能办!

**二伯伯** (突然爆发地)灵芝，你奶奶还能不能活着，全在你 咧!

**灵** **芝** (吃惊地)全在我?

**二伯伯** 灵芝，我们想向你给你奶奶借点儿东西 ……

**灵** **芝** 只要能把我奶奶的病治好，借我什么东西都行。爹，

你说呀，借什么?

**二伯伯** (难以启齿地) ……借，借你的寿! **灵** **芝** (不解地)借寿?

**窦老闷** 对!就是借你的岁数! **灵** **芝** ( 一 惊)岁数?

**二伯伯** (期待地)你，你愿意呗? 〔灵芝无语。

**窦老闷** 灵芝，你知道不，那根本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拿你奶奶来说哟， 这不是求医找药的事!她八十二，八十三咧，说话就 到坎儿年，这不是病的问题，这是命的问题!医院里 看病不看命!

**二伯伯** 对，这就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灵芝，你说哩? 〔灵芝仍不语。

**二伯伯** 灵芝，你不愿意借呀? 〔灵芝依然不语。

窦老闷 瞎!怎么不愿意哩?这是人命关天!灵芝，你也知 道，你寿数长，你命硬!你看看，你们一家子就活了 你一个。你受的那伤，要搁在我身上，早就见了阎王 爷咧!当时担心你和热闹，也就是这个问题。就说 他是正阳金命，你克不动他，说不克不妨，也总得有 个磕磕碰碰、小病小灾的时候吨?这要是一借哩，你 的命还就是软了一点儿，既可以保住你奶奶，又能和 热闹夫妻到头。根本的是，你和热闹还就是堂堂正 正地进了这郑家的门!这不是三全齐美呀?

灵 芝 (微微一笑)要是你们都信这些，那就借吧!

**二伯伯** 灵芝，不光我们信，关键是你得信!你要不信，你要 心不诚，这寿还借不过去哩!你心诚呗?

〔灵芝点点头。 **二伯伯** 你信呗?

〔灵芝点点头。 **二伯伯** 行喽!

**窦老闷** 对!这还是喜寿!喜寿更灵验!灵芝，等我们准备 好咧，你和热闹就给你奶奶拜个堂!这一拜天地，就

过去五年，这二拜高堂，又过去五年，这十年就全都 自动地过去咧。这三拜就是夫妻对拜，这就是说你 们小两口儿太太平平，幸幸福福，白头偕老。你看这 圆满不?

灵 芝 爹，娘，老闷儿舅，只要能救了我奶奶，只要咱们全家 平平安安，你们高高兴兴……别说是借十年，就是二 十年、三十年，我都心甘情愿!

〔远处传来拖拉机响声和嘈杂的人声。 二伯伯 灵芝，咱们进屋说去吧。

〔二娘、窦老闷、灵芝进西屋。 〔五叔走上。

五 叔 二哥，咱娘怎么样咧?

二伯伯 睡着哩。那老四来了呗?

五 叔 来咧，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 **二伯伯** 为什么吨?

五 叔 谁知道吨?

〔二伯伯进屋。

〔少顷，申四叔低着头上，三叔跟上。 五 叔 (对申四叔)咱娘睡着咧。

三 叔 老四，咱娘的丧事到底怎么办吨?你倒是说话地? 〔申四叔不语。

三 叔 是哟，你老不说话，也不是个办法哟!是不是把金豆

嫁给小贞，给我们当儿子，你后悔咧? 〔申四叔仍不语。

三 叔 那你是怕花钱儿，舍不得掏票子呀?

申四叔 (突然地)别说咧!别说咧!你们大办吧!我同意! 我同意!你们怎办，我都同意!咱娘要是没咧，两台

戏我包哂!由着你们点，咱还是不请县剧团，请比它 高的!可我就有一个要求，办咱娘那事儿的时候，我 不来，我不能来!

三 叔 你不来?

五 叔 四哥，你不来能行啊?你不来，让人家怎么说吧?

三 叔 我明白咧，说来说去，你是怕丢官儿!怕丢了你那支

书的乌纱帽儿!你就不怕人家说你是不孝之子呀? **申四叔** 别说咧!别说咧!我来!我来还不行?

〔静场片刻。

三 叔 我把碑文都写好咧。还请好了人，把咱们哥儿几个

的名子都刻上。这是千古流芳，万古留名!

五 叔 (突然地)那石料哩?怎么没咧? **三** **叔** (张望着)那石料哩?那石料哩?

**申四叔** 你们别吵吵啦!那石料我给了热闹，让他拿去做科 学文化中心的奠基石咧!

〔三叔、五叔愣住。二伯伯从屋内出。

**二伯伯** 你们都来咧?我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儿!

**三** **叔** 不用商量咧，石碑的事我办。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等 着咱娘……死咧!

**二伯伯** (突然地)你们别说这些咧。变咧! 三 叔 (不明白地)什么变咧?

二伯伯 咱娘的丧事儿不办咧! 众 人 (惊 讶 地)啊?

二伯伯 咱娘有救咧!咱娘还能活十年! 三 叔 二哥，我看你是糊涂咧!

二伯伯 你们听着，赶紧着把那些个红绸子、红缎子、红花、红 纸儿、红对联、红喜字儿全拿出来，该贴的贴上，该挂

的挂上!把那吹大笛儿的赶紧请来。别忘喽，把那 鞭炮也准备下!

〔众人呆呆地看着二伯伯。

五 叔 二哥，你，你这是要干什么吨?

**二伯伯** (笑了)我要给热闹和灵芝办喜事儿! 〔众人惊愕。

三 叔 二哥，你认你这个儿子咧? 二伯伯 认咧!

三 叔 你认你这个儿媳妇儿咧?

二伯伯 认咧，认咧!请你们替我做件好事，把热闹请回来! 〔麻烦跑上。

麻 烦 (兴奋地喊着)爹，我哥儿回来咧! 〔二娘急从屋内上。

〔热闹上。数日不见，显得老练、成熟了。热闹环视

着院内的一切。院内鸦雀无声。

热 闹 (对二娘)娘，我奶奶怎么样咧?

二 娘 好点儿，好点儿，现在还睡着哩……

〔热闹欲进屋，被三叔拦住。

三 叔 你等等。你就这么回来咧?你那蜜月度完咧?北京 那故宫、颐和园没把你给迷住呀?那长城、十三陵没 把你拽住呀?

申四叔 老三，你别那么出口伤人!

三 叔 热闹，不是三叔要伤你，我是说，你工作有成绩，当了 干部，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老人们说两句，你就一 甩手走咧?你奶奶说话就不行咧，全家都在商量怎

么给她办丧事儿，你就不回来! 热 闹 三叔，我这不回来哂?

三 叔 那你说说，你是什么态度吨?

热 闹 我是个小辈子，还是先听听叔叔们的意见……

三 叔 对。告诉你，你奶奶的丧事得大办!这是咱们千年 的传统，民族的习惯。我琢磨着，还是责任制的好， 谁买孝布，谁请唱大戏，谁管糊阴阳宅子，落实到人 头儿 … …

热 闹 (提醒地)三叔，你可别忘咧!你是科学文化中心的

教员。回头，你讲课就讲这些呀?

申四叔 (对三叔)是哟!你就讲这个呀?说来归去，你还是 右 !

〔锄泥急从屋内出。

锄 泥 二哥，二哥!咱娘醒咧，她说有话要对你们几个弟兄 说 。

〔二伯伯、二娘、三叔、申四叔、五叔急进屋，锄泥跟 进 。

〔灵芝由西屋出。在她那喜悦的脸上，流露出一些忧 伤的神情。

**灵** **芝** 热闹，你回来啦?

热 闹 灵芝?你什么时候回夹的?

**灵** **芝** 热闹，你知道吗?家里同意咱们回来了!我总算是 你们郑家的人啦。今天，是我这个新媳妇儿第一次 进咱郑家的门，心里特别高兴。热闹，你答应我， 一 会儿不管咱爹、咱娘让咱们干什么,你都顺着。行 吗 ?

热 闹 灵芝，你怎么咧? 灵 芝 没怎么。

热 闹 他们让你干什么?

灵 芝 他们让咱们给奶奶 …… 热 闹 你说地?给奶奶什么吧?

灵 芝 拜堂! 热 闹 拜堂?

灵 芝 (噙着泪花)热闹，你也知道，奶奶最疼你。 ……听咱

娘说，奶奶知道咱们去了北京，她半夜里上到房上， 冲着北边，连声喊着：“热闹!热闹……”打那以后， 她就一病不起。如今，奶奶只有一个要求，在她临咽 气之前，能看着我们给她拜个堂……

热 闹 (沉吟片刻，抹把眼泪)好，拜，拜!还奶奶这个愿吧! 〔凤莲抱着孩子上。

凤 莲 热闹，灵芝。 热 闹 凤莲姐来啦?

**凤** **莲** 灵芝，你快去把五叔、五婶找来! 〔灵芝答应着进屋。

**灵** **芝** 热闹，你看这孩子。

**热** **闹** 孩子?

〔五婶拿着一个小铁盒上。 凤 莲 五婶，你来得正好。

〔五叔由屋内出。

五 叔 是凤莲过来哂?

凤 莲 五叔，五婶，我给你们道喜来啦。

五 叔 给我们道什么喜吧?

凤 莲 五婶，你看看这是谁吨?

〔凤莲将怀里的孩子递给五婶。五婶抱着孩子仔细 看着。

五 婶 (惊喜地)二多?是我的二多!

五 叔 是谁把她找着的?

凤 莲 五叔，前些日子，我哥哥那个团有辆小汽车从白洋淀 农场回来，司机在马路沿儿上捡到一个孩子，等了半 天也没有人领，司机就把孩子带回兵营了。他们打 听了好长时间，也没打听到这閨女子的爹娘。前儿 个，我哥儿回来给爷爷办丧事儿，听说你们丢了一个

孩子，就给兵营打了电话，派人把孩子送来咧…… 五 婶 谢谢，谢谢你们咧!

凤 莲 嘻，谢个什么劲呀，街坊邻居的。那些当兵的也不知

道这闺女子叫什么,就给起个名儿，真逗，叫“幸亏

儿 ” 。

五 婶 幸亏儿?

五 叔 可不，多亏了人家解放军。要不，这孩子有今天呀? 行喽，就叫她幸亏儿吧!

五 婶 (突然想起什么)他爹，那我明天，可就去县医院做了



五 叔 做了?……噢，做就做吧，要不你再生个闺女子。

五 婶 怎么还怨我吧?过去我糊涂，自打听了热闹给上的

课，我就明白咧。生男生女，不怨我们女的! 五 叔 不怨你，还怨我呀?

〔五婶欲说什么,又不敢往下说了，看了热闹一眼。 热 闹 五婶，说呀!

五 婶 就是怨你，怨你们男的不懂科学。热闹，那书上是怎 么说的?……我学不上来，你给他说说。不能老让 我们这些个妇女们世世代代地背黑锅!(对五叔)

给，这是煮好的针管子，快送进去!

五 叔 (一愣)支配起我来咧?你这只鸡兒!

〔屋内传来一阵喧哗声。片刻，郑奶奶在二伯伯、二 娘、三叔、申四叔、灵芝、金豆、窦老闷等人的簇拥下， 颤颤巍巍地从屋内走出来。小贞急忙搬过一把太师 椅，众人扶郑奶奶坐下。

郑奶奶 (弱声弱气地)闹儿，闹儿 ……

〔热闹急忙走到郑奶奶跟前。 热 闹 奶奶 … …

郑奶奶 (抚摸着热闹)闹儿，还有灵芝哩!

〔灵芝走到郑奶奶跟前。

郑奶奶 你们回来咧?真的回来咧?让奶奶好好看看!再不 看就看不见咧!闹儿，你们出去这十来天，你，你又 瘦咧!(发现凤莲)这是谁吨?

凤 莲 郑奶奶，我是凤莲……

**二伯伯** 老贵家的大孙女，你记起来了不?

**郑奶奶** 记起来咧。来，周我一把，我过去给小贵子告告别， 打个招呼。都临死咧，还记什么仇吨?

凤莲 郑奶奶，你就别去啦，都办完啦!

**郑奶奶** 办完咧?凤莲，你爷爷是怎么办的?

**二伯伯** 老闷儿，那齐老贵是怎么办的?你不是在那操办呀? 你给说说!

窦老闷 (撒开欢地)怎么办的?摇钱树，聚宝盆!一台大戏 是《双牛吊孝》!阴阳宅里金银库，打水扫院看门的! 孝布一扯五十尺，黑帐一挂三十丈!白纸黑字的大 对联儿：“慎终须尽三年孝，追远全凭一片心”。就说

那“坐天纸儿”,一挂起来就是八十尺高! 热 闹 多 高 ?

窦老闷 啊，……八尺!

**郑奶奶** 都听见了吧?他齐老貴是党员，他怎么办的，你们就 给我怎么办!

**凤** **莲** 不，奶奶。瞎!老闷儿叔，你那是什么时候的情报 吨?

**窦老闷** 那不是这么商量的呀? **凤** **莲** 不是，不是那么办的!

**郑奶奶** 那是怎么办的?你说说，你说说! 〔凤莲犹豫。

**热** **闹** 奶奶，老贵爷爷火化啦!

**三** **叔** (制止)热闹，你怎么胡说八道哩?这是骗你奶奶的 事儿呵?

**麻** **烦** 谁骗咧，是真的!

**凤** **莲** 三叔，我爷爷真的火化啦!

**郑奶奶** 你们，你们真的把你爷爷给……烧咧?那可没救咧! **麻** **烦** 奶奶，那你死了，到底怎么办哪?

郑奶奶 齐老贵是党员，思想觉悟高，我向他学习。这不，热 闹你们都在这儿，我把话说清了，把我那四块玉的棺 材卖了吧，换个水泥的，又便宜又结实，埋到地里还

不烂，这不是节约呀? **热** **闹** 水泥的?

郑奶奶 闹儿，那我的意思是，省下的钱儿，给你们去办科学， 办文化。那将来等我死叩，你们是烧、是埋我也不知 道，全在你们咧!反正，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别说烧 我，我听了打哆嗦……

**二伯伯** 娘，先别说这些咧!你不是说哂，赶紧着让闹儿和灵 芝给你拜个天地，让你看着他俩正式地办了婚事

郑奶奶 对，别说这些咧。赶紧着让热闹和灵芝给我拜个堂， 补个手续!

〔众人忙乱起来。在二伯伯的指挥下，有人忙着贴对 联、贴喜字；有人忙着抬桌子、摆椅子、铺桌布。二伯 伯和窦老闷往桌上摆着供果、香火等。院子里顿时 显得火热、喜庆起来。

二伯伯 (小声地对窦老闷)老闷儿，咱可就开始咧!(又小声 地对灵芝)灵芝，你奶奶能不能过了这个坎儿，可就

全看你的咧!

灵 芝 爹，您就放心吧!

〔凤莲忙着给灵芝梳头和整理着衣眼。

凤 莲 灵芝，爷爷不在了，你要是不嫌弃，我就算是咱娘家 的代表吧。

灵 芝 蓉儿姐哩?她怎么没来?

凤 莲 给爷爷办完丧事，蓉儿就跟爹坐火车走咧，去油田 咧。她说她不想再回来啦。她还让我转告你一句 话：热闹是个好青年，他会给你幸福的，你不要使他 失望 ……

〔很远的地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热闹和灵芝双双 向远方眺望着，似乎在寄托着对蓉儿的眷恋之情。

〔众人扶郑奶奶端端正正地坐到桌前。窦老闷闭着 眼睛，笔直地站在郑奶奶身旁，嘟嘟嚷嚷地念叨着什 么。

三 婶 小贞，金豆儿，快来。娘，咱们郑家今天是双喜临门。 就让金豆儿、小贞跟热闹、灵芝一块儿给你老拜堂 吧!

二伯伯 (问窦老闷)这行啊?

**窦老闷** 不行!不行!

**二伯伯** (对三婶)不行!

三 婶 怎么着?都是奶奶的亲孙子，还有厚有薄呀? **二伯伯** 不是!

三 婶 告诉你们，金豆儿本来就是奶奶的亲孙子，现在又回 到咱们郑家咧，往后他就是我们的亲儿子，谁要是



二伯伯 他三婶子，让金豆儿和小贞换个时候不行呀?今天 这是……

三 叔 (对三婶)他俩还没登记哩!

三 婶 那怕什么噸?拜了再登!金豆儿 …… 三 叔 (制止地)你 ……

**二伯伯** 热闹，这都准备好了呗，快过来吧!

〔热闹和灵芝一起向郑奶奶走来。热闹忽然发现郑 奶奶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五花大供、黄表纸、锡箔，几 柱香在冒着缕缕青烟，便停下脚步。

热 闹 (惊讶地)爹，你们这是干什么?

郑奶奶 (也发现桌上的供果)老二，这是给我拜天地呀? 〔三叔从桌上拿起一份黄表纸看着。

灵 芝 (提醒地)热闹，你忘了?你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



郑奶奶 这是办喜事呀?谁家办喜事儿摆这些个东西? 热 闹 爹，娘!你们到底是干什么?

二伯伯 (央求地)热闹，你就赶快跪下，给你奶奶拜吧! 热 闹 不。告诉我，你们这是干什么吨?

灵 芝 热闹!你什么也别问!咱们赶快给奶奶拜吧!(拉 着热闹，欲给郑奶奶鞠躬)

**热** **闹** 灵芝，你——(对二伯伯)爹，你要不把话说清了，今 天，我就是不拜!

**二伯伯** 热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就只当你是我爹，我是

你儿子!你就给你奶奶拜了吧! 〔静场片刻。

三 叔 (突然窜上凳子，高举着黄表纸)热闹，你们年轻人怕 是不懂这个。你爹这是给你奶奶借寿哩!借灵芝的 寿哩!你看看这是什么哩?这是写给龙王爷、阎王 爷的信!你们听着!(念)“……供奉龙王爷、阎王爷 掌笔的先生，金银满库、五花供一桌，为郑家老祖母

借孙媳灵芝喜寿十年!” 〔众人震惊。

**申四叔** (暴发地)二哥，这，这都是什么时候的陈糠烂谷子 咧?你们这不是倒退呀?这不是复辟呀?

**二伯伯** 你们别吵吵咧!人家灵芝本人都同意咧，你们还闹 腾什么吨?

**热** **闹** 灵芝，你真的同意啦? 〔人们哗然，吵成一团。

**灵** **芝** (站出来，大声地喊着)爹，娘!叔叔，婶子们!听我 说一句，不要再为这事吵咧!我愿意借!我愿意!

郑奶奶 灵芝!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哩!我能跟你们小人儿 们争寿数呀?那过去皇上娘娘吃了多少灵丹妙药 吨?不也都死哂?老二，你是明着给我拜堂，暗地里 搞阴谋诡计!你这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呀?你要干 这个，我现在就磕死，就在你眼前磕死!

**二伯伯** (猛然跪倒在郑奶奶面前，声泪俱下)娘!你苦了一 辈子，拉扯咱们郑家大大小小几十口子，吃了多少

苦，死了多少回呀?那四七年，我爹让还乡团用铡刀 给铡咧，撂到场上曝尸三天，没人敢去领呀!为了把 我爹那把骨头拾回来，你，你差点儿让还乡团用刺刀 戳死呀!娘，我是想让你老多活几年!也算对得起 你养儿一场!这也是咱郑家的福份啊!

**热** **闹** (慢慢将二伯伯扶起)爹，你别说啦，起来吧。我同意 借!我同意借!如果借寿真的能救我奶奶，别说借 灵芝十年，就是把我的岁数也加上，我热闹也绝无二 话!

**二伯伯** (惊异地)热闹，你真的同意啦?

热 闹 真的。可是，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不信这个的。 ……爹，你别急。这不，我当着咱全家的面，发表个 声明，我马上向乡党委提出申请，我不够格，我郑热 闹为了给老奶奶借寿，从今天起，辞去副支书，请求 退党!

〔众人目瞪口呆。紧接，又是一阵喧哗。

**郑奶奶** (拍着双腿，几乎跳起来)热闹!你这个混小子!你

退什么党吨?你退什么党吨?……那过去，咱中国 东一块子，西一块子，那张作霖、阎老西儿，军阀混打 一锅粥。以后又是日本鬼子、伪军、中央军来回地折 腾。咱这个人多事多的大国，不就是让共产党拾拢 到一块儿咧?……你爷爷那功夫，为了入党，把脑袋 都摘下来，拴在那裤腰带上。你小子要退党?别看 我没动过你一指头，你要敢干出这种事儿，我，我扇 你两脖子拐!

三 叔 对!你奶奶说的对!你奶奶和党是分不开的!没有 党就没有你奶奶!反过来说，没有你奶奶，也就没有

……没有咱这一家子!

窦老闷 这话也在理儿。要我说，咱们两全齐美，两不耽误! 先让热闹去退喽，退完了咱再借，借完了再去入!这 不就是一进一出的事呀?

**申四叔** 老闷儿，你又出馊主意!

**五** **叔** 你扔下你爹不管，喝东家，吃西家，说媒拉纤还弄神 弄鬼 … …

**窦老闷** 怎么都冲我来啦!这是老世年间传下来的。

**郑奶奶** 老闷儿哟!灵芝这孩子够可怜的喽，你们还装神弄 鬼地打她的主意呀?灵芝，你这小人儿怎么也信这 吨?

三 叔 自从夏、商、周、春秋战国以来，三千多年的封建历史 咧，谁不受点儿影响吨?咱们这脑袋瓜子，都是一半

新的，一半旧的。 〔 众 笑 。

三 叔 我看哪，是非搞社会主义文明不行!物质、精神一块 儿抓，遍地盛开文明花!老四，你看我还右不?

**申四叔** 但，你也不是左派! 〔 众 笑 。

三 婶 行喽，我看就让热闹、灵芝、金豆儿、小贞给咱娘磕头 吧!

**二伯伯**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撤下去!

〔窦老闷、二娘等急忙撤下供品、香火。热闹、灵芝、

金豆、小贞整齐地站在郑奶奶面前。郑奶奶含笑端 坐 。

**三** **叔** 老闷儿，你就正正经经地干件好事吧!

**窦老闷** 不用你说，我是专职的主婚人!热闹灵芝，金豆儿，

小贞，你们听着!这幸福的婚礼就正式开始咧! 〔麻烦边喊边跑上。

**麻** **烦** 哥儿，哥儿，科学文化中心开工典礼开始咧!区委书 记叫你们赶快去哩!

**窦老闷** 你看这话可怎么说吨?那咱们就夫妻双双入科学文 化中心吧!

〔二伯伯突然发现郑奶奶一动也不动。 **二伯伯** (急呼叫)娘!娘!

〔众人急忙看郑奶奶。只见郑奶奶闭着眼睛，微笑 着，似乎还在说着什么。

〔远处，吹打声、鞭炮声大作。广播喇叭里传出激昂、 欢乐的歌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

— — 幕落 · 剧 终